精 / 选 / 古 / 今 / 中 / 外 / 故 / 事 / 佳 / 作

民间故事选刊®

订阅代号：18-28 定价：6.00 元

总第570期
2020.12
【上半月】

玉碗传奇
天降横财砸破头
孔明墙背后的秘密



民间故事选刊在线阅读　民间故事选刊微店

王景春作品选



王景春简介

王景春，石家庄市长安区美术家协会主席，一级美术师，师从著名画家钟长生、江枫、徐文山等先生。1995年在石家庄举办个人画展，作品被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地收藏，在国内外进行艺术交流30余次。2007年，获北京“迎奥运”作品展特殊贡献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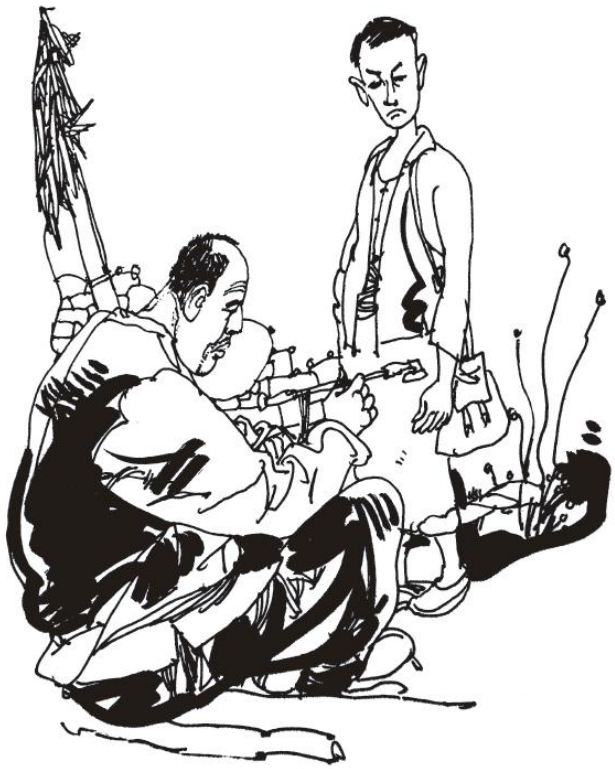


工笔花鸟四条屏　　王景春/作



『教』父亲

◇文／赵媛佳　图／段明



男孩叫顺子，家住大山深处的村寨里，和父亲相依为命。

顺子在镇上念小学。可他讨厌学习，在一次测验中，两门课都得了“大鸭蛋”。

顺子没敢把这事告诉父亲，他怕挨打。但两天后，老师趁着白天来家访，告了顺子一状。顺子父亲低着头，一言不发地默默挨训，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这天晚上，顺子蹦蹦跳跳地回到家，吃过晚饭，还如往常一般玩耍起来。父亲坐到门槛上，点燃一袋烟，看着他说：“顺子，爹想跟你商量个事。”顺子愣住了：难道爹知道了考试的事？那为什么不直接打我？

父亲见顺子瑟缩的样子，叹气说：“爹不识字，吃够了没文化的苦，老想着哪天也能上回学，才算没白活。现在你上学了，爹想求你当爹的老师，把你学到的东西讲给爹听，好不？”

什么？顺子头脑发蒙，本能地想摇头，但他突然看到，父亲的眼里充满了渴求。顺子觉得自己心中有一股男子汉的豪气陡然升起，坚定地点了点头。

再回到学校，顺子仿佛换了个人，不仅课堂上认真听讲，下课后还主动请教老师。他要做父亲的老师，自己不会，怎么能教父亲呢？晚上回到家，顺子就不厌其烦地为父亲讲解，直到父亲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不知不觉中，顺子的成绩越来越好。后来，他报考了师范大学。顺子想教更多的人，让他们像父亲一样，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一晃又是许多年，顺子早已成了知名的教育专家。这年冬天，他的父亲去世了。顺子痛哭一场，整理起父亲的遗物来。当他翻到一个樟木箱时，却意外地在箱底发现了一本红塑料皮的高中毕业证书。

顺子疑惑极了，心想：爹怎么把我的毕业证书收在这儿？他打开一看，发现那竟是他的母校在1966年颁发的毕业证，“学生姓名”一栏里，赫然写着父亲的名字！

父亲竟然念过高中！顺子惊呆了，转瞬间，他又什么都明白了，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像个孩子似的号啕大哭起来。

选自《故事会》

民间故事选刊®

目录

2020.12（上）【总第570期】

顾　问　方竹学
社　长　睢振威
主　编　王　瑜
副主编　戴　培
编辑部主任　孙　逗
编　辑　安立芬　王　静
编辑部电话　0311-87046170　87088404
投稿·建议邮箱　Mjgsxk@sina.com

设计部主任　李　冉
美术编辑　王　楠
美术邮箱　qian-shanyue@163.com

市场策划部
邢国琳
0311—87065018　13903311580
郭志军
0311—87828762　13930120002
广告邮箱　Xingguolin@sina.com
发行邮箱　Guozhijun16@126.com

合作网络　龙源期刊网　超星期刊域出版平台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博看网　中邮阅读

主管、主办单位　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出版《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
地址　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邮政编码　050000
出版日期　每月1日
印刷　河北永盛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河北省报刊发行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　18-28
发行范围　公开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3-1055/I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255X
广告发布登记证　130105201900007
本刊法律顾问　贡子明
定价　6.00元

精彩首页

“教”父亲　赵嫒佳　1

惊险故事

孔明墙背后的秘密　李绍白　4
中国白　东风　8
胆小鬼　华永宽　10
火线桥　崔建华　14
血狼　张广建　16



拍案惊奇

卧底鱼　李燕　18
护镖　孙国彦　21
生死回京路　黄平　24
真实的赝品　郑武文　26

世说新语

天降横财砸破头　梁易　28
人猴恩怨　张爱国　31
软钉子老汉　蝌蚪　33
老爹的遗嘱　吴水群　35

声明：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作同意互联网全媒体传播。本刊刊用所有图文可用于本刊网站、合作网站及数字出版，本刊支付稿费已包括上述使用方式的报酬。

精选古今中外故事佳作

minjiangushixuankan

悬疑志

活见“鬼” 王秀英 40

最后的照片 [日]大山诚一郎 47

在劫难逃 贾萌 55

开心岛

疑是故人来 刘志杰 57

炒鱿鱼 李永斌 58

女婿上门 语末 60

异度空间

我是车 获秋 62

凌晨三点的奇遇 山立 66

真儿女 戴希 68



古今异事

异蛙 郭华悦 70

玉碗传奇 庞学冬 74



侠客传

狼拳 刘学柱 77

怪刀飞合 鞠志杰 79

故事段子

好理由 胡英 23

请你站到红线外 农华 46

都是大嗓门 焦松林 61

过桥洞 赵元波 65

八戒笑坛

密码问题 等 38

孔明墙背后的秘密

◇文 / 李绍白　图 / 段明



鬼之屋

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廖睿为了写一篇关于古建筑的博士论文，便在女朋友沈莎莎的带领下，来到了江西的上饶村。

上饶村是沈莎莎的老家，这里所有的建筑皆是白墙青瓦，房屋的四周耸立着封火的马头墙，其建筑风格非常独特。

可是沈莎莎向村民打听沈家祖宅的位置时，那些村民不是一脸迷茫，便是摇头说不知道。

廖睿没办法，只得走进了上饶村的村委会。

上饶村村委会的赵主任今年50多岁，他看过了沈莎莎的身份证说：“你们沈家的祖宅，现在已经是一片鬼屋了！”

鬼屋？廖睿和沈莎莎听赵主任讲完话，两人互相瞧了几眼，都愣住了。

赵主任在抽屉里翻了半天，才找出了一把锈迹斑斑的钥匙来。他一边领着两个人向村外走，一边说：“那间屋子，已经十多年没有住过人了，以前有人住，可是时间不长，一个个都成了反应迟钝的傻子……”

三个人来到村外，赵主任用手指着一片黑森森的树林说：“沈家的祖宅，就在这片林子里。”

沈家的祖宅竟是占地有七八亩的老式大宅子，斑驳的黑漆木门上，漆皮剥落。赵主任费了好半天劲，才打开门上的锁头。随着那两扇木门在门轴痛苦的“呻吟”中开启，赵主任叮嘱说：“记住，晚上千万不要住在这里！”

赵主任讲完话，避瘟神似的离开了。

沈家的祖宅中，到处弥漫着潮湿腐败的气味，沈莎莎脸色煞白，她抓着廖睿的一条胳膊，两个人迈步走进了杂草遍地的院子里。沈家祖宅很大，房子有二三十间，其中宽大的明堂，更是背靠丘陵而建。明堂的后墙，全部都由二尺见方的白石垒砌而成，廖睿草草地数了一下，这些被当作墙体的白石，一共有981块。

廖睿给这面石墙照完了相，感叹地说：“莎莎，看来你的先祖一定是个大富豪！”

还没等沈莎莎说话，就听外面传来了一声吼叫：“沈阔，你赶快帮我找到沈家祖宅里藏的宝贝，不然老子就给你放血！”

沈莎莎和廖睿听到外面传来沈阔讲话的声音，吓得两个人手拉着手，急忙从明堂破朽的窗户跳到了外面。

滨海市山江化工原料公司的老板李三和他的保镖铁锤，押着沈阔从外面走进了明堂。

沈阔今年50多岁，是滨海市龙翔化工集团的老总，他生产的化工产品一直远销北非等国家，可是最近有三个大主顾，接连出了问题，他的资金链断裂，龙翔化工集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李三是沈阔的原料供货商，面对已成“负翁”的沈阔，他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听说沈阔还有一座神秘的祖宅，祖宅中有可能藏有宝贝的消息。

沈阔没有办法，只得领着李三和铁锤到上饶村找宝来了。

沈阔家资千万，他对女儿找了个穷大学生廖睿当男朋友，很是反对，这就是廖睿和沈莎莎听到沈阔的声音，急忙跳窗躲到了外面的原因。

李三他们查遍了整个沈宅，可除了鸟屎蝠粪，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沈阔摇摇头说：“从民国到解放这几十年，我祖爷爷曾经领着沈家人在宅子里住过，要是有什么宝贝，早该被发现了！”

孔明墙

李三黄眼珠子一瞪说：“沈阔，你少给我打马虎眼，找不到值钱的东西，老子就对你不客气了！”

还没等沈阔再说话，铁锤就像狗熊一样扑了上去，他抡起拳头，对着沈阔的小腹就是一拳，沈阔痛得一声惨叫，整个人虾米似的倒在了地上，额头上已尽是冷汗了。

沈莎莎“嗖”的一声从窗外站了起来，她一手握着手机，一手指着李三尖叫道：“放了我父亲，不然我就报警了！”

廖睿和沈莎莎的出现，也将李三吓了一跳。李三稳了稳心神，突然嘿嘿一笑：“报警？你报呀！”

沈阔被廖睿扶着站了起来，他毫无底气地说：“莎莎，不要报警，毕竟是我们理亏……”

李三瞧着沈家父女情深的样子，伸手抓住了沈莎莎，然后将一把锋利的匕首横在了沈莎莎的脖子上，对沈阔威胁说：“父债女偿，沈阔你不还钱，我就要对你女儿不客气了！”

沈阔嘴里一个劲儿地哀求，可是李三却无动于衷，最后还是廖睿挺身站了出来：“李三，放下刀子，我帮沈老板还债！”

李三狐疑地问：“你？你拿什么还钱？”

廖睿虽然不是有钱人，但他学的是土木工程，没事的时候，他就喜欢泡在图书馆里，对中国古代的建筑和机关学，有着非同一般的研究。

廖睿为了救沈莎莎，领着李三和铁锤来到了明堂的梁柱旁边。

廖睿指着高高的梁柱说：“如果我猜得不错，柱子下面一定有你们需要的东西！”

李三为了探宝，在来的时候，带来了不少工具。铁锤先是推倒了梁柱，用工兵铲启开铺地的青砖，然后直接往下挖土。半个小时后，就听“咔嚓”一声响，地底一个黑瓷坛被挖碎了，从里面滚出了不少大洋来。

这一坛子大洋，是沈家先祖为子孙后代翻修房屋预备的，一共有200块。沈阔欠李三500多万的货款，这坛子大洋连欠款的零头都不够。

廖睿看着李三一脸不甘心的样子，说：“你知道沈家的祖先是谁吗？”

沈家老宅最早的修建者绰号沈财神，那是清朝中叶江西第三大富翁。

李三希冀地说：“你说这宅子里，真的留下了沈财神的宝贝？”

“累。”廖睿用拳头敲了敲酸痛的后背，“先让我休息一下，然后再帮你找宝贝吧！”

沈阔对沈莎莎低声说了几句话，沈莎莎急忙将廖睿招呼到了沈阔的面前。以前的时候，沈阔连正眼都没有瞧过廖睿，现在他落难了，

对土木工程建筑学极为精通的廖睿，竟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沈阔问道："廖睿，你说沈家祖宅中真的有宝贝吗？"

廖睿低声说："沈伯伯，即使有宝贝，我也不想便宜李三。一会儿我来断后，你和莎莎先逃出去！"

沈阔也没想到廖睿能如此仗义，他摇了摇头，说："廖睿，如果你不能找出宝贝……那么龙翔化工真的就没救了！"

廖睿点了点头，接着就开始在沈家老宅中寻宝。两个小时后，他停在了明堂那面石墙前。沈莎莎看着廖睿出神的样子，问道："你发现什么了？"

廖睿指着那面石墙说："如果我判断不错，这面墙在机关学上应该叫孔明墙。"

相传孔明墙和八阵图一样，都是诸葛亮发明的，墙上的900多块石头都可以活动，只要照次序按动石头，就可以在石墙上找出石门来。

计算孔明墙开启次序的方法虽然在算盘前很复杂，但是在电脑面前，却显得简单得多了。廖睿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在输入了资料和数据后，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计算，开启这面孔明墙的办法，终于被他算了出来。

廖睿找来一块青砖头，在需要按下去的白方石上画上记号，然后李三、铁锤和沈阔三个人就开始用力按下石头。随着900多块石头被按到了墙里，就听"咔嚓、咔嚓"的一阵连响，那900多块石头就好像俄罗斯方块似的重新排列组合……随着墙动，明堂的屋顶上瓦片乱响，尘土竟"沙沙"地落下，廖睿惊叫一声："快逃，明堂要塌了！"

当五个人逃出明堂，再回首，明堂已经坍塌成了一堆瓦砾。随后，明堂的后墙上，真的出现了一个五尺高、二尺宽的洞口。

李三看到这个黑黝黝的洞口，兴奋地大叫道："宝贝！这下面一定有宝贝！"李三决定自己和沈阔留在上面，他命令铁锤领着廖睿和沈莎莎下洞去寻宝。

廖睿手拿电筒走进了孔明墙上的石洞，石洞里面，是一道直通地下的台阶，台阶湿漉漉的，用脚踩上去"啪嗒、啪嗒"地响。

沈莎莎望着幽暗的石洞，拉着廖睿的一条胳膊，担心地问："廖睿，这里面没有鬼吧？"

大真相

一个多小时后，廖睿等三人才从暗洞中走了出来。

李三看着铁锤一脸失望的表情，诧异地说："怎么，下面没有宝贝？"

石洞中真的没有宝贝。沈阔看着廖睿从衣兜中掏出的白花花的东西，恍然大悟地说："我知道了！我终于知道沈家在民国初年家境一下子衰落的原因了！"

廖睿的衣兜里装的全是白花花的岩盐。沈财神当年发迹的秘密就是，他发现了这座丘陵的石缝中出产的优质岩盐，然后他秘密地开采，再到市场上去贩卖。这座宅子，只不过是他掩人耳目采私盐的工具罢了。

清朝的时候，食盐价格高昂，故此倒卖私盐的沈财神才能成为江西第三大富翁。到了民国，食盐从金娃娃一下子变成了大路货，这就是沈家家境一下子衰败的原因。

李三的一张脸上，全都是哭丧的神色，他咬牙切齿地对沈阔说："现在食盐遍地，找到了当年你们沈家私自采盐的秘密又有何用？你还我500万，不然我和你没完！"

廖睿转头说："李三，你别急。经过我的观察，沈家的老宅中还有一些机关，没准儿我们再打开别的暗道的时候，洞里就是你期盼的金银珠宝！"

李三催促廖睿尽快找宝，可是廖睿摸着"咕咕"作响的肚子说："李老板，皇帝还不差饿兵，咱们是不是先吃晚饭呀？"

廖睿和李三今天来得都很急，他们谁也没带食品。李三用手一指廖睿说："你和铁锤

去一趟村子里，买点吃的东西回来。要是你逃跑，你就等着娶一个死老婆回家吧！”

廖睿笑嘻嘻地说：“放心，不帮你找到沈家的宝贝，我是绝对不会逃跑的！”

太阳压山的时候，廖睿和铁锤两个人回来了，他们不仅买回来了馒头、饼干和蛋糕，还买回来了猪肉、蔬菜和一个酒精炉。

有了这个酒精炉，沈莎莎就可以烧几个小菜。看来廖睿是想在沈家打持久战了。

沈莎莎烧菜的手艺出众，可是肉片笋丝下锅后，沈莎莎却发现廖睿忘记买食盐了。

廖睿取过来一把岩盐说：“这可是你们沈家当年发家致富的宝贝，咱们今天有幸就尝尝吧！”

肉片笋丝炒好后，李三、铁锤也不等炒菜的廖睿和沈莎莎了，他们一边就着馒头，一边大吃起小菜来。

沈阔心里有事，只是草草地吃了一点，便放下了筷子。李三吃着吃着，就觉得肚子有点痛，他揉着小腹刚想问铁锤情况，就见铁锤脸色蜡黄，一张口“哇”的一声，将刚吃下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

沈阔看着李三和铁锤呕吐的惨样，吃惊地问女儿：“莎莎，你给他们下毒了？”

沈莎莎惊慌失措地说：“没有，绝对没有！”

沈阔想去搀扶倒地的李三和铁锤，没想到他的肚子也痛了起来……就在廖睿不知所措的时候，上饶村的赵主任因为不放心廖睿和沈莎莎的安全，拿着手电，到沈家老宅查看情况来了。赵主任看着三个中毒倒地的人，急忙打电话招呼村民，将他们用马车送到了镇医院。

经过医院大夫的抢救，三个人相继脱离了危险。廖睿一问大夫才知道，沈阔等人竟是铅盐中毒。

沈家老宅密道里最上面的是可以食用的优质岩盐，可是这些岩盐被采光后，地下几十米深的岩盐，却含有大量的铅质。怪不得沈家接连出现几个痴呆症状的人，原来都是铅中毒搞的鬼。

李三躺在病床上，咬牙切齿地说：“廖睿，你用铅盐毒害我们，我一出院，就去公安局举报你！”

廖睿听李三讲完话，突然一拍手，兴奋地对沈阔说：“沈伯伯，您要发财了！”

沈阔皱着眉头说：“你不要哄我开心了！”

廖睿说沈阔要发财了，那绝对是有根据的。经过医院的检测，沈家老宅里的铅盐品位极高，国内罕见。盐中含铅，自然不能食用，可是铅盐经过加工，不仅可以做壁画的底料，在化工方面也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

李三听廖睿说完话，“嗖”地从病床上跳起来，几步跑到了沈阔的病床前，叫道：“沈老板，我要投资，你祖宅下面的这座铅盐矿算我一股！”

沈阔因为老宅这座铅盐矿的缘故，重新在化工行业站稳了脚跟，可是他还是不同意廖睿和女儿的婚事。

沈莎莎胸有成竹地说：“老爸，李三远在滨海市，他怎么会知道您有一座老宅？又怎么会知道老宅中一定就藏有宝贝呢？”

沈阔说：“我也正纳闷呢，这是什么原因？”

原来廖睿在和沈莎莎聊天的时候，知道了沈家老宅种种怪异的迹象，他就断定那些有病的人，极有可能是铅中毒。廖睿一个人去了一趟上饶村，并打开了孔明墙，取出了铅盐的样品，经过化验，确定了开采的价值后，他这才打了一个匿名电话，告诉了李三沈家老宅的情况。接下来的打开孔明墙，以及后来的铅盐中毒，都是廖睿定的这条妙计中必不可缺的一环。

廖睿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想让李三投资铅盐矿，帮助山穷水尽的沈阔东山再起。

沈阔惊喜地说：“这个廖睿太聪明了，他要是真做了我的女婿，龙翔化工就真的能飞起来了！”

选自《乡土·野马渡》2020.7

中国白

◇文 / 东风　图 / 段明



明朝年间，东南沿海有个海商叫白老大。这天，他听说老对头刘虎买下了一艘新船，今天要“安龙眼”，便带着心腹猴三去瞧热闹。

很快，他们就瞧出了蹊跷，一般的龙眼都是朝下的，但这艘船的龙眼却平视前方。刘虎这样做的寓意是观航路，以免触礁，因为刘虎打算用这艘船往西洋运销“中国白”。中国白是中国特有的高档瓷器，当时深受西方人的追捧。

白老大听说后，心里犯起了嘀咕：虽说海上风浪大，要把中国白运达西洋并不容易，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成功了，刘虎可就发横财了。

白老大哪里愿意看着刘虎发大财，他想刘虎要往西洋去，必须先经过南洋的海面，海盗黑胡子正好可以劫而杀之。于是白老大修书一封，让猴三送给黑胡子。

猴三领了命，赶在刘虎前面出发了。经过几天航行，他终于找到了黑胡子，说明来意后又奉上银票。看着那张五千两的银票，黑胡子擂着胸脯打了包票。

这天，黑胡子正和猴三喝茶，忽然，把风的小海盗匆匆跑了进来，说：“来了来了。”“看准了？”黑胡子不放心。

“没错没错，九张大帆，一张不少。”小海盗言之凿凿。“好吧，继续盯梢。”说罢，黑胡子却端坐不动，好像没事人一样。

等了好一会儿，猴三实在沉不住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黑大哥，再不动手，船可就跑远了。”但黑胡子却胸有成竹地说：“放心，孙猴子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直到天黑透了，黑胡子这才说：“白天容易被发现，晚上才好下手。”

于是，黑胡子带人驾了小船，没出两个时辰就追上了刘虎的大船。海盗们把跳板搭在两船中间，悄悄从后甲板摸了上去。

猴三留在小船上接应，当他看到黑胡子等人陆陆续续上了刘虎的大船后，松了一口气，可很快他又紧张起来，因为他看到黑胡子等人踉踉跄跄，像醉酒般“扑通扑通”地摔在了甲板上。突然，火把闪闪，亮如白昼，刘虎带人出现了。

猴三下意识地缩起脖子，正在这时，他忽然听到黑胡子大声叫道：“好呀，竟敢在甲板上撒黄豆，暗算你黑爷！”说话间，

黑胡子就爬了起来，先是用刀护住身子，然后吩咐小海盗清理脚下的黄豆。等到清理完了，黑胡子又领着手下继续往前冲，眼看就要冲到刘虎等人的跟前了，海盗们却突然像中了妖法一般，一个个“钉”在了甲板上，急得他们哇哇直叫，无奈身体却纹丝不动。

猴三哪里能想到，刘虎先是在甲板上撒了黄豆，为了保险起见，又刷了一层鳔胶，就是怕晚上偷袭。

这时，黑胡子也发现被鳔胶粘住了，急得大喊：“快脱鞋！”可海盗们“干活”的时候，照例是不穿鞋的，怕弄出动静，现在脚掌都牢牢粘在了甲板上。最后，黑胡子一帮人只好束手就擒，猴三见了赶紧驾船逃了，辗转回去后，汇报给了白老大。但白老大并不着急，原来他早买通了刘虎船上的船老大，留了后手。

与此同时，刘虎的大船驶到了南洋。这天晚上天黑如墨，船老大偷偷溜出船舱上了甲板，正在鬼鬼祟祟察看呢，忽然暗影里传来一声断喝：“谁？”原来是刘虎在巡夜。船老大撒了个谎，说自己也在巡夜呢，说罢转身就想回舱，刚走几步，忽然听刘虎大喝一声：“你回来！”

贼人胆虚，船老大极不情愿地走回来，只听刘虎说：“我总觉得今晚不对劲儿。”

他指指漆黑的天空：“看，黑锅底似的。”刘虎这样一说，船老大也觉得老天就像一口倒扣的大黑锅，压得人喘不上气。

就在这时，大黑幕忽然徐徐拉开了，月亮冒出头来，两人见了，不禁大惊失色，不约而同地喊道：“呀，血月亮！”血月亮一般都是出现大风的前兆。

果然，后半夜忽然有人喊：“快起来，大风来了！”船老大急忙上了甲板，发现风大得能把人吹飞。甲板上喊声、风声乱成一团，船老大却趁机悄悄溜到了货舱里，掏出事先备好的凿子、锤子，一番折腾，而锤凿之声恰被甲板上的喊声、风声掩盖住了。

船板很厚，足足有六七寸，船老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船板上凿穿了一个小洞。别看这是个手指粗细的小洞，由于船大力沉，汹涌的海水通过这个小洞像箭一般射进来，用不了多久，船就会沉没。忙完这一切，船老大赶紧溜出货舱，随手把凿子、锤子丢进了海里。

船老大刚刚上到甲板，就见大风停了，看着刘虎和船工们都长出了一口气，船老大却暗暗地冷笑道：等着吧，过不了一个时辰就会沉船。

可船老大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也没发生什么事儿。他瞅个机会下到货舱，看到满舱都是海水，但船怎么没有沉？这船没沉，要是有人发现了货舱的水，肯定要想办法排水，一排水，自己凿在船板上的那个洞可就藏不住了。想到这儿，船老大的冷汗都流了下来。

果不其然，很快就有人把货舱进水的消息报告给了刘虎。刘虎先是惊诧，紧接着却哈哈大笑，嘴里说着：“天意呀天意！”

众人不解其意，刘虎笑眯眯地说：“你们想想，昨晚的风多大呀，我们的船之所以没有出事，就是因为货舱进水，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这还不是天意？”

“不对，不对。”一个老船工说话了，“虽然那水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但海水多了，大船也会被压沉的，不可能啥事没有啊？”

刘虎这才道出实情，他之所以敢漂洋过海往西洋运瓷器，是因为采用了新的造船技术——隔舱加密，几个船舱互不相通，一个舱进水丝毫没有妨碍，还意外地起到了压舱石的作用。

船老大这个悔呀，不仅没有得手，反而帮了大忙，但工具早扔进了大海，再想做手脚已不可能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船一路西驶，其间又经历了无数大风大浪，但都因有海水压舱而化险为夷。终于，刘虎一行到了目的地。听说来了一艘装满中国白的船，

岸上的人们准备好了大把金子翘首以待。

刘虎也是乐昏了头，把大船开得飞快，却迎面撞上了一艘出港的大船，只听一声爆响，历尽千难万险运来的中国白被撞成了碎片。船老大乐坏了，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老天竟然帮了大忙。

后来，船老大几经辗转回到国内，向白老大说了经过。白老大乐开了花，吩咐摆酒庆祝。人们正喝得不亦乐乎呢，忽然听到鞭炮齐响，鼓乐齐鸣。白老大忙让人出去看看，才知道是刘虎回来了，刘家人在夹道欢迎呢。白老大好奇极了，酒也不喝了，马上去了码头。只见刘虎带回了好几口大箱子，里面全是亮闪闪的金子。

白老大怎么也想不明白，船也撞了，瓷器也碎了，刘虎非但没赔，怎么还赚翻了？

原来，快到港口的时候，是刘虎故意撞的船，一是做给白老大的奸细看；二是他算准了虽然撞船会撞碎大部分中国白，但进水的那个船舱因为有海水保护，损失不大。而物以稀为贵，那些仅存的中国白被卖出天价，抢购一空，刘虎也赚了个盆满钵满。

选自《故事会》

胆小鬼

◇文／华永宽　图／戴清胜

清朝末年，深秋的一天，下了一夜冷雨，一大早，药女丁香就进山采药了。

雨后的凉风一吹遍体生寒，丁香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前面恰好有座破庙，丁香心想正好进去烤烤火。谁知一跨进破败的庙门她就惊呆了，庙内有一个浑身血污、昏迷不醒的男人！

片刻的惊慌过后，丁香大着胆子走上前，细看之下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原来男子的右臂被齐刷刷砍断了，只用破布包着，鲜血早已渗透出来。再一看男子鼻息沉重，脸色通红，壮着胆子一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显然这是男子伤后受了一夜凉雨所致。

虽说男女授受不亲，但不施救，男子必死无疑，丁香毫不犹豫地弯腰背起男子，一步一步往山下走去。

丁香虽是个女儿身，但山里女子自小都上山劳作，加之常年攀山越岭采药，所以力气倒也不小。可男子身材高大，背着他就如同背着一座小山，加之雨后山石湿滑，这一路上丁香不知摔了多少跤，腰疼得像要折断一样，好几次累得都爬不起来了，真想一狠心放弃，但转瞬之间又咬牙站了起来——决不能见死不救。当丁香用尽最后的力气背着男子艰难地踏进郎中家门时，两个人一齐滚倒在地，郎中差点儿吓死。

男子在鬼门关转了一大圈，终于悠悠醒了过来，一醒来便挣扎着要谢郎中，郎中一指在一旁递水送药的丁香，说：“要谢就谢药女丁香，她才是你的救命恩人。”

时间飞快，在郎中的精心照顾下，男子渐渐康复了，他自称名叫石上流，自外乡流落至此。从此，他就在破庙中住了下来，跟丁香一样，靠种田采药维持生计，那模样活



脱脱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农夫。村民们见他忠厚老实，有心撮合他和丁香结成一对。丁香嫁过人，成亲不到两年男人就病死了，也没留下一儿半女，一个人靠采药过日子，虽粗通些医术，也着实不容易。对这门亲事，丁香倒也没啥意见，但她很快惊讶地发现，石上流虽生得高大英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

原来村内另有人看上了丁香，只是丁香嫌那人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一直不肯答应。二流子正一腔怒气没处发，忽见丁香瞧上了外地人，顿时火从心头起，便找了个茬儿前来挑衅。

石上流一见二流子跃跃欲试的样子，吓得脸都白了，连连后退。二流子步步紧逼，到最后大打出手，直打得石上流口鼻流血，满地翻滚，却不敢还击一下。

众人看在眼里，不禁连连摇头，原来这家伙是个中看不中用的银样镴枪头啊。幸好这时丁香赶来了，在她的拼死保护下，二流子只得悻悻收了手。

或许石上流仅剩一只胳膊打不过二流子，又是个外地人，所以才不敢还手吧！丁香这么安慰着自己，但不久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让丁香失望透顶。那次丁香采药时不小心被锋利的山石划破了胳膊，这本不算多大的事，丁香自个儿毫不在意，不想石上流见了却大叫起来，一边叫还一边死死捂住眼，看都不敢看丁香的伤口，直到丁香包扎以后，他依旧满眼的恐惧。

丁香一时间陷入极度的矛盾之中。说实话，石上流为人不错，勤劳善良，沉默寡言，跟这样的男人过日子心里踏实，但他却如此胆小，传出去还不羞死个人？他够格做一家的顶梁柱吗？

就在丁香左右为难之际，一件突如其来的事儿改变了她和全村人的看法。

那天赶大集，全村男女老少几乎都来到了镇上，丁香和石上流也来了，大伙儿正挑选着各自需要的货物，前面却像开了锅一样呼叫起来。

大伙儿惊慌失措地抬头一看，不好，一匹马受惊了，正冲撞过来，所到之处人群就像被撕开一样往两边分开，唯恐避之不及。突然，所有人都尖叫起来，原来路中央傻愣愣站着一个小女孩，显然是被吓呆了，小脸儿雪白，竟然一动不动地站着。

马蹄声中，眼看一场惨

突生。

当天刚刚劳作过后，石上流正和大伙儿坐着擦汗歇息，突然身后有人粗野地大笑起来，掉头一看，却是个浑身肌肉虬结的大汉。

大汉指着石上流，说："想不到你隐姓埋名躲在这里，当初你天南海北地找我，现在倒过来了，是我天涯海角地找你，要不是听说有人仅用一只胳膊掼倒惊马，我还真找不到你哩。那晚要不是你逃得快，早成了我刀下之鬼！草上飞，还一点红的命来！"

别人犹可，丁香这一惊非同一般，空空盗到了！

却见石上流一脸疑惑地站起来，问道："谁是草上飞？一点红又是谁？"

空空盗一愣，随即一脸凶相毕露，吼道："装，继续装！以前你不是挺厉害的吗？现在怎么做起缩头乌龟来了？噢，是不是现在只有一只胳膊打不过我，就只好出此下策了？"

空空盗说着摆开架势，如临大敌般一步步逼近石上流，却见石上流依旧一脸的懵懂，说："你到底说什么……"

"砰"的一声，空空盗出手了，一掌重重击在石上流的胸口上，石上流顿时被打得倒飞出去，口中鲜血流淌出来，不停地呻吟。

见石上流如此不堪一击，空空盗至此再不怀疑，仰天哈哈大笑，说："人说那晚草上飞发现上当后心神大乱，加之一点红用的药量过大，又被她砍了一只胳膊，所以心志全失几近癫狂，现在看来果然如此，真是天助我也！草上飞，送上命来！"空空盗说着，双手如钩直取石上流的咽喉。眼看石上流命在旦夕，忽然有人大喝一声："住手！"

空空盗一惊，回头一看，却见一个美貌村妇站在面前。

这村妇自然是丁香了，丁香手持一柄已有些锈蚀卷刃的柴刀，虽说脸色煞白，眼神却分外决绝，叱道："空空盗，你若能打败我，再杀他不迟！"

众村民大惊，这丁香自小出生在这里，从未离开过大山一步，她又哪里有什么武功，竟然敢对阵空空盗？

石上流更是大惊，挣扎着站起来，顾不上擦去口角边的鲜血，叫道："丁香，这人认错人了，他不会杀我的……"

这时那空空盗狞笑着逼近一步，丁香大叫："看刀！"

丁香说着猛一挥柴刀，空空盗正要闪避，忽然发现不对，所有人大吃一惊，石上流早就失声尖叫起来——原来丁香竟一刀砍下了自己的左臂！

眼见得鲜血直涌出来，石上流又呕了，抱头蹲下浑身直抖，丁香脸色蜡黄汗如雨下，忍痛大叫："草上飞！你再不醒来就迟了！那晚你被一点红的药伤了心神，又目睹自个儿的右臂被砍下，从此再也见不得血，便强行遗忘了过去。现在，我的血还不能唤醒你吗？"

原来，丁香懂些医术，早已经从眼前发生的事上看出了端倪，为了唤醒石上流，她一咬牙，做出这样决绝的举动。

空空盗大笑："右臂都没了，醒了又能如何？"说着扑了过去，忽然间听得石上流一声大吼："空空盗，你不知道我练的就是左手吗？"

说话间一阵烈风突然吹来，天地间顿时飞沙走石一片昏暗，大伙儿全闭着眼躲得远远的，只听得风声沙影中打斗声一阵紧似一阵。当风停沙歇的时候，打斗也停止了，一人站着一人倒下，站着的是如标枪般挺立的石上流，不，草上飞。

草上飞跑过来，跪下一条腿单臂抱起丁香，说："丁香，你用自己的一只胳膊唤醒了我，现在我左臂，你右臂，我们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人了。走，我们去看郎中！"

丁香疼得直哆嗦，脸色煞白，听了这话，把头深深埋进了草上飞宽大的怀内，由着他抱起自己往村里走去。

选自《民间文学》2020.7

火线桥

◇文/崔建华 图/段明



1944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沂源县南埠东村的新媳妇杏花去村头的井里挑水，刚出门就碰到了村里的二妮子，二妮子年龄跟她相仿。

杏花热情地跟二妮子打招呼。可是二妮子没理她，白了她一眼，“哼”了一声，扭头走了。

杏花是在大强子上前线打鬼子后的第二天嫁过来的。婚期是事先说好的，因为鬼子来了，大强子随部队走了，但杏花还是如期嫁了过来。二妮子一直喜欢大强子，对杏花就爱搭不理。

自从杏花主动嫁过来后，二妮子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对她了。今天杏花同样没放在心上，只是笑笑，继续挑水。

等杏花把一担水倒进水缸时，老村长来了。他告诉杏花和大强子的爹娘一个不幸的消息：他刚从东边回来，大强子随部队在东边跟鬼子交了火，中弹牺牲了。

强烈的悲痛过后，大强子的爹娘把杏花叫到跟前，让她改嫁。其实也不算改嫁，杏花嫁过来时，大强子已经走了，俩人根本没举行结婚仪式。

杏花给二老跪下，哭着说：“我嫁过来是自愿的，你们不能撵我走，撵我也不走。”

从此，杏花就留在了大强子家，伺候二老，下地干活儿，闲时给部队上纳鞋底，摊煎饼，送粮食，样样跑在前头。二妮子在村里放出话来：“这杏花真是个傻女人。我二妮子傻，原来还有比我更傻的。”见了面，二妮子更不待见杏花了。

可是老村长却让杏花当了村妇救会的会长，让杏花领着村里的一帮妇女做衣做饭，支援前线部队打鬼子。二妮子更是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以前杏花没来时，有事老村长都找她二妮子，这下好了，杏花不但抢了她喜欢的男人，还抢了她的活儿！

这天，村里接到上面任务，有支部队要从村里过，去东边打鬼子，让村里想方设法给部队做好一切保障供给，尤其是村头那条沂河，一定要保证部队用最短的时间迅速通过。

昨天刚下了雨，河水猛涨，河面上唯一的简易木板桥被河水冲走了。虽说经过了一天一夜，这会儿水势小了不少，可河上没桥，现在想过河，比登天还难。大部队急行军过来，村里又没船，搭一座桥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完成的事。这下愁坏了老村长。

杏花听说了，急了眼，回家把门板卸了下来，扛起来就往河边跑。村里人问她扛门板干啥，杏花边跑边说："搭桥，让战士们过河。"这话像一阵风一样瞬间传遍了全村，村里其他妇女看到了，也不落后，纷纷回家把自家的门板扛到了河边。

河面最窄处也有四五米宽，河水湍急，且泛黄。杏花见大伙儿扛来的门板差不多了，招呼一声，自己率先扛着门板就要下河。

再有半个小时，咱们的先头部队就要到河边了，如果桥再搭不起来，误了部队行军，这责任谁也负不起。

突然，一只手从背后一下子把杏花拽住了："就你逞能！"

杏花扛着门板不方便，好不容易转了下身子，才看清拽她的不是别人，正是二妮子。关键时刻，二妮子这是要使绊子吗？这也太不懂事了。

杏花有点儿着急了："二妮妹子，有什么事，咱姐妹俩以后慢慢说，快放手，别误了正事。"

没想到二妮子也急了，见杏花不放门板不停步，上去就把门板从杏花肩上掀了下来。因为她力气比杏花大，杏花又没防备，一下子被她掀了个大趔趄，门板从肩上掉下来不说，还差点儿一头碰到地上。

周围人看不下去了，纷纷指责二妮子。二妮子红了脸，急得直跺脚："咳！你们想哪儿去了！我这是为了杏花嫂子好。河水这么急，别说现在都齐胸深了，就是只没到小腿肚子那儿，下了河人都站不稳。这样匆匆忙忙地下河，不是搭桥，是送命呢，非让水冲走不可。"

二妮子一阵连珠炮让大家都沉默了。都在河边长大，二妮子说得没错，刚才因为太着急，大伙儿都把这茬给忘了。其实还有个理由，就是认为扛着门板，身体负重了，不会被河水冲走。看来大伙儿误会二妮子了。

"那可咋办呢？部队眼看就过来了。这桥必须得尽快搭起来。"杏花站稳脚跟后，说出了大伙儿的心声。

"我看把腿上绑上石头，这样下面沉了，就不会被冲走了。"是二妮子的提议。

"这个办法蠢到家了。腿上绑了石头，人一摔倒，连爬起来的机会都没有。腿上不绑石头，还能逃生，现在绑了石头，那简直等于直接去河里送死。"老村长刚才被二妮子拽住杏花的事一激，彻底冷静了下来，凭着经验，提出了反对意见，"刚才二妮子提醒得对，但咱们一定得冷静，越是事情紧急，越要冷静。不过，腿上绑石头肯定行不通，大家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大家都沉默了。没有船，往河里堆石头垒桥墩时间来不及，要不然，杏花也不会想到让人到河里当桥墩，扛着门板搭成桥，让部队通过的办法。

时间不等人，部队再有十几分钟就到河边了。杏花等人急得团团转。这时，大强子娘背着一捆柴草过来了，她拾了柴草回家摊煎饼，听说河边正给部队搭桥，忘了把柴草放下，背着就急匆匆赶过来了。

杏花远远地看见了，跑过去接过婆婆背上的柴草说："娘，这活儿以后还是我来吧，您这把年纪了，千万别累着。"手里攥着捆柴草的绳子，杏花脑子突然一亮：有办法了。

杏花把柴草放下，把捆柴草的绳子抽出

来，找来两根胳膊粗的长棍子，绑在一起，然后往河面上一搭，不长不短，棍子正好横跨在了河面上。

这时，老村长也看明白了，立刻下了河，扶着棍子过河去，蹚到河对岸，把棍子用两块大石头压住，然后自己用手扶着棍子的那一头，加固了棍子的牢固性。河这边，杏花她们也没闲着，照着老村长的样子，稳固了这一头。然后，杏花扛起门板第一个下了河，她一手扶着门板，一手扶着横在河面的棍子，顺利地来到了河中间。

接着，村里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学着杏花的样子，扛着门板下了河。

很快，杏花她们站在齐胸的河水里，把门板扛在了肩上，搭起了一座简易的门板桥。这时，先头部队正好跑步来到河边，二妮子用手一指，战士们会意，踏着用门板拼凑起来的这座“火线桥”，顺利过了河。

部队整整走了一个半小时，所有人才全部过完。这时，再看河里的杏花她们这些娘子军，肩膀都红肿了，有的还让门板磨破了皮，可是她们硬是咬着牙，坚挺着，直到最后一个战士抬脚离开河里的门板，安全地到了河对岸。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血狼

◇文／张广建　图／段明



他是个历险者。此刻，他正坐在沙坡上，啃着从家里带来的手把羊肉。香气顿时四溢开来，躯体里那些疲惫的小虫子渐渐地被这入骨的香气消灭。

他十分佩服，不对，是崇拜老婆烀制羊肉的手法，火候的把握、佐料的投放，从来都恰到好处。烀制的把肉不咸不淡，不老不嫩，不腻不寡，正对他的口味。这次来大漠，老婆特意给把肉做了真空处理，那香气保留得十分完

整并浓郁。

他从大大的迷彩旅行包里摸出一瓶老白干，有肉没酒咋能行，还没打开瓶盖，他的口水都流了出来。瓶口刚刚碰到嘴唇，他突然激灵一下站了起来，他看见了狼，就在他右前方50多米的沙坳里，一只大狼和两只狼崽。

他还是喝了一大口酒，把羊肉塞进旅行包。他很冷静，曾有过两次与狼搏击的经历，所以他并没有慌。

他从旅行包里抽出一根一米长的镐把和一把铁锤，这是他常备的防护家什。狼离他近了，有十几米。他看清了，大狼是母狼，两只小狼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母狼龇着牙，低着头，目光里透出丝丝寒意。

他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镐把。母狼没有直接冲过来，而是围着他走起圈来，走一圈就离他近了许多。他明白这是狼的诡计，把你绕迷糊了，趁机袭击你。所以，他站住不动，用眼睛的余光扫视母狼。

离他还有五六米远，母狼猛地向他冲来，张着长牙红舌的大嘴，嗷嗷地吼着。然而，母狼并没有冲过来，而是虚晃一枪，躲过了他的一记重棒，奔着他的旅行包冲去。

也许母狼太心急，跑得跌跌撞撞，也许他抡镐把的线路精准，这一棒没有落空，母狼被狠狠打倒在地。然而它并没有倒下，顺势一跃反扑过来，他躲得慢了点儿，左肩头衣服被扯开一个大口子。

母狼用力过猛跌倒，向坡下翻滚。他抓住战机冲到狼跟前，抡起镐把……母狼倒在地上不动了。他上去照着母狼的头又是有力的几下，狼的鼻子和耳朵眼儿都流出了血。

两只小狼早跑得远远的，立在那儿往这边看。

他坐下来，掏出根烟，点燃。一股淡蓝色的烟雾从嘴里吐出，直直地在静静的大漠上空升腾。忽然他想起有人说过，刚死的狼皮剥下来，狼毛都是立着的，极好，贵着呢。于是，他从旅行包里找出尖刀，从母狼脖子处割开切口，费了好一番劲儿，把狼皮剥了下来。

狼的躯体依然散发着热热的气息，狼皮也很暖手，他卷巴卷巴装进一个塑料袋塞进旅行包。两只小狼站在不远处，低声呜吟。

他背起旅行包，再一次回头看了一眼躺在沙坡上、躯体有些泛红的母狼，带着一种胜利者的微笑转身向他的坐骑走去。走着走着，总觉得身后有一种轻飘飘的响动，他以为是那小狼跟了过来，就回过头。这一看不要紧，他“妈呀”一声，瘫坐在地。

是一只红彤彤的狼跟在他身后。他使劲儿眨眼，又用手揉了揉，是那只被剥了皮的母狼，浑身血淋淋的，在夕阳的光芒中，红得瘆人。它竟然没死！

他简直蒙圈了。这是狼，是鬼，还是仙？他就一个念头，跑！快跑！可是，他的腿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血狼在距他十米的地方停住脚步，直直地盯着他看。他像被抽去了魂魄的躯壳，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双目直勾勾地瞅着那只只有头颅没有皮毛、浑身还滴着血的母狼。

双方的目光交织着，撕扯着，角力着。他快撑不住了，双手合十，闭上眼睛，向天祷告。再睁眼时，他愕然，血狼倒在了地上。他顿时起身，连滚带爬地逃向停车点，旅行包扔在了那里。钻进汽车，才慢慢缓过神来，他发现，两只小狼正在撕咬扯拽他的旅行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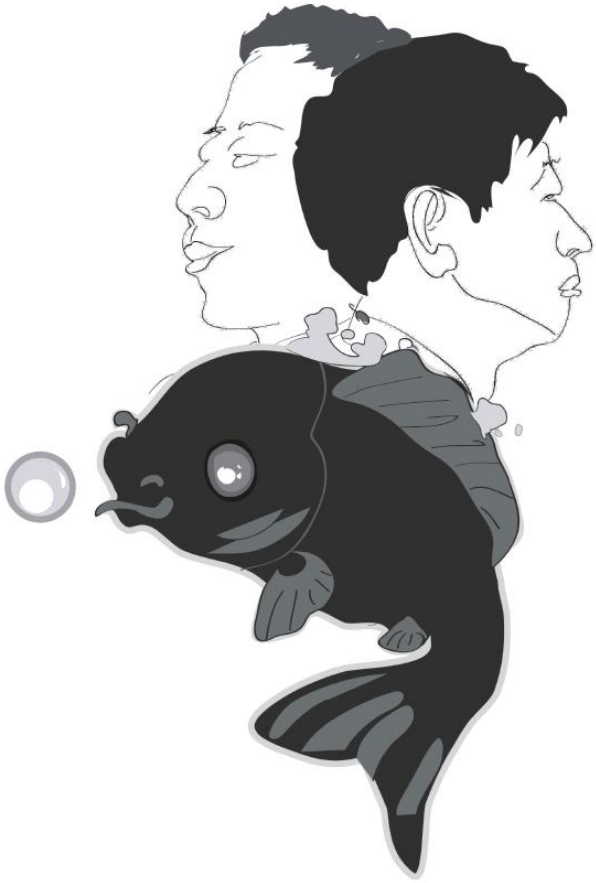
他不敢过去，只是静静地看着。它们为啥拼力地撕咬旅行包？他突然想起旅行包里的羊肉来。

他回到家就病了，很怪的病，嗜睡，睡着了就做噩梦，在梦里拼命地喊：救命啊！救命！

选自《牡丹晚报》2020.7.30

卧底鱼

◇文／李燕　图／周欣欣



元旦这天一大早，江城市环保局副局长干海潮驱车回到了位于前郭尔罗斯的老家白依多嘎村，参加祭祖活动。

干氏宗祠人流熙攘，热闹非凡。祭祖活动在老族长、干海潮八十岁老父亲的主祭下，鸣炮、盟洗、迎神……一项一项有条不紊地进行，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

干海潮心情大好，今天是老父亲八十岁寿诞日，前一天儿子干淼接到了被省高法录用为公务员的喜讯，可算是三喜临门。可他一眼看见了帮厨的妇女中一张清秀的面孔，心就一沉，十分不快。

那是干淼的大学同学田心，省报记者。两人的恋爱遭到了干海潮的反对。姑娘的自身条件没话说，可她的父亲因为贪污受贿正在看守所等待判决。抛开门当户对的观念和贪污犯岳父对儿子前途的影响不说，儿子就职的可是重要岗位，如果没有一个家教良好、深明大义的贤内助，天知道会对他的前途有什么影响。一个贪污犯又能有什么正确三观教给女儿？

儿子明知道自己反对这桩婚事，还擅作主张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带着未婚妻公然亮相，干海潮不恼火才怪。

他正在郁闷，主持操办午宴的妻子过来了，着急地说：“你千叮咛万嘱咐的，让弄一条至少三十斤重的野生鳙鱼做主菜，可是采买的说野生鱼不好买，只买了一条养殖场的大鳙鱼。外地的本家回来那么多，这多失礼啊！”

干氏祭祖大典在当地颇负盛名，每次午宴都有几百人参加。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干”姓很独特，自古就留下了逢祭祖必吃大鱼的习俗。对于干海潮来说，还有一点儿隐私：他喜欢研读易经，自己五行缺水，有鱼就能引来活水。于是他不但拥有这么一个“水汪汪”的名字，连儿子的名字都是三个“水”，平时也最喜欢钓鱼、吃鱼、养鱼。自从老父亲当上族长，祭祖之时用较贵的野生大鳙鱼做主菜，已经形成了惯例。

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在干海潮的身后响起：“老同学，今天你三喜临门，我给你送大鱼来了！”

扛着一个大红木盒站在身后的是干海潮的老同学陈坑，盒子里装着一条足有三四十斤重的大鳙鱼，颜色鲜亮，鳞片洁净。陈坑说，这是一条查干湖野生鳙鱼，如假包换。真是雪中送炭，干海潮赶紧掏钱，被陈坑带

笑推开。干海潮知道，野生鱼四五十块钱一斤，多年交情，一千多块的礼物再不收就显得自己小家子气了。于是他吩咐儿子把鱼抬进大厨房，赶紧拾掇出来做主菜。儿子喊来田心，一起把鱼抬走了。

干海潮怕接受陈坑的礼物，也无数次拒绝过他的礼物和宴请。陈坑开了一家造纸厂，总是因为排污问题被群众举报，干海潮亲自去查过几次，没少罚他的钱。直到前不久，他的造纸厂上了一套污水处理设备，干海潮才松了一口气。

祭祖午宴十分丰盛，干海潮这一支的喜事为现场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可吃到主菜红焖鳙鱼头时，精于品菜的干海潮却微微有点奇怪，怎么今天这鱼品不出野生鱼的鲜味呢？他再夹一口鱼肉，咂摸咂摸，口感依旧不好。其他人估计没有他的舌头灵敏，推杯换盏，吃得兴高采烈。陈坑就坐在干海潮旁边，干海潮自然没法询问。老同学虽然狡猾精明，总不至于千八百块的东西都造假蒙自己，可能他被鱼贩子骗了，再不就是今天掌勺的厨师手艺不行。

大家吃得正欢，干淼一脸紧张地来到干海潮这桌席上，附耳对爸爸说，田心接到了监狱方面打来的电话，她父亲在判决前夕畏罪自杀，生命垂危，他们得马上赶过去。田心本来在和本家妇女们忙着照顾客人，这会儿已经停下手里的活儿，在擦眼泪。干海潮觉得颜面扫地，可看看田心也挺可怜的，于是点头答应儿子提前离去。

祭祖过后第一天上班，干海潮被幸运砸中了头——他单位的局长调离，他被任命为代理局长。田心的父亲抢救过来，干淼和她滞留当地，等待开庭。干海潮越发感到，田心实在不适合做他的儿媳妇，等他们回来就想办法劝儿子分手。

这一天，高中同学们聚齐了给干海潮贺喜，他推不过去，只得过去聚餐。酒桌上高潮迭起，段子乱飞，一个女同学给干海潮敬酒，说："恭喜大局长高升！头鱼就是灵验，我要是能吃得起头鱼，也会像你一样交好运了！"另一个同学附和说："好几十万能是白花的嘛？年年头鱼卖天价，贵有贵的道理！"干海潮莫名其妙，一旁的陈坑阻拦说："有吃有喝也堵不住你们的嘴！坐下喝酒！"干海潮心慌起来，连忙说："陈坑，什么几十万的头鱼？到底咋回事？不说我可急了！"见干海潮脸都吓变色了，陈坑哈哈一笑："那是28号查干湖冬捕节开幕式上打的头鱼，我寻思你家三喜临门，贺礼不能俗了，才特意拍下来的！"

头鱼！干海潮的头轰的一声都晕了。这、这份大礼也太厚了！都说吃了查干湖冬捕的头鱼大吉大利，这些年一条头鱼的价格就没掉下过几十万！

果然，陈坑轻描淡写地说，那条头鱼经过十几轮竞价拍卖，他买到手的价格是488888元，重38.8斤，算下来一斤一万多块。

干海潮的嘴巴咧得像苦瓜瓢。精明的陈坑出手这么大方，还不是想让自己对他们企业的排污问题睁只眼闭只眼，放他一马？他明知道实话实说自己肯定不会收，才来这一手！干海潮很想硬气地说，头鱼吃了，我付钱！可儿子刚买完房子车子，一向清廉的干海潮已经两手空空，拿出近五十万买一条鱼，实在力不从心。看来，只有向纪委主动汇报说明了……陈坑猜到了他的心思，把他拉进了包房里面的套间，推心置腹地说："老同学，再大的鱼，也是吃货。头鱼咋啦？兴那些大老板们吃，你这两袖清风的穷局长就吃不得？头鱼为啥这么贵你知道吧？那是最吉利最有灵性的东西，就图吃一个彩头、吉利！连着两次该提拔你，都被别人顶了，吃了头鱼，好运来了吧？以后老爷子长命百岁，儿子前途无量，都从这头鱼的彩头来！放心吧，我不拖你后腿，就是希望你能从此摆脱霉运，一路高升，带着我们也发点儿小财。你要是跑到纪委去说明，破了头鱼

的彩头，可别说我事先没提醒你！”

干海潮直嘬牙花子，事已至此，只得暗自祈祷，希望老同学造纸厂的污水处理设备正常运转，不要再出什么事才好。

哪知道，仅仅隔了一天，市长热线就接到群众举报，陈坑造纸厂的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向污水井中排放。

调查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因为正常程序的排污方式耗资巨大，为了省钱，陈坑干脆关闭了新买的污水处理设备，等到有检查时才开了充门面。暗地里打了五口排污井，把排出来的污水直接倒进井里，这实在是断子绝孙的做法！

造纸厂面临的是巨额罚款和停业整改，如果事态继续恶化，法人代表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干海潮蒙了。老同学居然如此丧心病狂！祭祖宴上那条被吃掉的头鱼似乎活了过来，在嘲弄他：吃人嘴短吧？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得提醒多少遍你们才能记住？

他义愤填膺，主动去找陈坑，就在他工厂的大门口劈头盖脸地臭骂了他一顿。陈坑一副低头认罪的样子，等干海潮发够了火，他才可怜巴巴地说：“老同学，罚款和整改我们接受，我只有一件事求你，能不能帮我疏通一下，别停业整顿？这要停个三五个月，我的损失就得上千万。你父子俩如今顺风顺水，官场得意，我却倒了大霉，你们可不能袖手旁观不管啊！”

这分明是在暗示，你吃掉了我的头鱼才有今天，作为一个讲究人，你该怎么办自己知道！

爱好被小人所图，如果不是迷信这些，哪能上当！难怪领导经常强调，领导干部要注重个人修养。干海潮悔恨交加，大声说：“你还想拉我下水？你的工厂到底该怎么处理，得听党和国家的！我现在就去纪委说清楚头鱼的事！自己领处分，总比伙同你跳泥坑，最终锒铛入狱好得多！”

陈坑见干海潮把话说绝了，也变了脸，冷笑一声说：“你还想说清楚？你说得清楚吗？一万多块钱一斤的鱼是你们全族几百号人一口一口吃光的，现在你去纪委轻飘飘解释一下，就把自己择干净了？你做梦！你说你不知道吃的是头鱼，谁信呢？我那盒子里可是有证据的！”

干海潮气得手都哆嗦了，指着陈坑说不出话。

这时，一辆车停在他们身边，车门开了，干淼和田心从车里下来，从后备厢抬下一个红彤彤的长方形大盒子。干淼大声说：“爸，你别害怕，头鱼在这儿！”他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条冰冻的大鳙鱼！鳞片清亮，肌肉饱满，看上去正是祭祖那天陈坑送来的那一条。盒子内侧的红绸布上，写着金灿灿的“查干湖头鱼”五个字。

“爸，这事儿多亏田心。捕鱼节时她在现场采访来着，祭祖那天认出了陈叔正是拍到了头鱼的企业家。只是为了蒙你，他把‘查干湖头鱼’的标签贴到了盒底。田心说，她家里有过惨痛教训，送礼者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这鱼绝不能吃！可为了不破坏祭祖氛围，我们也没声张，只是趁着人多忙乱把鱼调了包，上桌的那条鱼其实是先前买的养殖鱼，野生头鱼被冻在了爷爷家的冰柜里，准备祭祖结束后还给陈叔。当天我们匆忙离去，没来得及和您说这件事，鱼也忘记还。今天到了家才知道，我们赶紧回乡下取回了鱼。陈叔您看，这条鱼的分量、品相，还有脖子上的大红花，是不是您那条卧底鱼？”

陈坑满面通红，扛着那个大红木盒，狼狈万分地进了工厂。

干海潮激动得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狠狠地拍了一下儿子的肩，再看看田心，惊觉这姑娘原来如此美丽。

他的所有担忧在这一刹那烟消云散。

选自《廉鉴》

护镖

◇文／孙国彦　图／黄胜



长风镖局是沧州远近闻名的老字号，镖头林长风乃一代大侠，武功高绝，又为人谦和，深受大家敬重。

这一天传来消息，知府大人委托长风镖局往京城押送一口宝刀，想要献给皇上。这口刀吹毛断发，削铁如泥，是世间少见的宝物，知府珍爱至极，光是定金就付了一百两银子。

林长风接了单，手下人都说，这次走镖非同小可，明里暗里都要严加防范，土匪还好说，关键是那个徐盛，肯定会有大动作。

徐盛是沧州第二大的永盛镖局的镖头，年轻气盛，心机深沉。徐盛平时就对长风镖局嫉妒不已，小动作不断，更别说这次，若长风押镖成功，永盛镖局就难有出头之日了，他一定会来劫镖！

林长风却微微一笑："这小子确实聪明，可惜用错了地方……如果能得他相助的话，这次走镖就万无一失了！"

得他相助，怎么可能呢？他不从中作梗就阿弥陀佛了！众人只当林长风说笑，没有放在心上。

一切准备停当，第二天清晨，长风镖局的人马上路了，由林长风的大弟子亲率五名精干人员押送。不出所料，队伍刚行至沧州边界，就被一群蒙面人拦住了去路。敌众我寡，大弟子不敢恋战，急忙带人突围，不料在混战中，藏于马鞍的刀匣却不见了踪影。

与此同时，二弟子也骑一匹快马悄悄出发了。林长风知道大路容易被盯上，便命二弟子暗中走小道，来一个声东击西。二弟子身背刀匣，打马如飞，但经过一片山林时，冷不防被一根绊马索绊倒，摔在地上昏厥过去。林中钻出几个黑衣人，抽出二弟子绑在背后的刀匣，钻进了山林。

没错，这两路劫镖的人马都是徐盛安排的。不到两个时辰，两拨人马先后返回，献上抢来的宝刀，还一个劲儿赞叹说，徐镖头果然料事如神，长风镖局明走大路，背地里却来了个暗度陈仓。

徐盛接过刀匣看了看，连打开都没打开，就丢到了地上，不以为然地说："你们真的以为这就是那口宝刀？不瞒各位，我两路设堵，也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这两把刀都是假的。"

众人大吃一惊："假的，怎么可能？看他们那阵仗，一点儿都不像啊！"有人捡起那两把刀试了试，发现果然与普通的刀没两样，根本不能吹毛断发，更别说削铁如泥了。

徐盛冷笑一声："阵仗越大，越能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如果这么轻易就能得手，长风镖局岂不早就关门了？如果我猜得不错，宝刀还在林长风手里，没出镖局呢！不过他迟早会行动的，只要行动，就会有破绽。"

正如徐盛所料，宝刀的确还在林长风手里。林长风知道此次走镖事关重大，不敢有丝毫大意，先后派出两队人马投石问路，最后，他悄悄地把最得力的三弟子邓辉喊到了跟前。

邓辉胆大心细，行事干练，是大家公认的长风镖局未来的接班人。林长风取出一个精致的刀匣，交到邓辉手中，吩咐说："出发吧，长风镖局就靠你了！"

邓辉郑重地点点头，扮作小贩模样悄悄出发了。

行了整整一天，夜色渐渐深了，邓辉确信没有尾巴，便到客栈投宿。此处已远离沧州，他轻轻舒了口气。

三更时，忽然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邓辉听到三长两短的敲门声重复了两遍，便起身开了门，一个身影迅速闪了进来。

来人竟是徐盛。原来，徐盛早已策反了邓辉，留他在林长风身边作内应。徐盛曾游说邓辉："林长风身体尚健，你难道要等十年？二十年？不如助我事成，我必助你登上镖头宝座……"一番话戳中了邓辉的心思，他思虑再三，答应下来。

如今终于等来一个契机，二人施过礼，邓辉取出刀匣，对徐盛说："宝刀奉上，还请徐镖头信守诺言。"徐盛认真应下。

邓辉从匣里取出宝刀，又轻轻地抽出刀来。霎时，一股逼人的寒光直耀人眼，徐盛眼前一亮："果然是把好刀！"

邓辉点点头，正想把刀递给徐盛，却冷不防收回手，猛地在自己胸口一划，他内衬的软甲瞬间破了一道口子，鲜血顿时流了出来。

徐盛吃了一惊，赶忙帮邓辉包扎。邓辉脸色苍白，把刀递给徐盛，忍住疼痛说："如此，我才好回镖局交差。如今邓某已无退路，还请徐镖头万勿食言。"

徐盛当即割破中指发了誓，然后向邓辉施了一个大礼，揩净刀锋上的血迹，小心地把刀收了起来。

邓辉献了宝刀，带伤回到镖局，报告说宝刀被人设计抢走了。他双膝跪地，磕头出血，请求林长风恕罪。林长风呆愣了半晌，黯然跌坐在椅子上，长叹一声，让邓辉好好养伤，莫再自责。

消息报到知府那里，知府一怒之下封了长风镖局，把林长风下了大狱。欺君乃是死罪，知府自身难保，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负荆请罪，同时把林长风押解进京听候发落。有林长风当挡箭牌，他或许还能争得一线生机。

第二天，知府脱去官袍，封上印绶，把林长风打入囚车，往京城而去。可怜林长风叱咤风云半生，却落得这样一个结局。

这次交手，徐盛以全胜告终，可以说是志得意满，永盛镖局也一时风头无两。

然而时隔不久，一个炸雷般的消息突然传来：知府献刀有功，获特别嘉奖；林

长风押镖有功，除了厚赏金银外，特赐长风镖局金字招牌。徐盛彻底傻眼了，怎么会这样？宝刀分明在他手里啊！他看着手中的宝刀，猛然打了个激灵，莫非……

原来，徐盛手上的刀并非知府大人的宝刀，而是林长风所用之物；邓辉也没有真的倒戈，而是演了场戏。师徒二人将计就计，反过来给徐盛设了套。从头到尾，一切都在林长风的掌握之中。最关键的环节无疑是邓辉献刀，虽说林长风的宝刀也不错，但终究比不上知府的那把。为了转移徐盛的注意力，邓辉演了一出苦肉计，他内衬的软甲也做了手脚，一划就破，从而彻底消除了徐盛的怀疑。

但是有一点，徐盛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林长风是怎样瞒天过海，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宝刀送到京城的呢？

林长风领了赏赐回来，徐盛已经长跪在长风镖局门口了，面前放着林长风那口宝刀。他羞愧无比，对林长风深施一礼："林镖头，在下不知天高地厚，多有冒犯，本想以死谢罪，奈何有一事不明，还请林镖头为我解惑……"

林长风微微一笑，打断他说："徐镖头聪明过人，请想一想，老夫是怎样进的京城？"

徐盛瞬间恍然大悟："您的意思是，用囚车……"

林长风自嘲地笑道："没错，我也是被你小子逼得没法，才走了这步棋。不过，若不是有徐镖头'帮忙'打掩护，一路上危机四伏，宝刀未必到得了京城啊！"

的确，林长风看似大费周章，其实宝刀根本没出知府衙门，而是装入了囚车底座。接下来，镖局被封，林长风入狱，众人都看在眼里，又有谁能想到，林长风会借囚车把宝刀送到京城呢？所以一路上风平浪静，没有人来打宝刀的主意。

徐盛羞得无地自容，拔刀要自行了断。林长风夺下刀，把他拉起来，语重心长地说："徐镖头不惜慷慨一死，折损的却是林某的名声。作为镖师，林某没有敌人，只有朋友！请听我一言，做镖师，最重要的是隐忍、和气、仁义啊！"

后来，徐盛率众投靠长风镖局，拜在了林长风门下，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做事之前，先学做人。

选自《故事会》

好理由

◇编译 / 胡英



一位老先生开着新买的奔驰，以100英里的时速行驶。

没过多久，他从后视镜里看到一辆警车跟在后面，这激起了他久违的叛逆心理。于是，他用力地踩下油门，逐渐将时速提到了140迈、150迈、155迈……

突然，他转念一想："我都这把年纪了，不能再这么胡闹了！"于是他将车停在路边，等着警车追上来。

警察走到他跟前，看了看表说："先生，再过10分钟我就要换班了。今天是星期五，我要和家人一起去度周末。假如你能说出个超速的好理由，而且是我从没听过的，我就放你一马。"

老先生一脸严肃地看着警察，回答道："几年前，我太太和一个警察跑了。刚才我还以为你要把她送回来呢。"

警察没开罚单，对老人说了声："祝您愉快，先生。"之后转身离开了。

选自《讽刺与幽默》

生死回京路

◇文／黄平　图／段明



深秋的一天傍晚，三匹快马出了京城，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当中一人是朝廷监察御史傅慎年，另外两人是他的下属左大中和钱哲。十多天后，他们出现在浙江嘉兴城里。

明朝末年，魏忠贤把持朝政数十年，朝中内外大权全归于他手，人称“九千岁”。崇祯即位后，对魏忠贤十分戒备，大学士周延儒觉得扳倒魏忠贤的时机到了。正在这时，他得到一个消息，浙江嘉兴有个自己的门生，名叫钱贡生，写了一份弹劾状，当真是妙笔生花，字字珠玑，列举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准备呈报圣上。为避免消息走漏，周延儒安排另一个门生傅慎年，秘密前往嘉兴面见钱贡生，把弹劾状带回京城。

傅慎年与钱贡生接上头，刚把弹劾状拿到手，就收到周延儒急报。魏忠贤党羽众多，爪牙遍布各地，已经知道傅慎年前往嘉兴之事，派出锦衣卫千户鲍通以捉拿东林党人为名前来缉拿。周延儒要傅慎年迅速回京，务必将弹劾状安全带回。

傅慎年也感觉这段时间一直有人跟踪盯梢，于是召集左、钱两位属下，商议万全之策。

傅慎年说：“我们三人在一起目标太大，现在鲍通注意力在我身上，左大中你带着弹劾状马上回京，我和钱哲晚走一天，吸引鲍通，稍后回京。”

左大中装作办事模样外出，立马离开嘉兴，傅慎年和钱哲多待了一天才离开。

鲍通来到嘉兴扑了个空，当地党羽告诉他这里的情况，鲍通冷笑一声：“弹劾状肯定在左大中身上。傅慎年这是跟我玩障眼法，想转移我的注意力，可惜在我鲍某眼里这只是小把戏。”他马上飞鸽传书，通知沿路的州府县衙设卡，缉拿左大中，自己带着人在后面追赶。

第二天，鲍通收到俞城县令的消息，左大中在俞城被抓住了，在他身上发现一个密函，估计弹劾状就在里面。县令不敢自行打开，只等鲍通过来处置。

鲍通高兴万分，快马加鞭赶到俞城，打开密函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弹劾状并没有在里面。而且按照这个时间，傅慎年应该早就到了俞城，可是现在并没有发现傅慎年的踪影。

鲍通火速提审左大中，左大中左一句右一句胡编乱扯。鲍通忽然醒悟过来，继续审

问这人就是浪费时间。这么重要的弹劾状，傅慎年怎么会轻易交给手下？他故意让左大中先走，造成弹劾状已被其带走的假象，是引诱自己追赶左大中，其实他带着弹劾状，已经从其他地方跑了。

鲍通气急败坏，继续飞鸽传书撒开大网。果然，很快又有了消息，两个时辰前，傅慎年在易州城外冲卡而去，官兵追出三十里外才将他截获。鲍通欣喜若狂，赶紧往易州方向赶去。到了易州，官兵将人带上来，鲍通一看，那人却是钱哲。钱哲穿着傅慎年的衣服，骑着他的马匹，假扮傅慎年骗过了易州官兵，真正的傅慎年根本不在这里。

任凭严刑拷问，钱哲就是不招供，反而讥笑道："鲍通，你不要费力气了，傅大人神机妙算，岂能被你抓住？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回到京城，把弹劾状交到万岁手里了！"

鲍通冷笑一声："我已经布下天罗地网，傅慎年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他休想跑出我的手掌心！"

鲍通继续命令沿途各地加大盘查搜寻力度，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可是傅慎年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不见踪影。

这时的傅慎年乔装打扮，已经混入水城，到了一个叫朱旺的商人家里。朱旺原是一名京官，因得罪了上司，被诬陷入狱，后来案子移到都察院傅慎年手里。傅慎年知道他为人正直又胆小谨慎，不是贪婪之徒，估计其中另有隐情，于是认真复查，终于查明真相，还了朱旺清白。可是朱旺心灰意冷，辞官不做，回家经商，倒也挣下偌大家业。

见到恩人，朱旺好吃好喝热情招待，还收拾好房间让傅慎年休息。傅慎年这几天一路颠簸劳累，很是困乏，所以倒头就睡。

朱旺叫来儿子朱治，悄悄耳语一番。朱治惊道："父亲，真要这么做吗？我们可以把傅大人悄悄送走，何必如此！"

朱旺叹道："魏忠贤权势滔天，党羽无处不在，他们很快就会知道这事，倒不如……"

朱旺叫朱治看住傅慎年，自己悄悄出门去告知官府。知府闻听大喜，一面通知鲍通，一面亲自带人去抓捕傅慎年。

到了朱府，傅慎年却不在房里休息，搜遍全府上下也不见人影。

知府生气了，问朱旺怎么回事。朱旺也不知道这是为何，赶紧询问家丁。一个家丁禀告说："老爷您刚走不久，那个客人也急匆匆出门了，小的不敢问也不敢拦着。"知府勃然大怒："朱旺，照这么说，肯定是你府上有人给傅慎年通风报信，走漏消息，才让他跑了！"朱旺明白，肯定是朱治这孩子告诉了傅慎年，心里暗暗叫苦，但又不能说出来，只好辩解道："大人，绝对没有通风报信一事。傅慎年现在犹如惊弓之鸟，不会相信任何人，什么地方都不会久待。他现在一定是急着出城，肯定没走远，我们应该马上去追。"

知府一听有道理，赶紧带着官兵去追。到城门口，正好鲍通也赶到了。大家四处搜索，还真的发现了傅慎年的踪迹，他正往城外的山上跑去。

追兵一路追赶，傅慎年慌不择路，竟然来到了一处悬崖边，下面是滔滔江水，无路可走。鲍通等人追到悬崖边，傅慎年站在悬崖边上，大骂朱旺忘恩负义，助纣为虐。

朱旺面红耳赤，惭愧地说："傅大人，我也是没办法。我朱旺家大业大，岂敢与魏公公为敌。我劝你也悬崖勒马，交出弹劾状，归顺魏公公，共享荣华富贵才是。"

傅慎年从怀里掏出一个盒子，说："弹劾状就在这里，有本事过来拿！"

鲍通见状说："傅大人，今天你插翅难飞，不要作无谓的抵抗。只要你交出弹劾状，我可以在魏公公面前美言，饶你不死。"

傅慎年说："我不相信，魏忠贤再有能耐，还能把整条长江封锁不成？愿老天有眼，有人捡到这个盒子，交给朝廷。"说完把盒子用力一抛，然后纵身跳下山崖，坠入

真实的赝品

◇文／郑武文　图／段明



1943年初冬的一天，一队黄皮的日本兵迅速包围了阳村财主杨定远家。

一个穿便服的人进门来，拱拱手：“在下鬼冢，早闻杨先生大名，今日特来拜访。久闻杨先生收藏着一幅郑板桥的画，希望能够借来到东京展览馆一展，让年轻人都有缘观赏、学习，为繁荣大东亚文化做贡献，不知可否？”

杨定远才从震惊中醒过来：“杨某书画虽多，却好像没有郑板桥的墨宝。”

鬼冢哈哈大笑：“杨先生可能宝贝太多顾不过来了。如果实在找不着，听说先生还有一个女儿，聪明伶俐，长得乖巧。在下有意让她从军，去东南亚诸国，为大东亚圣战做贡献，也许能成就一番功名。”

杨先生的汗“唰”一下就下来了。当时日本军队存有大批慰安妇，因为本土的妇女少，侵华的日军慰安妇很多是朝鲜一带的，而在东南亚的，则很多是从中国抓去的。杨定远膝下只有

江水之中。

鲍通气急败坏，带人沿着江面搜寻，忙活了好几天，只找到傅慎年的遗体，盒子却不知踪迹，估计早就沉入江底了，于是回去复命。

再说当日朱旺闷闷不乐回到家里，家人告诉他，少爷朱治得知傅大人跳崖身亡，已经不辞而别，说是去山西五台山出家为僧，为父赎罪。朱旺长叹一声，闭门不出。

但就在不久之后，周延儒竟然把弹劾状交给了崇祯皇帝。崇祯大喜过望，命内官将十大罪状读给魏忠贤听，然后将魏忠贤流放发配。魏忠贤自知难逃一死，在半路上自缢而亡。

魏忠贤死后，其党羽纷纷入狱。在天牢里，同党纷纷指责鲍通办事不力。鲍通百口莫辩，直到上了刑场，他也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其实当初在朱家，傅慎年和朱旺商议好了一出好戏。朱旺故意报告官府，傅慎年假装逃走吸引追兵，那份弹劾状已经给了朱治。朱治不是离家出走，而是秘密赶到京城，找到周延儒……

这天，朱旺父子来到悬崖上，摆酒祭奠傅慎年。朱旺泪流满面，说道：“傅大人，当初你我约定时，并没有跳崖这一出呀！你为了把戏做真，选择舍生取义，这才彻底瞒过鲍通。这份大义，实在令人佩服。傅大人，我父子敬你三杯！”

选自《民间文学》2020.7

一女，视若掌上明珠。想到此，杨定远忙说：“可能是杨某老了，记忆衰退。容我找找，找到给太君送去。”

鬼冢站起来说：“好，给你三天时间。先行告辞。”

杨定远擦擦头上的汗，把大门“咣当”一声关了，回到堂屋坐下。夫人说：“老爷，要不咱们逃吧？”杨定远发现门口有许多陌生人晃荡，逃肯定是逃不了了。

一家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直到掌灯时分，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后来屋里进来一个人，说：“杨老爷，我家祖上是裱画的，可以装裱送给他，以应杨府之急。”此人名岳进，三天前满身鲜血晕倒在杨府门前，杨定远救下了他的性命。岳进刚才躲在地窖里，鬼子突然前来，杨定远还以为是为他而来呢。

三天后，鬼冢看到装裱一新的画，忍不住哈哈大笑。鬼冢本是个中国通，况且还有几个懂画的汉奸，经过鉴别，确定是真迹无疑。鬼冢拍了拍杨定远的肩膀：“杨先生，大大的良民。”

杨定远怕鬼子翻脸无情，也不敢在此久留，变卖了家当，举家移到阳州城里，买了一处小院，深居简出。因为岳进的伤还没有好，所以跟着杨定远一家搬到了小院。过了一段时间，杨老爷发现岳进跟小姐艳霞情投意合，就有意撮合他们，把岳进招赘在杨家。可是在跟岳进谈的时候，岳进却黯然神伤：“我家被日本鬼子炸了，家人死的死，散的散，国仇未报，我还不打算成家。鬼子投降日，定先来迎娶小姐……”

两年后，鬼子投降。岳进重新出现在了杨家门口，艳霞小姐喜极而泣。岳进却总有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样子。杨老爷问：“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岳进摇摇头。杨老爷说：“那好，什么都是现成的，择日不如撞日，我做主，咱明天就办喜事。你们年纪可都不小了……”

许多年后，日本一家画廊举办了一场轰动世界的东亚书画展，其中镇馆之宝就是郑板桥的《劲竹图》。画展的第二天，组委会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一封信，揭露《劲竹图》是赝品。要是把一幅赝品大肆宣传，组委会聘请的可都是权威人士，那样的话脸可就丢大了。于是立即与中国方面联系，中国方面先把鉴定证书和真品照片寄了过来，人也随后带着画飞了过来。

日本的专家不敢怠慢，立即对展出的《劲竹图》重新做了鉴定，鉴定结果：确实是真的。然后又鉴定了中方提供的《劲竹图》，鉴定结果：也是真的！这太不可思议了，同一题材的作品作者可能会画好多幅，可是相似到比现代印刷机印刷的误差还小，那就不是人力能办到的了。

与会人员只好请中国的持画人讲一讲是怎么回事。持画人是一位老先生，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侵华日军如何残酷地屠杀了他的家人，害得他家破人亡，又讲了当初鬼冢如何掠夺中国的国宝《劲竹图》。最后他说：“日本有些人一直在掩盖他们侵华的历史，掩盖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可是，先生们，我和我的妻子就是那段历史活着的证人！”现场一阵沉默。

最后还是有人问：“可是我们想知道，老先生，你们是怎么把一幅名画变成两幅的呢？”

老先生说：“我们明清时候用的一种宣纸是复式的，可以轻轻地揭成两张，宣纸的渗透力又相当好。我弟弟在装裱的时候，就把上面一层揭了下来，把底下一层给你们装裱了。因此你们这个属于真实的赝品，你们当年掠夺的目的终未达到……这《劲竹图》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

日本的持画人、强盗鬼冢的后代一听此话，恼羞成怒，一把扯过那幅赝品，欲撕碎。

“历史是撕不碎的！”老先生说。

选自《中国好小说》

主。交谈了几句后，他挂了电话，说：“房主在市二医院，他说有事过去谈。”

“行，那就走吧。”杨建国说着，把那些钱都装进工具包里，塞进货车后备厢，二十分钟后，两人来到了市二医院的住院部。

房主叫王东，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了一件汗衫，领口都洗得变形了，露出胸口半截文身。杨建国不想以貌取人，但怎么也不觉得对方像是一个能在荣安小区有房的人。要知道，这荣安小区可是区里最高档的住宅区之一。王东看到来客，便问他们有什么事，又指着病床上一个正在打点滴的干瘦老太太，说：“我妈刚睡着，有什么事你们赶紧说，是不是房子出啥问题了？”

杨建国抢在小罗之前开了口，他向王东递上自己的名片：“我是验房师，房子倒是没什么问题，我们过来只是想跟你确认一下，房子确定已经搬空了？”

“房子我从没住过，没什么要搬的。”王东说着，顺手把名片放在了床头柜上。

杨建国又看看病床上的老人，问：“阿姨会不会在房子里遗留了什么？老年人记性不好，有时候自己放的东西也都忘了。”杨建国自己的母亲就常常丢三落四，去年她的存折就“不见”了好几次。

“不可能，我妈都没进过那屋子。”王东矢口否认。他脑瓜灵得很，似乎嗅到了异样，小眼睛里流露出疑惑的神色，“你这么问，难道房子里有什么东西？”

“这是卖房前的基本步骤，明确一点，免得日后牵扯不清。”见对方开始起疑，杨建国赶紧找借口搪塞。王东有点儿不耐烦了：“我就想赶紧把房子卖了，早知道你们这么啰唆，我就换其他中介公司了！”说完他下了逐客令：“你们快走吧，赶紧把卖房的事搞定。”

小罗不敢得罪客户，连声答应，拉着杨建国就往外走，边走边说：“杨师傅，这钱明显和房主无关，既然如此，天上掉馅饼，不吃白不吃！”

杨建国却只是摇头：“不行。”

“你这人也太固执了！”小罗非常不满，“二十万，你得验多少套房子才能赚到？好吧，大概你是不缺钱，可我明年还得买房结婚呢，太需要钱了！”

杨建国微蹙眉头，道：“钱是好东西，但得自己挣，花得才安心。你说天上掉馅饼，不吃白不吃，但是我却要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说着，他掏出手机就要拨110。谁知号码还没按，铃声却响了。接起电话，一个苍老的声音焦急地说道：“喂，是杨师傅吗？我儿子去食堂打饭了，你能再来病房一趟吗？”打电话的正是王东的母亲。老太太刚才其实已经被吵醒了，但她没睁眼，趁着儿子离开，这才找到床头柜上杨建国的名片，拨打了电话。

“看来，那钱真是老太太藏的啊！她肯定是不想让儿子知道自己有这么一笔私房钱，所以刚才没吭声，现在才偷偷打电话。”小罗的语气透着失望。

两人重新回到病房。老太太半躺在床上，脸色蜡黄，但眼神清亮。谁知老人开口并不提钱的事，却焦急地问：“你们是房产公司的？我儿子要卖荣安小区的那套房？”

小罗赶紧回答：“阿姨，我是房产公司的中介小罗，卖房的事情一直都是您儿子在跟我联系。”

老太太拉长了脸，道：“这小子，我跟他说了多少遍，这房子卖不得！”她一把抓住小罗的手，“小伙子，你能不能悄悄地把挂牌的房子撤下来？”

小罗当然不愿意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只是打哈哈不说话。在一旁的杨建国却觉得这事儿透着蹊跷。正拉扯中，王东提着饭盒回来了，他急忙冲进来，高声叫道：“怎么回事？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老太太板着脸，说：“是我把他们叫回来的！你是不是又在打那套房子的主意？跟

你说了好几遍，房子不能卖！你要是把房子卖了，以后小刘来要，可怎么交代啊！”

王东冷笑：“妈，你真是死脑筋，这房子姓刘的还敢要回去？”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沓医院的账单，“不卖房子，我拿什么给你看病？”

母子俩争执个不休。老太太坚决不让儿子卖房，最后还拿出了拒绝治疗的杀手锏。王东只能让步。

小罗可急了，把王东拉到走廊上：“买家都谈妥了，这会儿怎么能说不卖就不卖呢？”

王东气鼓鼓地说：“还不是都怪你们，跑来医院惊动了我妈，我本来就想悄悄卖了房完事儿的。”

杨建国在旁边忽然问了一句：“你们刚才说的姓刘的，到底是谁？”

王东脸色微微一变，却不回答。

杨建国知道他必有隐瞒，索性把事情挑明了：“今天我们在验房时，发现了有一笔钱藏在烟道里，我怀疑钱是房子的前主人留下的。”

王东的小眼睛立刻瞪大了：“钱？有多少？”等听说有二十万后，他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但还是支支吾吾地不说痛快话。

杨建国见他不肯交底，只得掏出电话，说：“现在看来是找不到失主了，那我们还是让警察来处理吧。”

一听这话，王东一把按住他的手，赔笑道：“杨师傅，别惊动警察呀。你想知道什么，我全都告诉你还不行吗？”接着，便将房子的真相说了出来。

原来，这套房子真正的主人是城建局的刘局长。王东的母亲曾在刘家当过保姆，刘局长是她一手带大的。

一年前，王老太肝病发作，王东带着母亲来市二院看病，说来也巧，居然遇到了十几年没见的刘局长。刘局长听说了王老太的情况后，不仅帮忙找专家，还塞了五千块钱，说是给老太太的营养费。

王东平时游手好闲，见钱来得这么容易，知道这里有油水可捞，就隔三岔五地去跟刘局长“诉苦”。刚开始刘局长基本有求必应，时间长了，他也看出王东是个什么货色了，脸就冷了。最后有一次，直接派保安把王东给轰出了办公室。

就在王东以为这棵摇钱树不灵光时，过了一段时间，刘局长却主动找到他，要他帮个忙，事后可以支付五万元酬金。刘局长说自己想再买一套房，但他本就有住房，二套房房贷比较高，于是想让王东出面买房，以后再转让。只要王东愿意，其他手续刘局长都能搞定。

听说能得五万块钱，王东哪有不答应的？谁知房产证刚办好，刘局长就落马了。

说到这里，王东哼笑了一声，说：“什么二套房贷啊，转让啊，都是幌子。我也不傻，这套房子多半有猫腻，刘局长本来是想用我使障眼法的……现在他被关进去了，房子就是他贪污的证据，我把房子送上门他也不敢要！反正房子在我名下，我想卖就能卖。可我妈太老实了，说刘局长对我们不薄，我们不能偷卖属于他的房子。老太太血压高，我要不答应她，说不定要出人命。”他说着直摇头。

谁知东方不亮西方亮，房子不能卖，但突然冒出了二十万。王东提议道：“这钱肯定是姓刘的藏在房子里的，见不得光。要不这样，见者有份，我们三人悄悄把钱分了，怎么样？”

正中小罗下怀，可杨建国却斩钉截铁地说：“不行！”

小罗急了：“杨师傅，你刚才担心这钱是谁的积蓄，不忍心拿走，现在我们都知道这钱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干吗还不肯拿？”

“这是赃款，是证据，当然不能拿！”杨建国二话不说，掏出手机，在小罗和王东的怒目之下，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接到报案，很快就有了反应。不仅这二十万悉数上缴，就连王东的房子也被纳

为刘局长一案的证据。警察上门搜查，结果发现房子的地板下、墙板后都藏了钱，足足有两百五十万。

过了两天，杨建国提着水果篮，来到医院病房探望王老太。房子没了，钱也没了，最让他感到抱歉的就是急需用钱治病的这位老人。

老太太坐在病床上发愁："我听说，小刘的房子结果让他罪加一等？唉，早知道，我就不拦着儿子卖房了。"

"阿姨，这是刘局长自食其果，您可千万别自责。"杨建国告诉老太太，刘局长收了开发商的好处，批了两个豆腐渣工程，结果最近接连出了事故，死伤了好几人，刘局长也因此落马。之前，因为他将贪污所得隐匿得很好，警方正愁找不到证据，结果房子里的二十万揭开了遮羞布。

听明白了一切，老太太好半天才回过神来："小刘竟然干出这样的缺德事？"她的嘴唇微微颤抖，"我是亲眼看着他长大的。他小时候特别聪明，没想到，长大了却变得这么糊涂。唉！"

杨建国苦笑："如果人和房子一样就好了，是好房子就是好房子。可惜，人却善变，在金钱面前，再聪明的人有时也会变得愚蠢。"他感慨的不仅是刘局长，还有自己的师傅。

他的师傅是业界知名的验房师。五年前，给一家新装修的商场做检测时，没有顶住诱惑，收了商场老总的厚礼，给还未正式完工的商场签了验收合格证。结果，商场开业前夕，就因为电线短路发生大火。他的师傅不仅名誉扫地，还锒铛入狱。师母不堪压力，带着孩子远走他乡。从那时候起，杨建国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期望天降横财，因为有时候你可能会被砸得头破血流。

选自《上海故事》

人猴恩怨

◇文／张爱国　图／段明

小山村好些年不见猴子了，年轻人怎么也不相信这里曾是"猴灾区"，所以当第一只猴子出现在村里的时候，年轻人的兴奋自不必说。就连那些曾屡遭"猴祸"的老人，也恨不得把家里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久违的"冤家"。

老老少少，一边喂猴戏猴，一边念叨着近年来"封山育林、退耕还林"是个好政策。

然而大家很快发现，他们的好意换来了这些家伙的肆意妄为：先是三五只地来，后来成群结队地来；先是清晨和傍晚来，后来是无时无刻不来；先是在村口你给它点吃的它就走，后来是溜进人家里明偷暗抢，吃后还在村里追鸡撵狗。

更恼人的是，地里的玉米棒子还没有拇指大，西瓜还没落花，棉花刚结桃时，就被它们用作"打仗"的武器给糟蹋了。

清除"猴患"又成了村民们的头等大事。

有人重提当年的"投毒法""猴尾点火法"，但立即遭到大家的反对——毕竟是一条条生命，而且还是人类的"近亲"，只要把它们赶进山林里，不出来祸害庄稼就行了。

这天中午，一场暴雨歇后，村民们刚埋伏好，浩浩荡荡的猴子大军就来了。村民们又好气又好笑，这些家伙简直把村子当成了自己家，就连才出生不久的小猴子也被抱来了。一进村，猴子们就开始肆无忌惮地翻墙



跳窗搞破坏。

村民们突然从四面八方冲出来，高声叫着，敲打着脸盆、锣鼓，挥舞着扁担、铁叉。猴子们慌了神，想往回逃，路被堵上了，只得往村子另一头跑。

刚出村子，沙石路上，冷不防冲出几辆“呜呜”鸣叫着的大红摩托车。猴子们哪见过这种玩意儿和阵势，在泥水地里跌倒了爬起来，爬起来再跌倒，连滚带爬，没命地逃窜……

摩托车好不容易停了下来，面前却横了一条河。猴子们正想找个渡口冲过去，摩托车却忽然“呜”一声又冲上来，猴子们立即慌乱地向对岸跳去。幸好河并不宽，猴子们几乎都跳了过去，除了一只母猴——这只搂着幼猴的母猴，或许是因为太紧张了，自己跳过去了，幼猴却跌落进了河里。

母猴一看在河里挣扎的幼猴，连忙纵身跳下去。

可是，河水太急，母猴扑腾了好一会儿却连幼猴的身也近不了。岸上的猴王一连大叫了好几声，母猴才不得不爬上岸来。

幼猴被卷进了水底，好久才挣扎出水面。猴王喝住又要跳下去的母猴，向一只强健的公猴叫一声。公猴应声跳下河，公猴几次都要抓住幼猴了，但湍急的水又将它冲开。

猴王接连命令几只猴子下河，但都无功而返。

幼猴停止了挣扎，只是偶尔露出一下水面。母猴在岸上凄厉地叫着，要不是几只猴子将它紧紧地抱住，它早已跳下河去。

“扑通！”猴王跳下了河，几个扑腾后就到了幼猴身边，眼看就要抓住幼猴了，可一个浪头打来，俩猴都不见了。

岸上的猴子们都以为它们上不来了，大声地惨叫着。忽然，猴王搂着幼猴蹿出了水面，奋力将幼猴扔上了岸。这时，又一个浪头打来，猴王再次被卷入水底。

这一切，都被追赶而至的村民们看在眼里，他们先前只觉得好玩，但很快就被猴子们的举动给感动了。一名小伙子急忙踢掉鞋子，跳下了河。

河水突然暴涨，越流越急。

猴王又浮出来，却无力挣扎，只随着流水上下翻滚，时隐时现。岸上的猴群，塌了天般叫着。小伙子奋力地向猴王扑去，接近了被冲开，冲开了再接近。

足足有半支烟的工夫，小

伙子抓住了猴王的一只上臂，奋力将猴王推上了岸，自己却被一个浪头卷走。

河边的人慌了，将手里的扁担、铁叉纷纷伸向河里，可是小伙子一个也没抓住。人群大叫着，对岸的猴群也大叫着。

忽然，刚刚吐出一口浑浊河水的猴王对着猴群一声大叫，猴群立即静下来。猴王一把抓住一只成年猴子的手臂，又示意它抓住另一只猴子的手臂。

猴子们立即明白过来，一个抓一个，很快抓成了一股“猴绳”。猴王下了河，第二只、第三只……相继下了河。“猴绳”慢慢地向河中心延伸，向着小伙子延伸……

猴王终于和小伙子紧紧地抓在了一起，“猴绳”慢慢向岸边收拢……小伙子得救了。

说来也奇怪，此后，猴子们还是经常光顾村子，但都像走亲戚一样，从不做破坏的事。村里的人，更是待它们如座上宾。

选自《故事大王》

软钉子老汉

◇文／蝌蚪

“老张，你哪天搬？”樱桃村的村民刘四五，正好碰上本村的张金科也来卖废品，就赶紧上前搭讪。刘四五年近六十，家里父母留下的旧土坯房已被乡里的工作队推平了，剩余的农具不少，舍不得便宜处理给废品收购站，就每天过来打问价格。收购站的老板三玛瑙，早看透了刘四五的心思，见他老是过来，都懒得搭理。于是，这一上午，刘四五也是讨了个没趣。

可刘四五“哪天搬”这句话，算是打进了张金科的心窝里。张金科家的新砖房刚盖没几年，他可舍不得这新房被推了，就一直当着“钉子户”。他给的理由可足着呢：“樱桃村算不上空心村，县里的好多村，比樱桃村‘空心’多了，为啥先拿俺村开刀？”

其实，除了心疼刚盖好的砖瓦房，家里这些年攒下的农具，张金科也心疼。他稀罕牲口，村里其他人家早用上拖拉机和收割机了，他还是用牛耕地、碾场。他琢磨着，一旦搬到城里，农具都得扔掉，养的牛也必须卖了，心里终是割舍不下。

房子虽没拆，但张金科一天比一天坐不住，他不知道自己这借口能撑到啥时候？老伴儿看他一天天没头苍蝇似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干脆悄悄给在外地的儿子挂电话，让他劝劝老汉。可张老汉竟在电话里训斥起儿子：“你年纪轻轻的，懂个啥？这可是咱老张家祖业！”

这一下，老的小的都噤了声，唯独缺心眼的刘四五，还敢在张金科的伤口上撒盐。张老汉理也不理刘四五，赌气从废品收购站跑回了家里。刚进院门儿，侄儿张小平正在门口迎着他。侄子可是乡搬迁工作队的骨干成员，今天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拆迁算是绕不过了，张老汉直觉得晦气！

“叔，您见了我跑啥？今儿可是咱爷俩约定的日子，您都忘啦？”张老汉被搬迁的事搅了心，这才想起今天是哥哥的忌日，打从几年前过世，小平就总在忌日这天上门，和他这个堂叔吃上顿饭，把他当亲生父母一样孝敬。

张金科忙把侄儿请进家里，上了炕。炕沿边，俩人唠起了家常。小平这孩子，念旧情，他记得自己上大学时堂叔给他凑学费，没少帮衬他，说到动情处，忍不住红了眼眶。

张金科看侄儿掉泪，心里也难受，赶紧劝：“小平，叔知道你这些年自己在外面不容易，这不日子也好起来了，你当上了咱乡的干部，叔替你高兴，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

“叔，您光替我高兴可不行，还得跟着政策过上好日子。我父母走得早，没管上他们，可您和婶子我得尽孝，眼睁睁看着盖

好的楼房，您不去住，我心急啊！这哪对得起我地下的父母！”

侄儿的话说到这份上，搬出了自己的哥嫂来，张金科也不好当着他的面拒绝，犹犹豫豫地，把话头踢给了老伴儿，“那、那行，你问问你婶子吧！”张老汉留了个心眼，毕竟女人家家的，哪敢妄自做主。俩人正说着，老伴儿萍霞进了屋，侄子一开口问，没想到老伴儿一口答应了下来。这下，轮到张金科傻眼了，这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吐出去的唾沫就是颗钉啊！

侄儿走后，张金科在自家院子里直溜达到黄昏，他习惯性地拨弄拨弄院门插销，又蹲下身摸摸亲手铺的石子小路，院子里的瓜藤也结了果，要是搬去城里，哪有这自在待遇！

“忙啥呢？”老伴儿突然笑嘻嘻地从屋里走出来，叫他回屋吃饭。

“是呀！赶紧吃饭，赶紧收拾，好明儿一早往城里搬，明儿一早就住上楼房！”张金科心里正有气，不阴不阳地给了老伴儿一句。

“你倒来劲了，我答应下来，还不是为你着想！你那腰不好知不知道？在平房里住多了，不得去医院报到。”得，老伴儿一席话说得张金科哑口无言，心里还不免一阵感动。

张金科看看饭桌上，老伴儿蒸的雪白大馒头，熬的金黄小米粥，也不知怎的，就想起以前的那些岁月来。那时候日子紧，自己的老娘生病在床，几个孩子又小，自己一门儿心思忙活庄稼，家里的老人孩子都是老伴儿管，她也没叫过屈喊过累。大冬夜里她还点灯熬油地做全家人的过年衣裳，肩膀就是那时候受了凉，落了病。

听说邻居李婶子自从去她城里儿子家过冬，老寒腿就好了大半，城里楼房到底是暖和，楼上楼下都是地暖，对风湿之类的病有好处。

老伴儿还惦记着自己的腰，自己心里却只有农具和牲口。

这一宿，张金科再没找事，反倒安安生生早早睡下，老俩一宿无话。

按照和侄儿的约定，第二天一早，张金科和老伴儿要赶到镇上的恩泽园小区，侄儿早早等在了小区门口，足有五层高的楼外墙贴着红砖，红彤彤的，而进了小区单元门，屋里也已装修完毕，雪白的墙面，地上光洁的瓷砖，连灶台都给安好了。

老伴儿萍霞遮掩不住脸上的欣喜，看看这儿，摸摸那儿，尤其是厨房，她在灶台边看了半天：“真好，冬天做饭也不用过院子，在屋里就把饭做好了！”

“是啊，住楼房就方便多了，去厕所也不用上院子。”小平给两位老人展示干净整洁的卫生间。

张金科不吭声，走到窗边看了看外头，这才发现整个小区都种满了花和树，还有整齐的草坪，简直就是个小公园。

小平走过来笑道：“叔，在咱们小区后头有一大片菜地，到时候您和我婶子可以包个小菜园，种种菜养养花，多好。老家的地包出去吧，岁数大了，该享福了。”

小平知道自己堂叔离不开种地，但又不想他们老两口受累。

临近中午，已在屋里屋外转了一圈的张金科一直沉默，小平见堂叔脸色严肃，正不知怎么插话，张金科把他拽到了角落里，“大侄子你要搞清楚，我和你婶子住上这么大的房子，确实不用交钱，国家给补贴？”

看堂叔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张小平忍不住笑出声来：“叔，您就放一百个心吧，我可是您亲侄子！”听着侄子打了包票，张金科也不答话，扭头就往外走。他身后摸不着头脑的老伴儿见他这急性子，忙紧赶两步追上他，“这不情愿还可以反悔，毕竟咱还没签字呢……”说完，紧紧攥住老伴儿的手。没想到张老汉甩开媳妇的手，一个劲地催促：“谁说不签了，这么好的房子咱可是白住！你和小平快点儿，我还赶着回家去废品站，卖掉堵着院子的大铁锅呢！”

原来，昨天小平的招儿大获成功，他和萍霞婶子的一场戏，让张老汉这头倔驴终于开了窍！

老爹的遗嘱

◇文／吴水群　图／黄胜

牛大款开始并不叫牛大款，叫牛大宽。牛大宽做梦都想发大财当大款，后来就把名字改成了牛大款。要说事情也巧，好名字叫了几年，牛大款一路顺风，一个不大的纸箱厂被他玩得风生水起，自己还真就成了当地人眼中的大款。

牛大款有个儿子叫牛津，虽说今年还不足20岁，可牛大款整天催促儿子找女朋友结婚，其目的不就是想借着给儿子置办婚礼的机会显摆一下自己富有嘛！牛大款盼儿子结婚，铆足了劲儿想借着婚礼露露富、长长脸，可牛津却不解人意，偏偏不给父亲这个机会。这孩子喜欢读书，根本没有心思谈恋爱，面对父亲的提议，脖子一拧，硬邦邦甩给父亲一句："不拿到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我是根本不可能考虑个人问题的。"

就在牛大款苦于找不到机会显摆的时候，没想到这机会说来就来了。这天夜里，他父亲牛老泰突发心脏病，在医院抢救了几天也没抢救过来，撒手去了。

父亲的死，让牛大款全家悲痛不已，不过同时也为牛大款提供了一次露富显摆的大好机会。就在牛大款心中这团虚荣之火熊熊燃烧之际，堂叔牛老满又来添柴吹风鼓劲儿："大款啊！你有厂有钱，在咱们十里八乡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你爹的丧事可不能办得太寒酸了，可不能让村里老少爷们儿笑话，背后戳咱脊梁骨！"

这话牛大款一万个爱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牛大款当即豪气冲天地说："放心吧老满叔！我一定把父亲的葬礼办得隆重气派、风风光光，绝不会让亲戚朋友们看不起咱牛家的！"第二天晚上，牛大款就把亲朋好友以及本家男女老少请到了红满天大酒店。别人家办丧事用的是5块钱一包的香烟，牛大款用的是20块钱一包的；别人家喝的都是二三十块钱的酒，而牛大款给大家喝的是100多一瓶的好酒。

请来办事的人吃好喝好，立刻行动起来，按照分工，有人上省城请戏班，有人到棺材铺去找上等的好棺材，还有人到纸扎店预订纸扎。可就在牛大款紧锣密鼓地为父亲的丧事大操大办、忙碌奔走之时，没想到意外突然间就发生了。这天上午，市民政局突然开车来了好多人，说有人举报他家死了人不火葬，打算土葬，还要大操大办，因此特来阻止，并当场责令其火葬。

自古民不跟官斗，胳膊拧不过大腿，牛大款他再有钱也不敢跟政府跟法律较劲儿啊！就这样，原本打算风风光光大操大办的葬礼，在民政部门的干涉下，只得草草收场。对于牛大款来说，有钱不能花可是一种精神折磨！由于民政部门的干涉，不能把父亲的葬礼办得威震四方、名扬乡里，这让牛大款很生气。于是，埋葬父亲后，牛大款就一心想找出那个告密者，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以解心头之恨。

为了找出那个到民政局告密的人，牛大款特意花钱雇了几个草根侦探，开始进行暗中调查。可这几个草



根侦探查了两天，连一点儿线索都没有找出来。为了充分调动草根侦探的积极性，尽快挖出那个告密者，牛大款随即又出台了一项奖励措施：谁能挖出那个告密者，除了之前谈好的，另奖1万元。但遗憾的是，两天过去了，这几个草根侦探还是一点儿收获也没有。牛大款见这几个草根侦探太草包，后来干脆解雇了他们，亲自上阵。可从哪里入手呢？经过一番分析后，牛大款就把目标对准了民政局。民政局如果不是接到举报，咋能前来干涉？那举报人为啥举报，还不是为了奖金嘛？因此，要想找到举报人，就得从民政局下手。

民政局局长李勤是牛大款的老同学，听牛大款说明了来意后当场一惊，对牛大款说："咱俩这么多年的关系了，你可不能逼我干违法的事啊！要是别的事情，我李勤能帮上忙的，一定会帮你，但这可是原则问题，我身为局长，把举报者泄露出去，这不是违纪违法，砸自己饭碗吗？"

牛大款一听不高兴了。见牛大款变脸了，李勤换了种口气劝他："你就别和那个举报人过不去了！现在全国都在响应中央号召勤俭节约，我看这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啊！丧事这样办下来，你里里外外省下不少钱嘛。再说了，你们经济条件好的这样较劲儿攀比大操大办，那以后村里那些收入不高的可咋办？这样一直攀比下去，以后村里谁家还死得起人？"

牛大款见从李勤身上得不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最后不得不失望而归。可回到家里后，牛大款还是不死心：我就不相信找不出那个告密者！

为了找出告密者，牛大款突然想到了民政局的财务科：告密者告密以后，民政局要给予现金奖励，他要领取奖金，就必然会留下自己的签字……想到这儿，一个大胆的计划就在牛大款脑子里产生了——他打算花钱雇人，趁夜潜入民政局财务科，通过查找取款凭证，来

找出那个告密者。

村里有个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的小混混叫狗宝。这天，牛大款把狗宝喊到家里好吃好喝好招待。酒足饭饱后，牛大款就把自己找他来的目的说了一遍。可狗宝一听说要他到民政局去行窃就胆怯了。狗宝小偷小摸不在话下，可要到民政局，他可没这个胆。但狗宝这家伙贪财，终是抵挡不住那5000元的诱惑，还是把这差事接了下来。

事情可并不像牛大款想得那么简单。这天早上，他刚起床，就接到了民政局局长李勤的电话，挨了一通臭骂："牛大款你真混球，咋啥点子都想得出来？你快给我过来……"

牛大款预感到事情不妙，猜想一定是狗宝夜盗民政局出事了，心里一惊，暗暗骂起了狗宝：这小子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肯定是昨夜行动失败，把老子给供出来了！

牛大款来到民政局，李勤一见面就是一通埋怨："你这家伙真混蛋，火葬有啥不好？你咋啥事都敢干呢？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为啥还一直放不下？这倒好，雇人夜入民政局财务科偷盗，这事你咋收场？！"

牛大款正被李勤骂得抬不起头，突然看见邻居赵鹏气喘吁吁跑了进来："牛老板，不要再花费心思查找了，那个害你爹火葬的告密者是我……"

听到这话牛大款惊呆了，好久才回过神来，气愤地说："真是人心隔肚皮啊！想不到那个暗中捣鬼放冷箭的人竟然是你！赵鹏啊赵鹏，我平时待你不薄啊，你怎么能……"牛大款刚说到这儿，赵鹏突然打断他，说："正是因为你待我不薄，所以我才不得不到民政局举报，阻止你……"

原来，牛大款的父亲和牛大款可不一样，他最看不惯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他生前常对儿子说，要孝在生前，人死了，葬礼再隆重，花再多的钱都是白搭。牛老泰患病住院期间，最不放心的，就是怕自己死后，儿子为他的丧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他知道儿子要面子，爱显摆，还是个一根筋，不听人劝，于是就写了一份遗嘱交给了赵鹏，并嘱托赵鹏，等自己死后，如果儿子为他的丧事大操大办不听劝阻，就到民政局去举报，借助政府的力量来阻止儿子铺张浪费。牛老泰死后，牛大款果然大操大办丧事。想起牛老泰的临终嘱托，赵鹏只好悄悄到民政局把牛大款给告了。本来，赵鹏打算办完牛老泰的丧事后就把这个秘密告诉给牛大款的，可那天见牛大款太忙，就打算过了这阵子再找牛大款把事情说清楚。可让赵鹏没想到的是，那天晚上，他母亲突然患病住院，他到医院照顾母亲，一待就是好几天。赵鹏今天终于从医院回来，听说此事后，就立刻赶过来说明了真相。

说了事情的真相后，赵鹏怕牛大款不信，伸手就从衣兜里掏出牛老泰的那份遗嘱递了过去。牛大款展开遗嘱，只见上面写道：

儿啊，虽然你这几年办厂也挣了点钱，但搞企业没有一帆风顺的，你可要居安思危，留个后手，把钱用到该用的地方！我知道你小子要面子，爱显摆，还是个犟筋驴不听劝，我死后，丧事一定会大操大办。为了阻止你，我特意嘱托赵鹏，等我死后，如果这丧事你硬要大操大办，就让他到民政局去……

看过父亲的遗嘱，牛大款激动万分，一把抓住李勤的手惭愧地说："你说得没错！我混蛋，我是真混蛋啊……"

选自《故事林》2020.7 上

密码问题



老姐和姐夫闹离婚，一问原因才知道，姐夫的QQ号被盗了，重设密码需要回答当初设立的问题。

姐夫输入答案的时候，我姐就在旁边坐着，问题是：你的情人是谁？姐夫输了5个人名都不对……

（佚名）

选自《喜剧世界》

扳指

小时候，看到电视剧里王爷戴着玉扳指很威风，我做梦都想拥有一个。

有天翻箱倒柜找零食，一下子翻到了一个和电视里很像的戒指，不过是金的。

我戴在大拇指上，在小伙伴们面前很威风，他们都喊我小王爷。

晚上回家写作业，老妈一抬头发现了我的戒指，上来就给我一巴掌：“原来顶针被你小子拿走了，害我找半天。”

（冯静）

选自《良友周报》



点名

某同学翘课，陪女朋友去吃酸菜鱼，没想到老师点名了。点到他时，底下的人说：“他陪女朋友吃酸菜鱼去了。”

老师接着点，点到他女朋友。台下同学笑：“她陪男朋友吃酸菜鱼去了。”

老师不太开心，让班长提醒一下这两位。大家哄笑：“班长陪女朋友吃酸菜鱼去了。”

老师也笑了，那就叫学委提醒一下吧，结果：“学委陪男朋友吃酸菜鱼去了。”

选自《今日文摘》

我们不一样

平时加完班习惯在一个小店吃夜宵，昨天去得有点儿晚，老板正收拾准备关门了，但他还是给我做了一份炒米粉。

我看着已是凌晨三点，感慨道：“我们都一样是劳碌命。”

吃完了，我骑上电瓶车回家，后来他开着大奔超过我，冲我挥了挥手，车里放着那首：“我们不一样，不一样……”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多情

晚上，端木站在一块空地上玩手机，忽然有车开过来，一位美女摇下车窗冲他笑着说：“嗨！帅哥，晚上好！”

端木顿时心跳加速，心想：这是要撩我呀，我该咋办呀，等下她叫我上车我要不要上呀？

正纠结，只听美女又说：“这是我的车位，麻烦你让一下！”

选自《幸福》



汉子

高中时班里有一个女汉子，快放学时，她跑过来找我，叫我放学别走，在学校后门等她。

放学后，她抱着一束玫瑰愣愣地看着我们这边十多个手持棍棒的弟兄。

选自《今古传奇故事版》



藏钱之处

“爸，出事了！出事了！”我急忙小声说道。

老爸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说道：“慌什么，出啥事了？”

我说：“我藏的两百块钱被老妈发现了，现在正在里屋发火呢。”

老爸生气地说：“该！老爸平时怎么教导你的，这回看你怎么办！”

我淡定地说道：“爸，关键是我藏在你鞋里了。”

选自《民间故事》

环境工程

“小刘，你学的什么专业？”

“环境工程。”

“你去把卫生打扫下。”

“领导，请您尊重一下我所学的专业……”

“那你给我说一下300万人口的城市污水处理厂，设计占地要多大，要用什么工艺，泵站要多少个，曝气多久，春夏秋冬分别需要水力停留多长时间，才能保证脱氮除磷效果达到排放标准？”

……

选自《金故事》

插图：彭建辉

活见『鬼』

◇文／王秀英　图／黄胜



最后一个电话

刘明是东城刑警队的一名刑警，他心思缜密，机智过人，屡破大案要案，被誉为东城神探。最近，刘明遇到一个奇怪的案子，一名医生打来电话报警，说出诊时遇到一个死亡的病人，死状很奇怪，让他们派人过去看一看。

刘明连忙带助手赶到现场。这是一幢独门独院的三层别墅，死者是本市一家有名的民营企业老总，姓孙，叫孙闻博。最先发现死者的是孙闻博的老婆。他老婆从公司回家，发现他倒在卧室的地板上一动不动，就急忙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急救医生来了以后，确认人已经死亡，经过检查，身上没有伤痕，初步判定死因为突发性心肌梗死。

既然判定是心肌梗死，为什么还要报案呢？医生告诉刘明，心肌梗死发生的时间很短，病人往往毫无征兆地死亡，不会有什么痛苦。可这名死者却双眼大睁，瞳孔放大，一脸惊恐至极的表情，而且两手还紧紧地握住一部手机。他见过很多心肌梗死的患者，可没有一个是这样的。他怕有什么别的情况，就打电话报了警。

刘明观察了一下死者，发现确实和医生说的一样，死者好像是看到了非常恐怖的东西，两眼惊恐地瞪着，手上死死地抓住一部手机。

通过询问孙夫人刘明得知，他们结婚二十余年，感情一直很好，有一个儿子在国外留学。起码从家庭关系上判断，是属于很正常的状态。

在这幢别墅里，平时除了他们夫妻二人，有一个司机和一个负责收拾庭院的杂工，还有一个照顾他们饮食起居的保姆阿姨，已经五十多岁了，和他们一起居住。死者有多年的心脏病史，一直吃药。

死者死亡的时间段内，杂工正在院子里修剪花草，司机和阿姨都在一楼的客厅里，一个在看电视，一个在收拾卫生。死者住在三楼，这幢别墅的门窗隔音效果很好，他们都没听到什么动静。

刘明问死者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

动？孙夫人想了想，说：“最近这段时间我老公的睡眠特别不好，好像经常做噩梦。有几次还问我夜里听没听到什么声音，问的时候神情奇怪，心事重重的……”

“那你听到什么了吗？”

“没有，我每晚都睡得特别沉，什么也没听到。我这样回答他，他也没再问什么。”

经过初步询问，刘明觉得这一起猝死事件没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再加上死者有多年的心脏病史，医生诊断的死亡原因也是死于这个疾病，既然如此，按说不具备立案的条件。

可刘明在屋里细细地端详了一番，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这屋里阴森森的，让人很不舒服。他看了一眼死者，发现死者正惊恐地瞪着他，这个神情实在太奇怪了。

刘明的视线落在死者的手上，死者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一部手机。刘明戴上手套，想把手机取下来，没想到费了半天劲，竟然没能掰开死者的手指。

刘明心里一动，一个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什么紧紧地抓住一部手机呢？

刘明让助手查了下死者的通话记录，得知他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一个叫苑天刚的人，拨通时间和他的死亡时间差不多，通话时长只有十几秒。

这个苑天刚是本地的一个名人，刘明早就听说过他。他住在东城，靠给人看风水算命混饭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神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死者为什么要给一个神棍打电话呢？

刘明有种直觉，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他决定先调查一下，这个苑天刚和死者是什么关系，最后一次他们的通话内容是什么。

见有警察上门，苑天刚显得有些紧张，额头的汗都下来了。他强作镇定地回答说，孙总前段时间曾来找他，想让他帮着算算，为什么这段时间生意一直不顺。其间两人通过几次电话，最后一次是孙总打给他的，但电话接通以后，孙总却一直不吭声，他连问了几句话，都只听见忙音声。当时他还觉得挺纳闷，以为对方是不小心误拨的，就把电话挂了。

苑天刚的话听起来好像没毛病，可刘明心里不禁有个疑问，如果孙总找他只是因为生意不顺，想要看看风水算算命的话，那么在心脏病发的最后时刻，他怎么不去吃药找医生，而是想到给一个神棍打电话呢？

刘明决定再去死者公司调查一下。从孙总的秘书那儿，刘明了解到一个重要情况：前一段时间，孙总忽然让他假扮一个大老板，去找一个叫苑天刚的大师算一下怎样才能生意兴隆，说要试探一下大师的道行。

本来他一向不信这些东西，谁知那天去了以后，苑大师问过了他的生辰八字后，竟然对他的经历了如指掌，算得分毫不差。他当时佩服得五体投地，看来这个大师有点儿真本事。回来他就将试探的结果一五一十汇报给了孙总。

刘明听完一愣，苑天刚这个人怎么会对孙总秘书的情况了如指掌呢？

刘明不相信什么风水命运之说，他认为这里面肯定有蹊跷。联想到孙总死亡时脸上奇怪的表情，刘明觉得这个苑天刚一定没有把他掌握的所有信息都说出来，他决定再去会一会这个神棍。

七星灯和匿名信

刘明来到苑天刚家，却意外得知，苑天刚在家里一氧化碳中毒，幸亏被家人及时发现，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刘明来到医院，得知因为抢救及时，苑天刚已经脱离了危险。

从苑家人那儿了解到，苑天刚今天突然紧闭门窗，在房间里点燃了很多香烛，还嘱咐家人不要打扰。后来家人发现情况不对，急忙把门撞开，此时他已经昏迷不醒了。要是再耽搁一会儿，人就没了。

刘明让苑家人带他到家里看看，来到苑

天刚中毒的那间屋子，刘明看到地上有一些未燃尽的大红烛，还有不少香灰。他数了一下，一共有七支红烛，九组香灰。刘明仔细端详了一会儿，发现这些香烛的摆放很奇特，好像是按照北斗七星的位置摆的。

他认真检查完那些香烛后，带人赶回了医院。见苑天刚的情况已经基本稳定了，刘明问他为什么要自杀。苑天刚还是很虚弱，有气无力地解释说，他哪里是想自杀，这纯属是意外。

刘明摇了摇头，说："我去过你家，在你的房间看到了那些没燃尽的红烛，每支里面都被塞进了不少木炭，那些高香也都是用炭做的。在那么小的屋子里，屋子还封闭得那么严实，点燃那么多木炭，不是自杀是什么？你不会连这点儿常识都没有吧？"

苑天刚一听吓了一跳，张着大嘴半天说不出话来。刘明不动声色地盯着他，他的目光闪烁，更坚定了刘明的判断——这家伙心里有鬼。过了一会儿，刘明才面无表情地说："说说吧！孙总和他秘书究竟是怎么回事？再隐瞒的话，可能真要被人灭口了！"

听了刘明的话，苑天刚犹豫了一会儿，终于艰难地开口讲了起来。

就在不久前，苑天刚收到了一封匿名信。拆开一看，写信的人自称天师，说自己法力高强，与他有师徒之缘，这次写信是想带他一起发财。信里夹着两个人的照片，还有他们的一些资料，说只要他按照天师的吩咐做，就能赚到一大笔钱。

当时苑天刚以为有人在搞恶作剧，就没去管它。谁知过了几天，照片上其中的一个人还真找上门来，自称是做生意的，因为一直财运不济，所以想来算算怎样才能生意兴隆。

因为有匿名信的帮助，苑天刚按照信里交代的那些事说得天花乱坠，听得对方张大了嘴巴，就差没磕头喊大仙了。自然，在这个来访者身上赚到了一个大红包。苑天刚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虽然被人摆布得晕头转向，有钱赚还是很开心的。不料第二天家门口就来了一辆小车，将他接去一间酒店的豪华包厢，见到了匿名信里照片上的另一个人，后来知道他就是孙总。

有匿名信提供的详实资料和之前那人的铺垫，孙总也很快就对苑天刚深信不疑。可令他意外的是，本来只是想看看风水算算命，蒙俩小钱就行了，没想到竟然接了个"大活儿"！

灵异事件

孙总告诉苑天刚，最近他接连遇到了几件怪事：有天晚上，他睡到半夜的时候，忽然听到身边有个男人在哭，睁开眼一看，自己竟然躺在浴室的浴缸里。他正觉得奇怪，又看到浴缸对面的镜子里，有一个面目模糊、满脸是血的男人。他吓得一下子从浴缸里站了起来，因为用力过猛，还把浴缸旁边的浴巾架给碰倒了。这时候他哪还顾得上别的，大叫着拉开了浴室的门，谁知拉开门一看，那个满脸是血的男人竟然就站在门口，他怪叫一声，一下子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天已大亮，自己好好地躺在床上，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他不由得松了口气，以为昨晚只是做了一个噩梦。可起床的时候，他觉得肩膀很疼，一看上面竟然有道伤痕，恍惚记得是昨晚碰倒浴巾架时磕伤的。他战战兢兢地去浴室一看，顿时汗毛都竖起来了，那个浴巾架真的被撞坏了。

这可把他吓坏了，赶紧又是烧香又是烧纸，还去庙里请了个护身符。

本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可过了不长时间，有天晚上，他刚躺下，忽然听到了一个男人在哭。这次他还没睡着，睁开眼循声望去，只见卧室的门半开着，模模糊糊看到外面有个黑影，正飘飘忽忽地向卧室走来。他赶紧转身想推醒旁边熟睡的老婆，谁知旁边躺着的哪是自己的老婆，竟然是那个满脸是血的男人，他闷哼一声，顿时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了，老婆正在厨房准备早餐，一切都很正常。他问老婆昨晚有没有听到奇怪的声音，或者看到了什么，他老婆一脸茫然，什么都不知道。

孙总被吓破了胆，这才四处打听，想找一个真正的得道高人，帮他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了孙总的话，苑天刚的脊背直冒冷汗，自己干这一行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遇到真“鬼”。让他看看风水排排八字，蒙俩小钱混口饭吃还行，真要让他捉鬼，那不是开国际玩笑嘛！

这时，他忽然想起匿名信上说：不管他求你干什么，你只管答应便是，本天师会帮你的。

于是，苑天刚就答应下来，然后说要回去准备准备，借机溜了。

谁知他刚回到家不久，就收到了一封信，这次还带了一个包裹。信上说包裹里有一把小桃木剑和一些符咒，只要把桃木剑挂在孙总的卧室里，然后把那些符咒烧掉，就能保孙总平安。

苑天刚虽然有些不大相信，可这事儿越来越离奇，也越来越刺激了。孙总是个有钱人，这次的红包会更大——这可是个极大的诱惑，加上他实在觉得好奇，就想试验一下准不准，于是他带着这些东西，来到孙总的别墅。

孙总可能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事，已经提前把人都支开了，苑天刚到孙家的时候别墅里只有孙总自己。

一上楼苑天刚就感觉到屋里阴森森的，让人很不舒服。他哪敢露出怯色，硬着头皮把桃木剑挂到了卧室里，然后掏出那些符咒，嘴里念念有词地烧掉了。这次他又赚到了一个更大的红包，可他的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回到家一直忐忑不安，就怕法术不灵，孙总来找他算账。

谁知过了七八天，孙总那边竟然毫无动静。他暗暗松了口气，看来桃木剑和符咒挺管用啊！可那封信是谁寄给自己的呢？寄信人的用意又是什么？他想破了头也毫无头绪。

苑天刚的心刚放下来，又一封匿名信寄来了。信上说：苑大师，缠上孙总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守财鬼”，那些符咒和桃木剑很快就要镇不住它了。你只要按我说的做，过两天我会给你最后的法器和符咒，但你要让他支付五十万的酬金。事成之后，我要四十万的酬劳。信的后面记录了详细的作法。

过了两天，苑天刚果然又接到了孙总的电话，说这两天又听到了那男人的哭声。虽然没有像上次那样，看到一些灵异的事，但那半夜男人的哭声，却听得清清楚楚，就在他家里，呜呜咽咽如泣如诉，听了令人毛骨悚然。

苑天刚叹了口气，说没想到这个“守财鬼”的执念这么深，让孙总来一趟，当面告诉解决的办法。

守财鬼

等孙总来了以后，苑天刚没有急于告诉他解决的办法，而是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江湖郎中，有一次赶夜路进了一个村子，一看村里人几乎都熄灯睡觉了，可有一户人家却房门大开，屋里还透出微弱的光亮。

郎中走进屋子一看，屋里空无一人，也没有任何灯具。此时他又累又困，也顾不得想这光亮是从哪儿来的，爬到床上就睡着了。

在梦里他看到从墙角走出来一个人，穿着黄色的衣服，走到床前看了看，摇了摇头，转身走开了。走到墙角，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不甘心，又走了回来，身体竟然越变越小，最后钻进了他的耳朵里。郎中顿时觉得头痛欲裂，大叫一声醒了过来，一看天已大亮。

村里人看到他从这间屋里走出来，都觉得非常惊奇。一个老人告诉他，这是间鬼屋，不能住人。以前有人住进去，第二天就莫名其妙地死掉了，身上没有一点儿伤痕，

只是脸色惨白得吓人。郎中听了，吓得赶紧逃离了这个村子。谁知从此以后，他就经常看到一些灵异的事情，人也变得浑浑噩噩，失魂落魄。

一天，他路过一个道观，道观的道长只看了他一眼，告诉他说："你被'守财鬼'给缠上了，如果不尽早驱除，会有性命之忧。"郎中连忙央求道长救他，道长就和他一起回到闹鬼的那间屋子，在屋里作了一通法事后，让郎中上床睡觉，叮嘱他一会儿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要出声。

郎中躺下不久，就看到那个小人儿，从他的耳朵里爬出来，跑到墙角不见了。

道长就让郎中从墙角往下挖土，挖了没多深，露出来两个大坛子，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黄澄澄的金子。

道长仔细一看，两坛金子都已经泛出了红色，不由得摇头叹息，这得吸了多少人血啊！接着道长拿出一道符放在两个坛子中间烧掉。

郎中向道长请教事情的原委，道长告诉他，这个人生前是个守财奴，在这儿埋了两坛金子，后来被人害死了，死后舍不下他的财宝，魂魄就附在这两坛金子上，变成了一个"守财鬼"。他怕别人来抢他的财宝，遇到福薄的人就会被他吸血而亡。郎中是个有福之人，所以"守财鬼"不能吸他的血，但又不甘心财宝归他所有，所以才会不停地折腾他。

道长最后烧的这道符叫镇财符，只要见到这些钱的真身，或者到埋葬"守财鬼"尸骨的地方，将这道符烧了，"守财鬼"就会放下执念，投胎转世，那郎中就成了这些钱真正的主人。

讲完这个故事后，苑天刚告诉孙总，缠住他的就是个"守财鬼"，只有找到它的"真身"或是埋尸骨的地方，施法用镇财符让它转世才行。

最后，苑天刚吞吞吐吐地说要想一劳永逸，需要付五十万酬金。

孙总当时听了既没点头，也没摇头，只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接着就起身告辞了。

过了一段时间，孙总那边一直没动静，苑天刚也再没收到匿名信。正当他以为这桩生意要黄了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一看是孙总的手机号码，苑天刚很高兴，赶紧接听。

谁知电话接通以后，苑天刚喂了半天，孙总却一直不吭声。苑天刚以为是孙总误拨的，就挂断了电话。

过了没几天，苑天刚又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和一个包裹，包裹里有七支粗大的红烛和九支高香。

信上说孙总被那个"守财鬼"给害死了，因为上次是他去作的法事，那个"守财鬼"记恨他，要来害他。所以天师送给他七支红烛，九支高香，教他七星灯保命的法术。在作完法事之前，跟谁都不要提"守财鬼"的事，否则性命难保。

一开始他也不大相信，可后来听说孙总真的死了，而且死状恐怖，他心里害怕了，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于是就按照匿名信上所写，将门窗紧闭，按北斗七星的位置摆好香烛。信上让他点燃香烛后闭目打坐，当中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可睁眼，否则性命不保。所以他点燃香烛后，就闭目打坐，直到后来失去知觉。

真相大白

听完苑天刚的讲述，刘明说他要看看那些匿名信，可苑天刚却说按照天师的指示，每次看完以后都烧掉了。

刘明听了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如果苑天刚没有撒谎的话，按照他的说法，孙总竟然是被"守财鬼"害死的，看他脸上惊恐的表情倒真有点儿像。可现在空口无凭，这些只是苑天刚的一面之词，况且刘明根本不相信这世上有鬼。

回去以后，刘明认真分析梳理了一下了解到的情况：这世上没有鬼，那孙总亲眼

看到的“鬼”又怎么解释？而且，为什么刚开始桃木剑和符咒能管用？他闭上眼回忆了一下，苑天刚说把桃木剑挂在了孙总的卧室里，可他曾在现场仔细观察过，孙总的卧室里根本没有桃木剑。

如果确有其事，桃木剑又是被谁摘走了呢？刘明问过孙夫人，孙夫人说以前墙上是挂了把剑，出事后她一直精神恍惚，也不知道弄哪儿去了。

刘明现在觉得孙总的死有不少疑点，绝不是普通心肌梗死那么简单。于是他开始着手立案，让法医对孙总的尸体进行尸检，同时安排警员对孙总的经历以及身边的人展开调查。

调查很快有了结果，原来孙总和他老婆是二婚，他老婆以前的丈夫姓林，是一个小老板，当时孙总是他的司机。

二十多年前，林老板突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警方多次追查也没找到线索，最后成了一桩悬案。

林老板的妻子是一介女流，突遭变故后无所适从，幸亏司机无微不至地照顾，才让她走出了困境。后来她和司机产生了感情，两人又组成了新的家庭。

很快，法医那边传来消息，和刘明猜想的一样，孙总身体里检测出大量的迷幻药残留成分。刘明开始怀疑孙夫人，可经过调查后，刘明渐渐排除了孙夫人的嫌疑，孙夫人确实什么也不知道。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掌握了大量的视频证据，包括买红烛木炭以及投递匿名信的行动轨迹，真正的幕后黑手渐渐浮出了水面，竟然是负责孙总他们饮食起居的阿姨。

原来，这个阿姨貌似老实，却是一家调查公司的得力雇员，是孙总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煞费苦心雇佣来安插在孙家的眼线，就为了随时探听孙总关于生意上的一些决策。

这个阿姨好赌，欠下了四十多万的赌债。虽然她赚的是孙家和那个幕后主家的双份薪水，但仍然不够支付赌资。她和孙总相处久了，发现这家伙可能是亏心事做多了，总是疑神疑鬼，经常到寺庙烧香磕头。于是，阿姨就秘密策划要利用他这个弱点来大赚一笔。

她偷着给孙夫人下安眠药，让她睡得很沉，给孙总则下迷幻药，再利用灯光音响和道具让他见“鬼”。接着让孙总无意中听到她跟别人通电话，说有个叫苑天刚的大师如何神奇，编得自然是活灵活现。

然后她一边密切关注孙总的一举一动，一边暗中给苑天刚写匿名信，帮他取得孙总的信任。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谁知孙总到了最后关头，不知为何却迟迟不肯就范。阿姨被赌债催急了，就给他加倍下了迷幻药，想逼他就范。

谁知可怜的孙总，这几年早就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经过前几次的折腾，已经不堪重负，这次猛然又一加量，所以坚持着拨完最后一个号码就不行了，最后竟然活活被“鬼”给吓死了。

阿姨没想到自己竟然吓死了孙总，做贼心虚，为了不让刘明查到闹鬼的事，她想杀掉苑天刚灭口，于是买了香烛，在里面塞上木炭，编出七星灯保命的鬼话，想让苑天刚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事情至此好像已经水落石出，可刘明却感到里面还有疑点。孙总为什么会相信苑天刚的那套鬼话，既然相信了为什么又迟迟不肯上当？

刘明没有申请结案，而是围绕着孙总生前的行动轨迹继续调查，结果通过摄像头锁定，发现孙总在最后一段时间，曾频繁出入一处老屋。最后警方在这处老屋的院子里，竟然挖出了林老板的尸骨。

阿姨做梦也没想到，她随口编出来想蒙钱的鬼话竟歪打正着，一下子戳中了孙总的心病。

当年孙总觊觎林老板的家产和他老婆的美貌，经过周密策划，竟然丧心病狂地将林老板杀害，埋尸于此。

他自认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人在做，天在看。自打做下了亏心事后，良心使他心里越来越不安宁，整天疑神疑鬼，惶恐不安。最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二十多年的悬案，还是大白于天下。

结案以后，刘明找到苑天刚，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听得苑天刚目瞪口呆。

最后刘明问他："你知道后来孙总为什么迟迟没给你打电话吗？"

苑天刚茫然地摇了摇头，刘明告诉他，孙总最后疑神疑鬼的病已经相当严重，当时他编的那套鬼话和最后要五十万酬金，估计孙总误会他已经知道自己以前的事了，这是在敲诈自己。

钱是小事，孙总担心的是事情一旦败露，他将会一无所有身败名裂。

事后刘明他们对那间老屋进行了搜查，发现孙总已经在屋子里做了准备，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是想等苑天刚作完法事后，就把他杀了灭口。

苑天刚一听，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我的天啊！原来孙总忍着被"鬼"折磨的恐惧，迟迟不给他打电话，是因为还没做好杀他的准备啊！

选自《民间文学》2020.7

请你站到红线外

◇文／农华



酷夏，很热。远远望去那像一根铁柱，立在岗哨上。

不，那是一个挺拔神武的身姿，着装整齐，头戴钢帽，腰束武装带，手持冲锋枪，站立在岗哨上。

一个中年人手拎着行李袋，见到哨兵一脸的惊喜，当他走近岗哨时，一个严厉的声音吓了他一大跳。

"站住！"是哨兵发出的指令，他给中年人行了一个军礼，而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请你站到红线外。"

中年人看一看脚下，一只脚踩在警戒线内了，他急忙收回脚，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

哨兵面无表情，又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请你靠边站，不要影响车辆出入。"

憨厚的中年人嘴角动了动，没出声，退到路边去。

哨兵的脸和手不时冒出汗来，尽管军装被汗水浸透，他依然纹丝不动。此时见中年人手里拿块毛巾向哨兵走来，当靠近哨位时，哨兵又制止了他，中年人举起手中的毛巾，意思想给他擦个汗。哨兵又行了一个军礼，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请你站到红线外。"

中年人看一看脚下，急忙把脚收回去，再次退到路边。

汗水划过哨兵的脸庞，在他下巴处一滴接一滴地滑落，他依旧纹丝不动。此刻，只见中年人拎起行李袋向来时的方向走去，哨兵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嘴唇微微一动。

许久，中年人去而复返，只是手里多了一瓶水。他走到岗哨旁，这回特别注意脚下的红线，他举起水递给哨兵。哨兵只是回了个军礼，没接水。中年人只好收起水，知趣地退到路边。

终于，哨兵换岗时间到了，交接岗后，哨兵向中年人的方向小跑过去，站定立正，给中年人又行一个军礼，礼毕后激动地喊："爸。"

看着父亲一脸的慈笑，哨兵挠了挠脑袋，道："爸，对不起，刚才我站岗。"

"孩子，爸知道。"中年人还是憨憨地笑着，脸上洋溢着自豪。

选自《金山》

最后的照片

◇文／[日] 大山诚一郎　图／戴清胜



一

影集里收有36张黑白照片：一张是远处高耸的东京塔，一张是电车驶过品川站站台，一张是一辆造型可爱的汽车在奔驰，一张是大兴土木的繁忙工地，一张是一名中年妇女和两个青年男女在屋前的合影……这些照片都映出半个多世纪以前东京的景象。

“这是我爸爸最后拍摄的照片，”渡边真佐子说，“当时，爸爸看了这36张照片后嘟哝了一句‘好奇怪啊’，两天后就在下班的路上被人杀害了。”

我的叔叔鹿养大介是一名解谜高手。仅我所知，他就曾揭开两起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悬案真相，其他我不知道的那就更多了。

今天，来叔叔家一起喝茶的渡边真佐子听说叔叔的事后，便上门来请教。我恰巧来叔叔家玩，叔叔婶婶便让我也坐在一起聊天。

渡边真佐子看上去有70多岁了，一头银发，但面目清秀，气质高雅。

她从包里拿出影集，在叔叔婶婶和我面前打开，说道：“那是昭和三十八年（1963年），也就是东京奥运会举办前一年发生的事。那时新干线还没开通，我20岁，和父亲义久、母亲绢江、哥哥久雄一起住在东京品川区……”

二

每天一早，一家人出门各忙各的事，父亲去丸之内的富冈汽车公司上班，哥哥到茶之水的明央大学上学，真佐子则前往池袋的短期大学听课。

久雄是法学部的大四学生，看上去好像读书不太用功。真佐子知道，他喜欢和朋友一起到处玩，平时兼职做家教赚点钱，不够用的时候就偷偷向母亲借。

作为大四学生，他应该考虑找工作的事了。但是，虽然已经是6月，久雄却一点儿也没有着急的样子。父亲

说，从今年起不再有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就职协议”，过去定下的10月1日开始推荐学生的时间现在提前了。可久雄把这话当作耳旁风，还是只顾到处游玩。

父亲是汽车设计工程师，平时爱好摄影，每到星期天，就外出散步，拍照。他喜欢拍摄一些不为人注意的日常风景。因为一年后就要在东京举办第18届夏季奥运会了，所以市区到处都在施工，东京的面貌日新月异。父亲说：“要将东京改变前的样子和正在改变的过程拍摄下来。”

真佐子听见后来成为谜团一般的话是在那年的6月23日，星期天。那天上午，父亲散步后就去摄影社领取上个星期天拿去显影的胶卷和洗好的照片。

“爸爸拍了什么照片？能给我看看吗？”

听女儿这么一说，父亲便把照片全摊在桌子上给真佐子看。父亲爱用36张一筒的胶卷，所以洗出的照片有36张。

“这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前18张是6月2日拍的，后18张是在6月16日拍的。”

这些照片有的是远处耸立的东京塔，有的是驶过品川站的电车，有的是富冈汽车公司出产的新型轿车，有的是正在紧张施工的建筑工地，还有一张是母亲微笑着和一双儿女的合影。这最后一张照片是16日傍晚父亲拍完照回家时说了一句“还留有最后一张”后，让家人站在家门口拍下的。拍完后，他就把胶卷拿到附近的摄影社去冲洗了。

2日和16日，相距的时间有点长，因为这两周父亲工作繁忙，常常要把图纸带回家，一个人躲在书房里干到很晚。

“好奇怪啊！”看着摊放在桌上的照片，父亲嘟哝了一句。他似乎还说了句“大了”，说完便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怎么了？”真佐子问道。

“哦，没什么，”父亲摇摇头，“大概是我的心理作用。”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真佐子觉得有点儿奇怪，但也没想太多。没料到这就此成了一个谜团，折磨了她半个多世纪。

6月25日，星期二。

那天父亲去公司上班后没有回家。要是往常，一到晚上7点左右，玄关的门就会打开，同时传来父亲“我回来了”的招呼声。只有这一天，屋门一直没有动静。

做好晚饭的母亲和真佐子坐在摆满菜肴的餐桌边，静静地等待着。哥哥久雄说是和大学同学一起出去喝酒，还没有回家。

“你爸爸早上出门时没说过今天会晚归吧？”绢江有些不安地问女儿。

“嗯，没说。”

“奇怪！要是因为工作脱不开身，他必定会打个电话……”

一直到上上周，因为新车的设计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父亲忙得不可开交，常常深夜才回到家，有时甚至还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做。可现在事情已经结束，他应该正常下班回家了。

“我们先吃吧！”母亲说。母女俩端起了饭碗。

快到9点的时候，玄关的门终于响了一下。真佐子的心猛地一跳，爸爸回来了！可门口传来的却是哥哥“我回来了”的声音。只见久雄红着脸，一身酒气。

“哥哥，你回来啦！”真佐子朝门口走去。

“怎么了？看你一脸担心的样子。”

“爸爸还没回家，就算是加班他也应该打个电话……”

“哦？奇怪！”久雄的脸色也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

9点过后，母亲把留给父亲的饭菜收进了橱柜。

三人静静地坐着，客厅里笼罩着沉闷、阴郁的气氛。

就在快要到深夜零点的时候，客厅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母亲飞也似的扑过去。

“你好，这里是新泽家！”

拿着听筒才说了几句，母亲就哀叫一声，摇晃着身子瘫倒在地。

“妈妈！你怎么了？”真佐子慌忙跑过去搀扶。

“警察来的电话……说是在秋野神社发现了你爸爸……你爸爸的尸体……”母亲断断续续地说。

久雄一把从母亲手里抢过听筒想问个究竟，对方只说了一句“我们这就过去”便挂断了电话。

“说是父亲的遗体已被送到区立医院了，让我们马上过去。”

一家人立刻打车前往品川区立医院。

接待他们的是大井署的刑警南。南身材矮胖，40岁出头的样子。

据说父亲的遗体是在秋野神社的一个幽暗角落处被人发现的。从国电大井车站到新泽的家，秋野神社是必经之地。警察从遇害者身上所带的名片中获知遇害者名叫新泽义久，在富冈汽车公司工作后，便打电话到公司，从门卫那里询问到地址和电话号码，这才终于联系上了家属。

在医院太平间，一家人见到了已完全变了样的父亲。此前大家还抱着侥幸心理，说不定是搞错人了。可现在，那点侥幸已被无情击碎。母亲号啕大哭，哥哥只是咬着嘴唇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离开太平间来到会见室后，南刑警便开始说明发现遇害者遗体的经过。

“发现遗体的是深夜11点前后在神社内巡逻的神官。目前判断，遇害者是被钝器击倒后扼杀的，凶器是掉在地上的一块大石头。因尚未进行司法解剖，还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但基本可以肯定，死亡时间约在晚上6点半至7点半之间。”

“有没有掌握线索，凶手是什么人？”哥哥问。

“目前还没有。因为死者身上的钱包并没有被拿走，可以肯定不是抢劫。你父亲不太可能晚上一个人走进神社，所以，歹徒很可能是设了圈套将他骗进神社。目前分析，你父亲是跟着歹徒走的，可以推断，那是个他熟悉的人。”说到这里南刑警反问道，“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对你父亲抱有怨仇的人？”

“没有。我爸爸是个做事认真、性格温和的人，绝不会去得罪什么人。”

“招人误解的事也不鲜见。”

“不，我爸爸没有什么结怨的人。”

南刑警又问了真佐子和她母亲同样的问题，得到的也是否定的回答。

第二天灵前守夜，父亲在富冈汽车公司的上司、部下和同事都来了，其中有个名叫大城洋一郎的人，和父亲差不多年纪，50岁上下。那人脸色红润，仪表堂堂，看着很给人信赖感。从他递来的名片上获知，原来是公司的营业部长。

“新泽君真让人痛心。”大城说。真佐子的母亲和兄妹俩只是默默地垂着头。“新泽君和我同一年进入公司，我对他遭遇不测深感痛心。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出力的，请尽管说吧。”

“谢谢！”母亲用手帕擦了擦眼角说。

三

失去了父亲的新泽家显得冷清、寂寥。父亲的书房还保持着原状，大大的木质书桌，摆放着许多汽车类和摄影类图书的书架，搁在一角的尼康相机……父亲伏案工作的身影历历在目。

一天吃早饭的时候，真佐子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对了，我想起来了，爸爸遇害的两天前，那是个星期天，他看着刚从摄影社冲洗好拿回家的照片嘀咕道‘好奇怪啊’，还说了一声‘大了’，我问‘怎么了’，他回答说‘哦，没什么，大概是我的心理作用’。爸爸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爸爸说过这样的话？”哥哥久雄的脸上露出

吃惊的神色。

“嗯，他到最后也没说出来，究竟是什么让他觉得奇怪了。两天后爸爸便遭人杀害，所以我在想，爸爸说的话同他遇害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哥哥听了不以为然，说：“这是你想多了！”

只是，真佐子总没法分割两者之间的联系。哥哥，还有母亲，都说她“想多了”，但她并不这样认为。她找出父亲遇害前两天从摄影社取回的36张照片，重新摊放在桌子上，仔细观看。

父亲说“大了”，是什么东西大了？是不是照片中摄入的某个景物相比其他显得特别大？仔细观察下来，没有，拍得都很协调。

大概是心疼她天天对着照片苦苦思索的样子，一天，哥哥对真佐子说：“我和你一起找吧。”到底哪张照片拍摄的景物是异乎寻常的大？到最后，哥哥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我们还是先别纠缠住爸爸的‘大了’这句话吧，钻了这个牛角尖，或许就把什么都束缚住了。也有可能是你听错了呢？”

“我觉得自己没有听错……”

话虽这么说，可现实是，到底什么“大了”呢？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还是照哥哥说的，先别纠缠在这句话上吧。

那么，除了照片的尺寸问题，就是看其他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了。可这又谈何容易，一个词“奇怪”，内里却充满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有一天，哥哥突然说：“对了，爸爸会不会把本不该在现场的人拍进了照片？”

“本不该在现场的人？”

“对！原以为那人应在别的什么地方，却被拍进了照片里。爸爸看了觉得奇怪，就直接去找那人问了。可那人并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在那个地方，于是心生歹念想灭口……”

“并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在那个地方……比如？”

“比如说，那人想伪造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

“伪造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

“那人已预先制造了自己身在别处的假象，然后为了某个目的来到现场作案，没想到被父亲随意拍进了照片。这张照片落到警察手里，或者父亲告诉警察的话，他精心制造的不在现场的证明就化为乌有，因此他得封住爸爸的口。”

这个推理太超乎想象了，真佐子想，是不是哥哥惊悚电影看多了？

“那个人是谁？”

“现在还不知道，但此人肯定是爸爸认识的熟人。”

“那我们来找找看吧。”

真佐子和哥哥一起把36张照片摆放在桌子上，一张一张地仔细察看。两人分工找怕会遗漏，所以每个人都把照片看了一遍。

“呃，你看！那人是不是灵前守夜时来的父亲的同事？”真佐子指着那张电车驶过品川车站的照片问哥哥，这是6月2日拍的照片，“车站前人来人往，那人也在里面。”

“哦？哪个？”哥哥慌忙伸过头来。

“看，就是这个人！”

“对，那人叫大城。”

真佐子听了恍然大悟：“是的，大城……那天爸爸看着照片说的‘大了’，很有可能说的是‘大城’！”

哥哥脸上浮现出兴奋的神色：“一定是的！真佐子，你真行！”

这时，真佐子开始相信，也许真的是自己听错了，那句“大了”的话正以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样式在脑中复苏。

真佐子和哥哥联系了大城，并提出想当面询问一下有关父亲的事。大城说，那就等他下班后找个地方碰面吧。碰面的地方定在了有乐町崇光百货边上的咖啡馆。

下午6点过后，兄妹俩等了不多一会儿，大城就到了。看到大城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真佐子不禁想起父亲生前谨小慎微的模样，感慨万千。

力不去想它，可总也忘记不了。后来我听说，鹿养先生擅长解谜，便抱着希望前来请教。”

叔叔听了，原先冷峻的脸色露出了一丝抱歉的笑容：“你若问我照片上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很遗憾，我真说不上来。”

“是吗……那我也只好死心了，以后再不去想照片的事了。”

“不能帮到你，真是抱歉！”

“啊，不，是我打扰了。你能听我把这事说完，已让我感激不尽。”渡边真佐子微笑着站起身，“我该告辞了。”

“你是真的说不上来，还是故意不说？”送走了渡边真佐子后，婶婶边收拾桌上的茶具边问。

“你为什么这么想？”

“做了这么多年夫妻，你这点心思我会不知道？”

叔叔苦笑了一下。

“叔叔，你一定已经发现了真相，是吧？”

听我这么一问，叔叔轻轻地点点头。

“事实究竟如何我们谁都不知道，那只是我个人的推测。”

“那就说啊。”

“我觉得，义久先生嘴里嘟哝的‘大了’，说的是照片拍出的景物有点儿大。”

“可是，真佐子仔细研究了这些照片，她得出的结论是，照片上拍出的景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大。”

“那是因为她只是在这些照片中进行比较。其实呢，是义久先生将照片拍出的景物与留在自己脑中的印象比较后，发觉拍出的景物都偏大，才说了这话。”

“那为什么拍出的景物会比义久先生记忆中的样子大呢？”

“我想，这应该是拍了‘照片的照片’才会这样吧！”

“照片的照片？”

这奇怪的词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婶婶也是一脸不解的神情。

“用相机对着照片拍照的话，拍出的照片与原物不会有什么大的差别，这就是‘照片的照片’。”

“拍摄‘照片的照片’，为什么拍出的景物会变大？”

“说是变大，也只是很细微的差别。在拍摄‘照片的照片’的时候，要注意不能将原物照片的边框拍进去，不然的话就会被人看出这张照片并非原创。所以拍摄时，取景的范围要比原来的照片偏小一点点；而照片的尺寸呢，又得和原照一样大。这样一来，‘照片的照片’的被摄体就比原创照片中的大了一点儿。”

“噢，原来是这样……”

“当然，义久先生没有见过什么原创的照片，他只是发现，自己拍的照片里的景物比留在记忆中的景物大了一点点，于是说‘大了’。”

“这样说，也是有道理……但是，是谁做了这件事？显然不会是义久先生本人。还有，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让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个拍摄‘照片的照片’的人都做了些什么，这里姑且称他为X。义久先生出门拍完风景照后，相机里的胶卷还没有拍摄完，他把相机放在了书房里。X偷偷潜入书房，将胶卷从相机里取出来，拿到摄影社去冲洗。几天后，他取来了冲洗好的照片，又用加了新胶卷的相机对着这些照片拍了一遍。”

“X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新胶卷拍出的照片的被摄体是比原来的照片要大一点，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呀。”

“光是就胶卷上的照片而言，确实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但是，X这样做，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相机里的胶卷弄到手。而实际上，义久先生还是发觉了照片上景物的变化。”

“问题是，X为什么要偷取相机里的胶卷？”

“他要将这一筒胶卷冲洗出来。”

“也就是说，X想知道这筒胶卷里拍了些什么，对吧？”

“是的。对胶卷里拍摄的内容，我们可以假设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X想看到义久先生这架相机里已拍摄的胶卷都拍了些什么。同我们现在的数码相机不同，用胶卷的照相机拍了些什么，在冲洗之前只有拍摄者一个人知道。X很想看见义久先生拍的照片，但他又不想让义久先生知道，于是他玩了翻拍的把戏，将原来的胶卷搞到手。”

“那第二种可能呢？”

“第二种可能就是，X偷偷拿走相机，用尚未拍摄完的胶卷拍了些什么，他想要这些照片。也就是说，第一种可能，目的是要得到已拍摄的胶卷；第二种可能是想用未拍完的胶卷拍摄他要的东西，然后将胶卷冲洗出来。但无论怎样都会被义久先生发觉，于是X玩了一把拍摄‘照片的照片’，也就是翻拍的把戏。”

“确实，这也是有可能的。”婶婶点点头。

“那你认为是哪种可能呢？”

“要做出这个判断，就得先分析X究竟是什么人。X是一个能潜入义久先生的书房，并从相机里取出胶卷的人，所以他一定是义久先生的家人。也就是说，不是真佐子的母亲绢江，就是她的哥哥久雄。”

“那你刚才还对真佐子说‘我真说不上来’，让人家很失望……”

这倒可以理解，总不能让叔叔当着面说，凶手不是你母亲就是你哥哥吧？

“而义久先生在神社遇害的时候，真佐子和她母亲都在家里，她俩不可能是凶手。这样一来，X就只能是哥哥久雄。义久先生遇袭时，久雄不在家。家人以为他在外面和朋友一起喝酒，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作案后喝酒，有意制造假象。”

从刚才真佐子的讲述中我可以想象的是，她哥哥虽然有点儿游手好闲，但对家人还是蛮体贴的，没想到会是个弑父的凶手。

“假设X就是久雄的话，如果是第一种可能，那么就是久雄想知道父亲用相机拍了些什么。但是从这些冲洗出来的照片看，拍摄的内容都与久雄没有关系，所以，他并不是想知道胶卷里拍了些什么。这样一来的话，第二种可能就是正确的了。久雄为了用未拍完的胶卷拍些什么，把这照片弄到手，就玩了翻拍的把戏。”

“那他拍了什么呢？”

“要确定这一点，就得先分析一下他是什么时候拍的。6月16日星期天，义久先生把没拍完的胶卷都拍了，然后取出胶卷拿到摄影社去冲洗。所以X翻拍照片只能在这之前，也就是前一天的15日星期六之前。另外，X翻拍完后，还得偷偷拿到摄影社去冲洗，摄影社冲洗底片需要花费三到五天时间，这样算来，X最迟得在12日，也就是星期三之前去冲洗照片。而拍摄则应该是此前不久。

“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虑。那就是久雄为什么要用义久先生相机里未拍完的胶卷拍摄照片？因为用的是父亲的相机，为了不被发觉，他不得不用翻拍照片这个麻烦的办法。他完全可以事先准备好另一架相机进行拍摄，可他却没有这么做。

“可见，久雄发现并用相机多余的胶卷拍摄下‘被摄物’，这个过程极其短暂，并且是他未曾预料到的，所以他无法事先准备好别的相机，只能用手边的义久先生的相机完成。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想一下真佐子刚才说的‘一直到上上周，因为新车的设计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父亲忙得不可开交，常常深夜才回到家，有时甚至还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做’这段话。所谓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做，说得具体点，就是设计图纸什么的。由此联想到‘被摄物’，就首尾连贯起来了。

“久雄趁义久先生去浴室洗澡的间隙悄悄走进书房，发现了父亲从公司带回家的设计图纸。他脑中旋即生出念头，卖了这图纸不是可以赚点零花钱吗？但是父

亲就快洗完澡了，而且他明天多半是要把图纸带回公司去的。于是久雄马上用父亲放在书房里的相机拍下了设计图。不像现在，用智能手机就能拍摄，那时没这个条件。

“义久先生是6月2日拍的照片，但胶卷没有全部用完，还留有一些。久雄就用这多余的空白胶卷拍摄了机密图纸，然后将胶卷倒进暗盒取了出来。

“但这样一来会被义久先生发觉，怎么办呢？能想出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相机里装一卷新的胶卷，然后拍一套和父亲一样的照片。这样也许父亲就不会发觉自己的相机被人用过了。

“但是，这又谈何容易。首先，要找到同样的取景点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次，就算找到了，还有一个拍摄的角度问题，难以做到完全一致。而且让人家看见你比对着手里的照片拍同样的景物会觉得奇怪。他想来想去还是翻拍照片这个办法最简单。

“于是，久雄拍完后从相机里取出胶卷偷偷地拿到摄影社冲洗。在取照片前的几天里他想必是担惊受怕的，怕父亲万一使用相机发觉他的伎俩。照片一拿到手，久雄立即用新胶卷将父亲拍的照片重新拍了一遍，而后面冲洗出的一些照片——父亲的新车型设计图纸则被他偷偷换了零花钱。

“毫不知情的义久先生继续用儿子新装进去的胶卷拍照，胶卷拍完后马上拿到摄影社去冲洗。看见冲洗出来的照片中有的景物比印象中的大了一点，他便嘟哝道‘好奇怪啊’，听见女儿问他‘怎么了’，他只是敷衍道‘哦，没什么，大概是我的心理作用’。这个时候义久先生大概已经有所察觉了，会不会是儿子翻拍了照片？他觉得，相比妻子绢江和女儿真佐子，儿子久雄最有可能玩这种小把戏。

“出事的那天，义久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与儿子不期而遇。他想这机会正好，可以问一下儿子照片的事。在家里，妻子、女儿在旁，不方便说这样的话。不知是谁提出，站在路上说话太引人注目，进神社里说吧。可能是平时就对儿子游手好闲忧心忡忡，义久先生追问的口气很严厉。久雄被逼急了，从地上捡起石块朝父亲的头上砸去，还用力掐住他的脖子……”

我脑中想象着那种景象，不由得全身颤抖起来。真佐子最后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这真是一件幸事。

“真佐子认为，父亲拿到自己拍的照片看了后说‘好奇怪’与他两天后被害是有关系的。久雄对此虽然心里明白，口中却还是说‘我和你一起找吧’，他这样忽悠，是怕妹妹穷追不舍查下去，万一发现真相就坏事了。所以，他装着与妹妹想到一块的样子，提出了‘把本不该在现场的人拍进了照片’这个判断，意图掩盖真相。所谓照片上发现的父亲同事大城先生，只是个长相相像的陌生人，而久雄却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障眼法，转移妹妹的注意力。

“听真佐子说，久雄进了回响汽车制造公司令其母亲感到宽慰，很大的可能是，久雄是用他拍摄的机密图纸换取了工作。还有，回响汽车制造公司的某个人物在拿到图纸后可能对久雄的弑父恶行有所察觉，但却没有报警，原因很可能是久雄会威胁说，一旦报警，公司不法获取机密图纸的事也会败露。到后来，久雄同这个人已成了休戚与共的关系；而他后来顺利晋升，也可能是因为此人的引荐……”

游手好闲的久雄一开始可能只是为换点零花钱偷拍父亲的图纸，然后卖给回响汽车制造公司的某个人，没想到被父亲发现，最后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他早已回不到从前的自己，往后的人生就只能靠“演技”打发了。

“真是苦不堪言啊！”叔叔叹了口气说。

选自《译林》



在劫难逃

◇文／贾萌　图／段明

尼尔是个凶残的杀手。几年前当他被捕入狱时，相邻的新州刚取消了死刑，这对他来说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在服刑期间，他终于找机会逃了出来。

尼尔在监狱附近的小镇上躲藏了好几天，现在他已经溜到了小镇的边缘地带，这里立着镇上最后几排农舍，后面就是通往边境荒原的必经之路，只要穿过那片一望无际的荒原，他就彻底自由了。

眼前一栋孤零零的小阁楼吸引了尼尔的注意，狭小的院门口停着一辆吉普车。尼尔眼前一亮，这正是他此刻最需要的东西。

这时，一个瘦小的老太婆打着灯走出院子。她大概以为是家人回来了，嘟囔着直冲车走来。尼尔无路可退，只能慢慢朝老太婆走上去，想等她一叫嚷就下手把她掐死。

但老太婆费劲地看了他一会儿，脸上只露出一片茫然的神情，她问道：“唔，你来找谁？”

尼尔从帽檐下盯紧老太婆，沉下声说：“我从市区过来，是个探险爱好者。”此时灯光就映在尼尔狠毒的脸上，可老太婆似乎老眼昏花，她“噢”了一声，说老头子出门了，亲热地让他进屋来暖暖身子。

尼尔有点儿犹豫，但他想先填饱肚子再去荒原也不迟，也许还能顺便把车钥匙骗到手，于是跟着老太婆进了屋。

屋里非常暖和，老太婆端出了奶酪面包和一大壶喷香的热茶来招待他。尽管尼尔早就饥肠辘辘，但他还是把食物搁在嘴边，谨慎地等着老太婆先吃。

老太婆把一片面包放进瘪嘴里，一边就着热茶吞咽，一边喷着口水向尼尔唠叨起那些陈年旧事。看来食物很安全，尼尔放下戒备，把热茶大口大口地灌进了喉咙。

这时壁橱上的收音机里又开始插播对逃犯的通缉令，并提醒说逃犯额上有一道明显的疤痕。尼尔不由得浑身一颤——吃饱喝足后，他觉得热了，不知不觉间把帽檐推到了额头上，疤痕几乎全部露了出来！

尼尔屏住呼吸，试探地说：“据说有个逃犯流窜到了这里，是个高大的男人，身材跟我差不多。”他想着，只要老太婆露出一点儿惊恐之色，他就立即送她上西天。

但老太婆只是看着他眨巴了两下眼睛，摇摇头说：“收音机里播过，那个人年纪不大，但你看起来可有点儿苍老呢……”然后她耷拉下眼皮，继续絮叨起来。

尼尔不禁有点儿得意，幸亏他足够谨慎，早就用泥灰在脸上抹了些皱纹。这时，老太婆想起什么似的问道：“刚才你好像在看门口那辆车？”

尼尔连忙接上话茬，谎称自己要连夜去荒原跟几个遇险的探险队员会合，想向老太婆借那辆车一用。这个理由有点儿可疑，但老太婆和善地点了点头，转身去壁橱抽屉中翻找车钥匙。

尼尔瞥见，抽屉里放着一瓶安眠药和一支防卫小手枪，乌黑的枪管在杂物下若隐若现。老太婆却没有拿起其中任何一样的念头，她一边专心翻找，一边嘟囔道：“对了，你有没有夜晚穿越荒原的经验？那荒原里还有积雪呢！”

尼尔倒吸了一口冷气，这确实是他未曾预料到的。“找到了！”老太婆高兴地说，把车钥匙交给了尼尔。

两人来到院门口，老太婆恋恋不舍地看着自己的车，一张老脸心疼地扭成一团，但最终她还是拍了拍饱满的车胎，下定决心似的说：“我的老头子刚给它检修过，一定能让你顺利穿越荒原！”

尼尔按捺着激动将吉普车里外检查了一遍，这辆车虽然不新，但胎气饱满，动力强劲，油箱也加满了。确认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后，他跳上车，一脚踩下了油门。

尼尔本打算杀了老太婆灭口，但此时显然没必要再自找麻烦。就算这糟老婆子忽然醒悟过来去报警，等那帮警察赶来时，他也早就消失在了茫茫荒原上。

“真是个老蠢货！”尼尔探出头，朝车后狠狠啐了口唾沫。老太婆依然在咧嘴笑着，一直看着尼尔绝尘而去。

第二天黄昏，新闻里播报了逃犯尼尔已于夜间死亡的最新消息，他死时就躺在那辆吉普车里。当晚，警察们走进老太婆的阁楼进行调查。

老太婆一脸惊讶，对警察诉说道：“我想他一定是个遇到困难的正直年轻人，就请他进来暖和暖和，还把我的车借给了他。谁知道他居然是个逃犯！”

“也就是说您丝毫没发觉他就是尼尔，因此才没报警？可是据我所知，他的化装术并不高明！”

她皱了皱眉头，坚定地回答：“没有。我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否则我就不会用珍藏的高级草籽茶来招待他，还热情地把他送出家门。我可没必要对一个魔鬼这么好心，您说呢？”

警官不由得点了点头，这位老太婆虽然性格有点儿孤僻，但是为人慷慨正派，在小镇上一直颇受尊重。

过了一会儿，警员把调查结果递到了警官手中：吉普车性能良好，安眠药和手枪都没有使用过，食物安全，地面遗留的车辙和脚印也与她的描述完全相符。

老太婆问：“警官，你们以为我杀了他？”

警官如实相告：“不……事实上他在荒原积雪里陷车了，密闭制热，又睡了过去，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老太婆轻声地惊呼了一声：“都怪我老糊涂了！忘记提醒他一句，过雪地前要把车胎放放气，这里人人都知道，气太足了肯定会陷车……”

详尽的调查结束后，警官说：“女士，从所有证据来看，我想他的确是意外死亡。”

等警察们都走了，老太婆关上院门，转身进了屋。她打开壁橱抽屉，从夹层中抽出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一纸索命悬赏，是由某个受害人家属发出的，黑道信差将它寄给了一个久负盛名的神秘杀手。谁能想得到，神秘杀手的真实身份竟是这样一个老太婆？而按照惯例，制造意外死亡酬金翻倍，这是给予最精明杀手的额外奖赏。

选自《故事会》

疑是故人来

◇文／刘志杰　图／彭建辉



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侯金想出了个促销的好点子。他在市电视台打出广告：近日，本公司因总经理母亲病逝，决定将房价每平方米狂降500元，以示哀悼。其实侯总的母亲十年前就已过世。

果然，广告播出后，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效果。

这天，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走进售楼处大厅，进门就激动地大声问售楼小姐：“姑娘，你们总经理在不在？”侯金听后急忙赶过来，问老人找他有什么事。老人急切地问：“你爸爸现在身体好吗？”

看老人那关切的神情，侯金马上想到：早年父亲在本地创业时，曾有个情人，为此母亲还闹过离婚。难道眼前的老太太就是父亲的旧日相好？他越看越像，肯定是老人看到自己母亲过世的广告，萌生旧情找上门来了。于是他对老人说了实情：“我爸最近血压有点儿高，在家养着呢。”老太太听了连连叹息着走了。

不几天，老人再次登门，问的依然是上次的问题，当侯金告诉她老爷子正住院时，老人竟声音颤抖地问：“要紧吗？”

侯金说：“不好说，正在治疗呢。”老人听后，呆坐半天没有说话。望着老太太的痛苦神情，侯金非常感动，老人对父亲的感情看来真是不浅！

当晚，他就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家人一致同意让老太太进门做后妈。父亲治好病后，侯金就把他接到售楼处的办公室里，自己则天天迎在门口，盼着这对有情人早日团聚。5天后，老太太终于来了。一见面，侯金就高兴地迎上前去，“老人家，我父亲身体好了。”老太太不敢相信地瞪大眼睛，“真的吗？”

侯金点点头，“他在这儿等您5天了，我这就带您去见他。”

老太太听后脸却又红又臊，连忙挣脱侯金搀过来的手说：“不用了！”说完就忙不迭地向外走。侯金哑然失笑，想不到上了年纪的人还会害羞，于是也跟了出来。

他刚到门前，就听老太太在打电话：“先让孩子们别忙着筹钱了，总经理他爹又好起来了。我看买房子的事还得再等等。他爹去世，优惠更大。”

选自《微型小说月报》

炒鱿鱼

◇文／李永斌　图／彭建辉



王川为自己的小川传媒新招了两名员工，一个是32岁小伙，名叫雷行，办事风格和名字一样，雷厉风行，精明能干，很得王川喜欢。

另一位是老爸介绍的一个远房表弟，设计专业，23岁，斯文儒雅。名字和性格高度统一，叫梅新。用王川的话说就是不但没心，还没肝没肺没眼没眉，油瓶倒了他都得拿出一分钟来寻思寻思：是先扶瓶嘴还是先扶瓶底？客户来谈业务，他去沏茶，心慌脚麻，好像有人在脚下给他使了个绊儿一样，一个趔趄连人带茶毫不保留地全送到了客户的怀里。

但毕竟是老爹推荐的，开除他必须和老人家商量。王小川终于忍无可忍，向老爹摊了牌。老爹说：“这是咱亲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老实人有老实人的好处。除非他自己辞职走人，你不许开除他，不顾别的，顾顾你爹我这张老脸。”

王川无奈，只好作罢。

这一日正愁闷，雷行敲门进来送策划方案。看王川眉头紧锁，满脸愁云，知道自己表现的机会来了，于是问道：“王总，您这是怎么了？”

王川把老爹的意思和自己想开除梅新的想法给雷行说了一遍。雷行眼珠一转，笑道：“就这事啊？好办！我能帮您，既能不让您爸为难，还能让梅新乖乖辞职。”

王川眼睛一亮，说：“如果真能帮到我，到时好好谢你！”

“您别客气！其实很简单，明天早上我送他两斤大虾，用黑塑料袋装好，他必然放在桌上，您就问他是什么，他肯定说虾，您别听他解释，劈头盖脸一顿骂，骂他个狗血喷头，就说敢骂我瞎！简直目无领导，让他无地自容，以后见一次骂一次，他必然忍无可忍，提出辞职。”

王川大笑：“好！是个主意，那也不能亏了你，两斤大虾我买，晚上给你送过去。”

第二天，王川和雷行依计行事，梅新死活不收雷行的大虾，说无功不受禄。雷行说别人送的，自己体质过敏，吃不了海鲜，梅新勉强收下了。一会儿王川走了过来，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这是啥？”

梅新说：“我给您猜个谜语：一群羊在吃草，突然来了一只狼，这狼居然没吃羊，擦肩而过，打一种海鲜。”

王川说：“（虾）瞎呗！这是小儿科的玩意，还来考……”

梅新说：“对了，这里面就是您猜的虾。”

办公室一阵哄堂大笑，王川恨得牙根直痒，目的没达到，搭进去两斤虾。

回到办公室，雷行说：“干脆让他给客户去送礼，故意给他一个假地址，让他办不成这趟差。”

王川说：“给他定一个办事不力之罪。”

次日便给了梅新一个真名字假地址的纸条，梅新一早便出发了。下午还没见回来，王川雷行一阵窃喜。下午六点多，梅新空着手回来了。王川问：“送去了？”

“送去了！”

“哎哟！你送哪儿了？送谁了？刚才才发现地址不对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我知道，按地址过去人家说没这个人，但我提前打听到这个客户喜欢下午三点以后去健身房健身，我就去那个健身房等着他，果然等到了，他还夸我认真执着有耐心呢！”

到了晚上王川对雷行说：“这小子有神仙护体，佛光罩身，你我不是对手，让他干吧！”

两个月后，一家跨国公司征集广告设计图，小川传媒也在竞标行列。王川非常看中这次招标，让梅新和雷行都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好好设计，争取拿下这个订单。时间一天天逼近，招标会马上开始，雷行和梅新带着各自的作品竞标。大会开始后，轮到小川传媒竞标，雷行抢在梅新之前拿出方案，获得一致好评，大家等梅新拿图，梅新却满脸通红，支支吾吾不肯拿，也不说没有，把王川气得不行，差点儿要命。雷行说：“梅新可能看我的设计图太耀眼，他怕拿出他的黯然失色吧！”结果雷行的设计中标，拿下订单。

回到家，王川向老婆数落梅新让自己丢尽了脸，幸亏雷行帮自己又挣回了面子。他拿出雷行的设计图给老婆看，说：“你看看，多漂亮，人家客户说正合他们心意，说什么里面有爱的味道！”

老婆瞄了一眼，突然惊愕起来：“这不是梅新的设计图吗？”

“什么？”

“是他的，你下达竞标任务的第三天他就把图纸拿给我看了，说你对他有点儿不耐烦，不敢打扰你。我说太棒了，你还给谁看了，他说设计好后，只拿给了雷行帮忙提意见，雷行看了一晚上第二天才给他。”

“原来是这样。”

老婆意味深长地说：“梅新不适合当演员，但适合搞设计！而雷行应该是个拿影帝的料。”

王川点上一根烟，任由满屋烟雾缭绕，久久不语。

第二天，梅新和雷行的办公桌上各放了一张纸条，梅新那张写的是：请继续没心没肺下去，设计部归你了，工资翻倍。——表哥

雷行那张这样写道：你的聪明让我害怕，我爱吃萝卜不爱吃藕，我有心眼密集恐惧症，请你自觉辞职，不送！——王川

选自《劳动时报》

《民间故事选刊》订阅须知

1. 欲订阅《民间故事选刊》，请您记准邮发代号：18—28，可到当地邮局、邮政所或邮政代办处办理订阅手续，可破季订阅。

2. 拨打邮局报刊征订热线11185，转人工服务，会有专属邮政人员和您联络。

3. 在邮局订阅不便的读者可通过邮购订阅刊物，杂志社竭诚为读者提供邮寄业务。汇款时，请您务必写清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注明所购期次，收款单位不要简化或误写。

4.《民间故事选刊》杂志社有限公司社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邮政编码：050000；联系电话：0311-87065018。

女婿上门

◇文／语末　图／彭建辉



晚上正吃饭，我妈打电话问我，英语“欢迎到我家做客”怎么说。我一惊，差点儿把舌头咬了。我妈也太上进了，古稀之年还要学英语。

好吧，爱学是好事儿，活到老学到老，脑子越用越灵光。为了教给我妈纯正的英语，我让我家那位每天听外教上课的闺女给她姥姥传授一下。闺女特骄傲，觉得终于有显摆的机会了，便对着手机把姥姥问的英语和美语的发音统统教了一遍。我妈很茫然，“wai ou”了半天也没说成，最后直接让我家闺女用汉语拼音写下来给她发过去。唉，她老人家那舌头，这些年是说方言过来的，普通话都没说好，现在愣是非要为难自己说外语。担心她太劳心伤神，我劝她别费心了，即使要出国旅行，也会有导游带的。

我妈“哦”一声，说哪是要出国旅行，是楼上张家闺女下个月要带回个英国的“毛脚女婿”。张阿姨为了让女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竟然动员全楼学英语，说到时候要带着女婿到各家进行访问。

也是啊，张阿姨家和我差不多大的闺女在国外待了这些年，一直单着，急得张阿姨天天求爷爷告奶奶让闺女早点儿找个乘龙快婿。这次终于找到了，虽说是个老外吧，但也是找到了呀，所以这样的重视程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妈也真是给力，每天晚上让我家闺女给发两句翻译成汉语拼音的英语，然后传授给邻居们，张阿姨两口子学得最认真。

周末，我回娘家，还没拐进单元门口，就觉得晃眼。定睛一看，哦——我都怀疑自己走错门了，赶紧退回来又看看楼号和单元号，确定没走错后，才又进去了。多年各类狗皮膏药一样的广告布满的墙刷白了，连踢脚线都刷了；楼梯的栏杆和扶手也刷了，大红的，跟单位的消防楼似的；楼梯地面也刷了，还都粘上黄黑条的警示贴了，侧面也都没放过，一色新刷的……嗯，我走一步转三圈，想20年前新房分下来的时候，也没这么亮堂。

我妈开门把我迎进去，关门时还用重口音的方言笑着说了句“waioukamu”，并指指外面对我说张阿姨带领大家刷的。我点点头，说趁着迎接外宾女婿的东风，让咱这20年的老楼换个新颜，也算是“蓬荜生辉”了。

我妈说他们也就是配合一下，最惨的是张叔，每天被张阿姨揪着练习做西餐。

哎呀，那牛排，也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张叔煎不成就扔高压锅里给炖了。说着，我妈去厨房端个盘子给我看：“这不，俩人吃不了，还给我送了几块半生不熟的下来。我牙口不好，也咬不动，打算等再送几块，凑一锅剁了馅儿吃饺子。”我撇撇嘴，心说，张叔鸡蛋都没煎过，还玩上煎牛排了。

人家总给咱牛排，中午我妈包了饺子就让我给张阿姨送上去一盘，礼尚往来嘛。我上去了。哦，不去不知道，防盗门都换成西式的了。敲门进去，张叔拿着铲子围着围裙迎过来。见了面也不说别的，接过饺子就扯着我去看他煎的牛排怎么样，要知道张叔原来可是从不进厨房的呀，这会儿为了闺女也是拼了。我尝一口，说还是硬了些。张叔一听，铲子一扔，围裙一解，指着橱柜上一本《西餐制作指南》对我抱怨：“你张姨让我把所有的西餐都学一遍，哼，烦死了！来了爱吃嘛吃嘛，我就会喝粥吃咸菜。”

正说着，张阿姨回来了，进门看见我，忽然眼睛一亮：“wai-ou-ka-mu……”Oh my god，我都憋不住了。张阿姨脸一板：“别笑，这是你妈教我的，你坐下来再教教我，争取让我口音没了方言味。”

好吧，I服了you，为了这盼望多年远道而来的女婿，我也赶紧贡献一份爱心吧，也算是对外国友人的友好。

选自《北京青年报》

都是大嗓门

◇文／焦松林



吴老头最近去了儿子家，打算住上一阵子。这天傍晚，吴老头忽然听到窗外传来阵阵吼叫声：“打啊，打死啊，快打死啊！”

吴老头的好奇心一下子被吊了起来，看来外面有人打架！正要打开窗户看呢，刚下班的儿子在一旁说：“别看了，咱家楼下就是驾校训练场，教练正在骂学员呢。”

果然，外面又叫了起来：“我让你把方向盘打死，你转了多少圈，心里没数吗？”

原来如此，吴老头放下心来。过了一会儿，正要开饭，外面又传来一个女子的吼声：“说，是什么关系？你说啊，到底是什么关系？”女子的声音很愤怒，还隐隐带着哭腔。

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有外遇了？在外面勾三搭四被他老婆发现了？吴老头又好奇起来。儿子看到老爹的模样，不由得笑了，说：“爸，你别听了，这是楼上在辅导孩子做作业呢。”

辅导作业？果然，这时又传来女子的喊声：“是全等关系，全等！懂了吗？”

吴老头松了口气。

吃过晚饭，吴老头和儿子儿媳在客厅里看电视。突然，大家听到外面有人喊：“跳啊，你跳啊，你倒是跳啊！”

难道有人要跳楼？吴老头吓了一跳，站起身就想走到阳台上去看看，却见儿子和儿媳都坐在沙发上岿然不动。吴老头问：“有人要跳楼啊，你们就不好奇？”

儿媳不好意思地说：“爸，没事的，这是您的亲家母，我妈的声音！她也住这个小区。她这么一吼，准是在教小区里的中老年妇女跳广场舞呢。”

选自《幽默故事》

我是车

◇文／荻秋　图／戴清胜



变成了车子

徐浩哲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变成了一辆车子。

这是他挣扎过N回后的感觉，虽然很魔幻，但却是真真切切的事。他的目力所及，是车前的情形，再环顾自身，方向盘、座椅、各种仪器一目了然，想动却说什么也动不了。举手抬足？连手脚都找不到，往左右看，只看到了四个轮子。

或许，只能等司机来启动才能动了。

徐浩哲认真回想事情的前因后果，却什么也没想起来。依稀记得自己开着车在江南大道上高速行驶，然后……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等徐浩哲的震惊过后，他环顾这辆车的内部设计，又发现不是自己的车。那是谁的呢？正想着，一个庞大的身躯挪了过来，一屁股坐在徐浩哲身上。没错，他的感觉就像那人坐在了自己的大腿上一样。

徐浩哲痛得龇牙咧嘴，再认真看那人，吓了一跳：居然是老总！

徐浩哲在一家大公司担任法律顾问，老总名叫郭腾，是个工作狂，徐浩哲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变成了他的车！

郭腾正要启动汽车，有人突然敲他的车窗，郭腾一见，脸色顿时沉了下来：“你来干什么？”徐浩哲也好奇地瞄了瞄，来人叫姜东东，是郭腾的表弟。这人在公司里担任部门经理，平时不务正业，但因为他与郭腾的关系，所以也没人敢动他。果不其然，姜东东这回是要借车。

郭腾听他说要借这辆宝马，马上摇头说：“不行，你要借，最多把那辆奥迪给你。”谁知道姜东东大摇其头：“你那辆奥迪又破又旧，我这回是出去泡小妞呢，那破车怎么衬得起我的身份？你要不依，我回头告诉姨妈去。”

姜东东口中的姨妈就是郭腾的母亲，当年姜东东一家对郭家有不少恩惠，而郭腾对母亲又是最孝顺，实在不愿意为了这事劳烦母亲，于是叹了口气，下了车。他把钥匙扔给姜东东，不忘交代一句：“别弄花了我的车。”

姜东东口中答应着，却把车开得飞快，

徐浩哲感觉自己腾云驾雾似的，高速穿插于繁忙的街道上。但奇怪的是，姜东东并没有像他说的去泡小妞，而是把车开到了一家卖监控摄像头的店里。

一个师傅模样的人跑到车上来，在车上鼓捣了半天，又是拆，又是装的。徐浩哲想了好久才明白，原来，这姜东东竟然是在车上装摄像头。他这是要监视郭腾？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徐浩哲不禁大为好奇。

出卖公司的人

过了几天，徐浩哲慢慢适应了变成车的日子。这天，郭腾把车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随后上来了一个戴着口罩，帽檐压得低低的人。

那人上来后，郭腾就问："十二河的工程进展如何了？"那人低声说："还是老样子，就是找些人打打桩，装作要开工的样子。"

郭腾问："那有没有人怀疑？"那人说："没有。跟进此事的都是我们的人，其他部门的人也插不了手，这事我们一直做得非常稳妥。"

两人接下来开始谈一家新公司。徐浩哲被他们的话给震惊了，因为他知道十二河工程是公司今年投资的重点项目，但现在听郭腾的意思，应该是个假项目，目的是为了把资金转移出去。那家所谓的新公司，就是他们创立起来的。

郭腾好端端一个公司老总，为什么要出卖公司利益呢？徐浩哲听他们的谈话，加上平日里对郭腾的了解，大致猜到了事情的真相：

郭腾是个"倒插门"，公司的大股东是他的岳父，当初郭太太陈月因车祸而瘫痪，郭腾借娶妻之机，才成为公司总经理。然而董事长去世后，股权依然掌控在郭太太手里，郭腾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因此，他才想借机搞垮公司。

谈得正好，郭腾突然伸手把头顶的后视镜扳开来，跟那人又低声说了些什么。

徐浩哲知道姜东东收到那么重磅的爆料，肯定会来找郭腾的，但他没想到，在几天后，先来的倒是自己的妻子惠子。

惠子是在郭腾停车没多久后上车的。郭腾当时按了汽车的防盗锁，但惠子随手一拉，就把车门打开了，估计是电子干扰的结果。让徐浩哲震惊的是，惠子不停地翻找起车内的东西，神情非常的急躁，看样子那东西对她来说很重要。但妻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徐浩哲有点儿百思不得其解。

不远处传来郭腾和一个男人的声音。惠子迅速从车上撤出，闪到旁边的柱子后边去了，她的动作非常迅捷，不愧是曾经接受过特训的保安经理，但徐浩哲还是为她捏了一把汗。

和郭腾谈话的那男人，正是姜东东。

峰回路转

果然如徐浩哲所料，姜东东正在向郭腾展示自己手中的视频："十二河的工程进展如何了？……"郭腾冷冷地看了一眼，脸上居然没有太多的惊讶："表弟，你这是想干什么呢？"

姜东东冷笑："干什么？表哥，有财大家发。你掏空了公司不要紧，可你要分点儿给我啊！"郭腾愕然了："什么掏空公司？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姜东东暗骂对方假惺惺，把视频定格在"创立新公司"的对话那里，笑吟吟地看着对方。郭腾有点儿恍然大悟："你的意思是，我把十二河工程的资金转移到新公司去了，借此掏空了公司？"姜东东还是冷笑："那还能有其他答案吗？"

郭腾看了姜东东半晌，突然大笑，笑到后来，泪水也出来了。他掏出手机，把另一个视频打开给姜东东看。那是他们扭转了后视镜后，两人在车内的表现：那戴着口罩的人摘掉口罩，赫然是公司的副总，副总手里还挥舞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对话纯属虚构，信的人是SB！"

姜东东似乎还不敢相信，嚷嚷着说那视

频是假的。郭腾说：“你还不知道么？老头子改了遗嘱，把公司全部交给我了。我怎么会那么笨，掏空自己的资产呢？”老头子就是郭腾的岳父，姜东东震惊之余，不吭声了。敢情郭腾早已知道后视镜上装有摄像头，他和“神秘人”的一番对话，明显是为了“引蛇出洞”。

现在轮到郭腾步步紧逼：“说吧，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说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但姜东东不吭声，明显他对“指使者”有所忌惮。面临着郭腾的紧逼，他左顾右盼，似乎瞅到了什么，突然说了一句：“听说徐浩哲快要醒了。”

“什么？”这话一出口，几个人都惊讶不已。非但隐伏在暗中的惠子差点儿惊呼起来，便是化身为车子的徐浩哲也大惑不解：“徐浩哲快要醒了？”我这不是变成车子了吗？难道在现实中依然存在？如果存在，那现在自己是不是属于灵魂出窍了？还有，为什么姜东东提到自己要醒了，郭腾会如此惊讶，甚至眼神里还带着几分惊恐？难道自己出事，跟郭腾有关？

正当“车子”惊讶不已时，郭腾早已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徐浩哲要醒来了？那是好事啊，你突然提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姜东东冷笑道：“有没有关系，你心里明白。别怪我没提醒你。”说着，扬长而去。

郭腾看着姜东东远去，却没有了刚才咄咄逼人的气势，他沉下脸，喃喃自语：“受了那么重的伤，居然快要醒了？不行，我不能让他……”抬起头时，目光中的杀意，连躲在暗处的惠子，也感到心中一颤。

罪证在手

深夜，郭腾把车子开到中心医院附近，下了车，正点燃一根烟，突然有个人跑了过来。那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头儿，快，快开车走人。”郭腾来不及细想，钻进车里，但已经慢了，惠子和一个五大三粗的保安冲了过来，揪住了那个人。

徐浩哲认得，那人正是郭腾的手下尹飞，此刻他正一脸惊恐，不知犯了什么事。惠子一把拉住车门，冷笑着对郭腾说：“郭总，这么巧啊？”

郭腾故作镇静：“是啊，这么巧。发生什么事了？”

惠子说：“什么事你不知道？你的这位手下，刚才跑到徐浩哲的病房去，往药瓶里注射不知什么药品，我想，这应该是你指使的吧？”

郭腾连忙撇清关系：“这是他的个人行为，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惠子说，这是尹飞自己承认了的。郭腾不满地看了尹飞一眼，他以为尹飞只是被发现了跑下来，没想到居然是已经被抓了招供后，才逃出来的。

但郭腾不愧是老江湖，他马上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说不定是你屈打成招，又或者，这尹飞根本就是被你们买通了的，串通一气，在诬陷我。”

惠子怒斥郭腾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她拿出一部苹果手机，问郭腾认不认得。郭腾脸色霎时变得煞白，对着尹飞怒目一瞪。尹飞羞惭地低下头说：“我见那手机挺不错的，就，就拿来自己用了。”

原来这正是徐浩哲的手机。在他出事时，郭腾交代尹飞到了现场后，第一时间要把这手机毁了。没想到这尹飞居然还拿来用，这不，落在惠子手里，成了铁打的罪证。

惠子说：“你大概也知道吧，我丈夫有用手机记录日常事务的习惯，这里边，应该有你们迫使老董事长修改遗嘱的罪证吧？正因为如此，你才让人在车里做了手脚，害得他出了车祸！你这个杀人凶手，我饶不了你！”之前她在郭腾车上翻找的，正是这部手机，没想到无巧不成书，车上没找到，居然在尹飞身上找到了。

手机记录日常事务？修改遗嘱？在车里做手脚？一连串的话语传入徐浩哲的耳朵，他仿佛慢慢地记起了一些东西。

“放心，不会有事的，老家伙快要死了，我们要赶在他死之前捞点好处……”

“陈国贤先生，我作为你的律师，现在念一下你修改的遗嘱……”

“吱——”徐浩哲仿佛看到了长长的刹车痕迹，然而车根本刹不住，直接撞上了路边的护栏……难道这一切，真的都是郭腾做的手脚？

车身的轻微震动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郭腾此时却恼了：“这全是你们的猜测而已，你们这群疯子！”说着，发动车子，猛往前冲。惠子奋不顾身地拦在车前，郭腾嘴边现出一丝狞笑：“你要死，我就撞死你！”毫不犹豫地，一脚猛踩在油门上。

眼看那车子就要撞上惠子，突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那车子突然急刹了。车头险险地停在惠子身前，车祸就在毫厘之间。

这，这是怎么回事？郭腾记得自己明明没有踩刹车，怎么车子居然停了？这时，车子急速往后倒，然后高速地撞向路边的石头……“轰”的一声，车子爆炸了，一缕青烟飘了起来，恋恋不舍地看了地上的人一眼，飘向远方。

尾　声

“幸亏我看到惠子躲在暗处，所以假装说徐浩哲快要醒了，哈哈，果然骗到郭腾跑去暗杀徐浩哲，这才收拾了这个家伙……”姜东东又在滔滔不绝地表功，轮椅上的女人听完后，面无表情地说：“好的，你做得很棒，明天吧，你会收到你应得的那一份。”

这个女人，正是郭腾的妻子，因车祸而瘫痪了的陈月。姜东东所做的一切，原来都是她在背后指使。

姜东东还想说什么，陈月挥挥手说：“我很累，就到这里吧，有什么事你跟我秘书说。”

姜东东走了以后，门后闪出一个打扮古怪的人，冷笑道：“这人以为自己立了头功，殊不知，那锁在车里的灵魂，才是首功。”

陈月说：“是啊，如果不是你及时施法，把徐浩哲的灵魂锁定在郭腾的车上，这郭腾疯起来，还不知道会怎么样……这徐浩哲虽然逼迫我父亲修改遗嘱，可下场也挺可怜的。现在他永远也醒不过来了吗？”

那人说：“是的，他的灵魂本来就收集不全，要不也不会失忆，不记得事发前的事情。加上那猛烈的撞击，估计已经魂飞魄散了。”

陈月叹道：“他虽然只剩下灵魂，可也懂得维护自己的女人，可我的丈夫……”望着窗外，她眼里只有无限的哀伤。

选自《上海故事》2020.7

过桥洞

◇文／赵元波



一条河上有座石拱桥，河面不宽，往来的船只很多。

有一天，有艘船要过桥洞。船上装满了稻草，捆得很结实，但装得多了点，稻草比桥洞还高，船过不去了。船夫只好停船想办法，可后面的船也要过桥洞，船上的人大声嚷嚷，催得急。

有人给船夫出主意说，把捆稻草的绳子解开，拿掉一点儿稻草，等船过了桥洞，再把稻草装上就行了。问题是，绳子一解开，船上的稻草就完全散开了，一不小心就会掉到河里，这个办法显然行不通。船夫正着急，只听岸上有个孩子说：“压几块石头就好啦！”

船夫一听，赶紧跳上岸，搬了几块石头放到自己的船上，船重了一些，吃水就深了，船往下沉了一点儿，稻草的高度就低于桥洞的高度，船顺利地过了桥洞。

选自《故事会》

凌晨三点的奇遇

◇文／山立　图／戴清胜



一

我曾得过间质性肺炎，差点儿丢了命，从那以后人就整天病恹恹的。一天，妻子从外面抓回几服名家祖传的中药，让我长期服用，可一定要每日寅时服才有效，也就是凌晨三点到五点。妻子叮嘱我千万要准时服药，可我贪睡啊，夜里睡得像死猪一样，任凭妻子“拳打脚踢”，我也起不来。

我这人吧，从小喜欢读古书，对稀奇古怪之事有强烈的好奇心,每晚常“手不释卷”，这行为也常惹怒妻子，她总是随手夺过我睡前必看的线装版《三国演义》，丢进橱柜上一个旧木盒内，并严肃地说：“别睡前没完没了地看这些书了，早点儿睡就能起得来！”

一个月圆之夜的寅时，我偷懒又不想起床吃药，耳朵却灵敏至极。那一刻，我耳边隐约听到厮杀声、吵嚷声，由远及近地传来。开始我以为是外面的风声，可是感觉又不对。难道是幻听了？好像也不是。我迷迷糊糊不愿睁眼瞧，就这样一直挨到早上，声响才消失，可没想到第二天晚上，又来了。

这次，我特地从床上坐起来，瞪着眼睛听了好一会儿，经判断，我认为声响就来自橱柜上那个木盒子。那是一个手工木盒，祖传下来的，盒面贴着古画风格的图案，很有灵气。我把木盒取下来，打开盒盖一瞧，我那本《三国演义》正摊着，两三队黑蚂蚁在纸页上打仗。我心里一紧，蚂蚁打架能搞出那么大的动静？再看那本书，正翻到“火烧赤壁”的章节。莫非蚂蚁在演绎书里的那场战役？我让妻子起来看，她晃着脑袋咕哝：“不就是本破书吗？你是不是耳朵有毛病？几只蚂蚁也让你上心！”说完，她顺手取出书，拿到院子里，夸张地甩了甩，然后搁在窗台上，说

等白天的时候让太阳晒一晒。

我不甘心，想了又想，觉得问题可能就在木盒上。我把盒子翻来覆去地瞧，这盒子虽经岁月洗礼，但丝毫没有虫蛀或破损，想来还挺神奇，莫非这盒子真有什么神异？

二

我又在木盒里放进一本《聊斋志异》。我一连三个晚上起来盯着，但都没什么动静，而就在我快要放弃时，木盒里又有声音传出来，还是那个时辰。这次动静很大，连妻子也听到了，她用脚踹我去看看。

我想木盒内一定钻进了老鼠。当我小心翼翼地端出木盒打开一看，果然，一只大白鼠倏地窜出来，蓦然不见踪影，吓得我一脸蒙。我顿了顿，往木盒里一瞧，呵，书籍正翻到《义鼠》那一篇！有一惊必有一喜，我从心里认定，木盒有神异，我决定找个懂行的好好问问。

古董市场里，我向一位老者讲述木盒诡异的“故事”，老者意味深长地说：“老东西多是有灵魂的，有些‘异象’也正常，只是有缘人能看到、听到罢了。”见我似解非解的表情，老者又说：“当然，你说的那声响，也可能是盒子特殊的制作工艺造成的，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估计老者越说越不自信了，最后他索性笑笑，对我说，他只是讲讲而已，不作数的。

回家后，我依然心神不定，那几天妻子出差了，我便在凌晨三点搞起了“研究”。我连着换了好几本不同题材的书放进木盒里，想再试试，可一连几天，又没动静了。我想着，也许真是自己神经敏感了吧。唉，不管这些了！就这样，没多久，我晚上又能睡踏实了。

没想到几天后的一个夜里，动静再次来了，先是“嘤嘤”的哭声，像小孩又像妇人。我想喊妻子起来听，她却背对我睡得挺熟，还打着呼噜。我便自个儿蹑手蹑脚地来到木盒前，那哭声也越来越凄惨。我拿着手机，准备抢个镜头。当我谨慎地打开盒盖，正要拍照，谁料一阵冷风扑面，一只比麻雀稍大一点儿的鸟“扑棱”一声从书里飞出，从窗户飞走了。再瞧那书，正好翻在“黛玉葬花”那一页上，还有几朵枯萎的花瓣散落在纸页上。

哇，难道木盒可以呼风唤雨，让昆虫、老鼠、小鸟来演绎自己喜欢的章节？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三

也不知是我好奇心暴增，还是太过亢奋，这段日子，每天凌晨三点，我都能准时醒来，盯着木盒琢磨半天。当然我啥也没琢磨出来，不过有一点儿值得一提，就是我每天凌晨三点，都顺手把妻子搁在橱柜上的药服下了，这么着，精神状态才好了点。

当然，如此诡异的事情，还是弄清楚好些，不然我整天五迷三道的算什么？我天天嚷着要找个专业机构对木盒作检测，这天，妻子被我念叨烦了，她扔给我一本书，丢了一句：“笨蛋！”便转身去了厨房。

我拿起书一看，原来是一本《魔术师奇幻大全》，书里有好几处折页，我随便翻了翻，就看到有“蚂蚁对阵”“活变小白鼠”“飞鸟惊梦”等魔术教学内容，此外还有几片枯叶、花瓣粘在书页上。我似有所悟，内心立刻慌乱起来，难道……我带着心中疑惑追问妻子，妻子笑着说：“弄出那些声响倒是不难，在橱柜背后绑个旧手机就能搞定，就是要趁你不注意，搞定些小动物费了我不少工夫！”

我愣神了好一会儿，也笑出了声，心里忍不住赞叹：妻子向来聪明，学新玩意儿上手也快，看来这次，她不但治好了我的病，还把我的智商清零咯！

选自《小说林》

真儿女

◇文／戴希　图／周欣欣



老太太七十七岁生日一过，老头儿就溘然长逝了。

他俩年轻时相濡以沫，年老后相互搀扶，生前的时光都沐浴在暖暖的春日里，小日子过得宁静而温馨。

如今老头儿不在了，老太太朝思暮想，心中时常涌起如潮的怀念和悲伤。

可祸不单行，未出半年，老太太又患上严重的帕金森氏综合征，生活一下子不能自理了。

幸好有小儿子寸步不离地跟着她。小儿子任劳任怨、耐心细致，把老人照料得井井有条、一丝不苟。

一日三餐，小儿子总是精心安排，既充分考虑营养调剂，又尽量做到色香味俱全，努力让老人吃得可口更有益健康。

家中卫生，那是每天小清洗，每周大扫除，始终保持窗明几净、清新典雅的居住环境。

帮老人穿衣、背老人下床、抱老人上桌、给老人喂饭、扶老人如厕、助老人服药、为老人洗头洗澡剪指甲、替老人按摩捶背、安抚老人睡觉……从晨曦初露到夜阑人静，每天小儿子都像不知疲倦的机器，一刻不停地匀速运转。

小儿子还定时拧开音响，放放老人喜欢吟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或者抱起琵琶，亲手弹弹老人爱听的《梁祝》。如果有时间，他也端坐在沙发上，陪老人看电视，老人要看哪个频道，他就调到哪个频道，不厌其烦，直至老人眉开眼笑。

天气晴好的日子，吃过早饭，小儿子就把老人背到户外，小心放到轮椅上，然后推着轮椅在小区院里转悠，让老人一边沐浴温暖的阳光，一边欣赏明丽的风景。

总之，只要是对老人好或者有益的事儿，小儿子做起来肯定无微不至、乐此不疲。

有时，老人恨自己吃喝拉撒都要劳累小儿子，自己简直就是个废物，心烦意乱或心疼小儿子了，也猛然撞墙，想一命呜呼，却总被眼明手快的小儿子及时制止。小儿子还

和和气气地安慰老人，极力劝导老人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

“没肝没肺，你不是人！”

“装腔作势，老子不要你的虚情假意！”

……

“老子一刻也不想看到你，你给老子滚出去，滚得越远越好！”

当老人故意刁难、挖苦小儿子，对他怒目而视，尖酸刻薄地吼叫，咬牙切齿地辱骂时，小儿子依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依然对老人满面春风、关怀备至。老人黔驴技穷、无可奈何。

世上哪有丁点儿脾气都没有，长年累月对老人悉心呵护、从不懈怠的儿女啊！可自己的小儿子偏偏就是这样的超人！老人一方面觉得自己前世修得好，今生得了福报；另一方面也感到自己亏欠小儿子太多，实在对不起小儿子。老人的眼睛里经常有泪光闪烁。

其实，为老人尽孝，大儿子也责无旁贷，可大儿子有大儿子的难处呀。

大儿子在美国的芝加哥当教授，教中文，他事业第一，一心扑在教研上；自己又是大诗人，酷爱诗歌创作，每天都要挤时间码码字儿。中美两国遥遥万里、远隔大洋，回趟国着实不易，还要花上价格不菲的机票……

听说大儿子的感情生活也多有不顺：娶过好几个老婆，先是美国的，继而韩国的，接着日本的，然后南非的，最后是法国的，娶了离，离了娶，只有美国的老婆还为他生了个儿子……

偶尔，大儿子能给她寄点美元，虽不多，但老人觉得已不错了。老人知道，大儿子已加入美国国籍，美国人可不兴孝顺这一套。大儿子还有点儿中国心，还没有忘本变质呢，你能要他怎样？

老人想起二十多年前，大儿子以他们那儿文科全市第一、全省第二的考分考上名牌大学中文系时，多么的光宗耀祖啊！当然，如今的大儿子已成名闻遐迩的大诗人、超级大国老美的大学教授，更是为他们家族的脸面贴足了金！

只是，如果……如果大儿子也在身边，小儿子就不会孤立无援、独自操劳了！老人也想。

十年后，老人撒手人寰、驾鹤西去。

临终前，大儿子来电说，法国的妻子正好生了崽，他要照顾妻儿，脱不开身，就不回国为老人吊丧了。

依然只有小儿子不离不弃地守护在老人身旁，陪伴老人度过她人生最后的时光。

“谢谢你，亲爱的儿子！”老人要走时十分吃力地说，然后眼角就流出一滴浊泪。

小儿子霎时感动了、颤抖了。小儿子知道，老人的这一滴泪，既凝结了她对大儿子的眷眷之心，也蕴含着她对自己的深深感激。尽管小儿子一直认为，他照料老人很正常、理所当然。

老人走了，小儿子依依不舍、闷闷不乐，极度的悲伤之下，也不想再活了。

办完老人的丧事，小儿子就毅然决然选择了自杀。小儿子自杀的方式不是服毒，不是割脉，不是跳楼，也不是撞墙，而是倒地摔碎自己，并自毁电脑内的自动程序，卸下身上充电和驱动用的高能电池。小儿子不是自然人，他是机器人！——老人还有个女儿，成家立业后定居北京，在一家外企做高管。收入是很高，但人太忙，忙得一塌糊涂，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根本没时间照看老人。所以，机器人实际上是女儿花钱买来，请他照料老人并代她向老人尽孝的。

选自《芒种》

异蛙

◇文／郭华悦　图／周欣欣



红山镇来了个卖艺人，打破了镇上的平静。

说起红山镇，不过是个大山深处的小镇，人口稀少。青壮男女大多耐不住清贫，到外头讨生活。如今，镇上只剩下些老弱孤寡，平日里寂寥萧索，难得有外地人到此。这位卖艺人的到来，让镇上的男女老少都注目连连。

接着，这位卖艺人又表演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技艺。他表演的不是耍猴，或者吞火碎石之类的，而是驯蛙。田蛙，红山镇的村民们并不陌生，到处都是。可卖艺人一打开竹篓，从里头跳出来的田蛙，还是把村民们吓了一大跳。

那些田蛙，个头足足有壮汉的巴掌那么大！一只只都鼓足了腮帮子，哇哇地叫个不停，且皮肉呈血红色，连眼睛里都是一片红！这么奇特的田蛙，真是见所未见！

更令人惊讶的还在后头。这些田蛙，在卖艺人的号令下，表演了跳火圈、叠罗汉等高难度的技巧。这些事情，若是发生在猴子这一类比较聪敏的动物身上，大家还能理解，可对于田蛙这类低智商的动物，要将其训练成这样，得花上多大的工夫？

表演到最后，卖艺人一声令下，田蛙们竟然刷地站成一排。接着，随着卖艺人的手时起时落，田蛙们井然有序地发出“哇哇”的叫声。声音此起彼伏，有高有低，有时气势磅礴，有时低回婉转，听在人们耳里，竟然成了一曲旋律。

蛙叫停下的那一刻，全场静默，接着，掌声如雷。众人喝彩连连，没想到在红山镇这么偏僻的地方，竟然也有身怀奇技之人到此卖艺。

众人伸手到荷包里，想掏钱出来，卖艺人却连连摆手，道：“各位乡亲，在下姓李，人送外号癞头李。近日来到贵宝地，一时手痒，献丑了。各位要是不嫌弃，在下想在此地住一段时间，叨扰之处，还请见谅。今后，少不了要麻烦各位，今日的表演就权当是博君一笑，无须客气。”

观众中有一老者，过意不去，于是道：“客气，客气了。先生若是不嫌弃，尽管住下。此地偏僻，人一向只出不进，蒙先生青睐，这

是我们的福气才是。”

老者话音刚落，又有一老妇道：“可不是，先生不用客气。还有，我们这里有个林员外，嗜蛙如命，喜欢养蛙、吃蛙。凡是和蛙有关的，一概喜欢。先生这绝技，要是到林府去表演一番，说不定能讨得林员外喜欢，大有收获呢！”

癞头李听了这话，眉头一耸，显得极有兴趣。后来，问了旁边的看客，才知道林员外是红山镇的首富。红山镇地处偏僻，人又少，本来就没什么人肯在此长住，有点儿钱的，大多搬到外头的繁华之处，尽情享受。可这林员外，发家后却始终住在红山镇，未有搬离之意。如今，红山镇上，林员外可是唯一仅存的富户了。

癞头李闻言，朝着众人抱拳道：“多谢指点。他日若有所得，定当回报。”

话刚说完，却听到远处传来“哒哒”的马蹄声。声音越来越近，在外围停下。接着，赶马车的人跳下来，穿过人群，对着癞头李道：“先生，在下乃是林府的管家，老爷刚听说镇上来了位奇人，能人所不能，将田蛙训练得出神入化，深为惊叹。所以老爷派在下来，接先生到府上一叙，还望先生赏光。”

没想到，说曹操，曹操就到。不过，红山镇也就巴掌大的地方，林员外又是当地首富，嗜蛙如命，有人前去告知此事，也是意料之中。癞头李道：“好说，好说。蒙你家老爷不嫌弃，在下就去一趟，献献丑，贻笑大方。”

癞头李朝众人点点头，上了马车，绝尘而去。

马车在林府前停下来。一下车，看着眼前气派的庭院，癞头李有些意外。灰瓦粉黛，楼台亭榭，哪怕在繁华之地，也只有王公贵族才有这样的宅子，区区一个偏僻的红山镇，想不到竟有这么豪华的府第！

仿佛看穿了癞头李的心思，管家道：“这宅子是前些年翻修的。造价嘛，倒也过得去。我家老爷常说，人这一辈子，短着呢，吃好住好，才不枉这一世。”

管家的话中，不无得意。癞头李听了，倒也没说什么，抬脚就往前走。刚进大门，就看到一人从内院匆匆出来。这人肥头大耳，面露红光，一身的绫罗绸缎显得身价不凡。见到了癞头李，来人停下脚步，不住地喘着气。

癞头李抱拳道：“阁下就是林老爷吧？久闻大名，幸会，幸会。”

林员外连连摇头道：“先生不用客气。先生初到此地，想必也有耳闻，我这人平生对两样东西最感兴趣，一是住大宅子，二是吃蛙肉。当然，和蛙有关的，都是我林府的头等大事。今日，闻得先生身怀绝技，特命管家前去相请，想一开眼界。”

到了内堂中，坐定后，管家奉上了茶水。聊了一会儿，林员外提出，让癞头李施展驯蛙绝技。癞头李点了点头，将田蛙放出竹篓后，如刚才在大街上那般，一一将绝活儿展示出来。表演完，林员外目瞪口呆，连话都说不出了。

许久，林员外回过神来，道：“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今日一见，大开眼界了。先生若是不嫌弃，就在府中住下，每日的衣食，自然有人伺候。再者，每个月还会给先生孝敬点儿银子，绝不会亏待先生。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癞头李道：“如此甚好。员外美意，定当涌泉相报。”

在林府住下后，癞头李每日都为林员外表演一些小伎俩，把林员外逗弄得心痒难耐。有一回，林员外道：“先生到府中有一段时间了，想必也知道，我这林府之中，没别的，就田蛙最多。府中养了这许多田蛙，不知先生可有法子训练它们？”

癞头李道：“老爷有所不知，驯蛙一事，并非易事。首先得挑选资质颇佳的田蛙，从出生起就喂食特制

的食物，才能长成我筐中田蛙这般模样。府中的田蛙，虽也不乏上佳者，但比起驯蛙来，还是差了一大截。”

闻言，林员外面露失望，但也没再说什么。

在林府住了一段时间，癞头李好吃好住，整个人也圆润起来。林员外对他可谓照顾有加，一日三餐，派人送到房内，尽是山珍海味；绫罗绸缎，也隔三岔五地送过来。红山镇的人都说，癞头李是交了好运气。

这日，癞头李像往常一样，表演完后，和林员外聊起天来。林员外一直盯着那几只硕大的田蛙，忽然道：“实不相瞒，我尝遍了天下的田蛙，却从未吃过这么大的！若是能一饱口福，此生再无遗憾了。”

癞头李面色一变，赶紧道：“老爷见谅！这田蛙，可万万吃不得！”

林员外问：“何故？”

癞头李说：“个中缘由，不便详谈。但这些田蛙，肉质和一般田蛙并无二样。虽个头硕大，但若作为食物，实在并无出奇之处。”

林员外道：“先生莫怪！只是随口一说，莫要放在心上才是。”

说完，林员外站起身，回房休息。看着他肥硕的背影，癞头李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

过了几日，癞头李正在房中休息，管家送来了一壶汤，并说：“这是我家老爷特地嘱咐下人为先生准备的。先生这些天来，劳累有加，老爷让下人熬了这大补汤，给先生补补身子。”

癞头李道：“有劳管家了，请代我向林老爷致谢。”

管家道：“无须客气。哦，对了，这汤得趁热喝才有效果。先生何不马上把这汤喝了，我也好将碗筷带走，免得再跑一趟。”

癞头李点点头，拿起碗，一饮而尽。

管家拿着碗筷，来到了内堂，林老爷早已等在那里。见到管家，林老爷压低了声音，问道：“喝了吗？”

管家道：“喝是喝了，老奴亲眼看着他喝下的，只不过——”

林老爷问：“不过什么？”

管家壮着胆子说：“李先生怎么说也是客，这么做不太妥当啊。再说了，李先生前几日不是说过，这些田蛙万万吃不得，万一老爷——”

林老爷道：“哼，什么上门就是客！这些天来，他在府里白吃白喝，被当作上宾，可这人不识相，吃他几只田蛙，就跟要他命似的。什么吃不得，无非就是他舍不得，才百般找借口。那汤里，下了迷药，等他醒来后，就跟他说，他睡得太熟了，那几只田蛙跑了出去，不知所踪。就算他知道了，田蛙也被吃了。”管家有些犹豫道：“这——”

林老爷面露不耐烦：“什么这那的，吩咐你办点儿事，怎么就这么磨蹭？这已是给他面子了，不然强抢，他又能怎样？就算他心知肚明，寄人篱下，难道还好意思发难？若不是看在他能训练田蛙，且将田蛙养得这么大，我才懒得这么大费周章。他若识趣，以后就留在府里，替我养田蛙，少不了他的好处，他若不识相，那也随他去，看哪儿还能待他这般好！”

管家这才点头哈腰道：“这也是。老爷对他这么好，吃几只田蛙算什么？老奴这就去把那几只田蛙宰了，让老爷尝一尝。”

林老爷一听，面露喜色。没多久，管家就将煮好的田蛙端了上来。揭开盖子，一阵香气扑面而来。林老爷赞叹连连：“吃了这么多田蛙，今日的最香！”

迫不及待，几盅田蛙汤，很快就见了底。林老爷抹了抹嘴，正要说什么，突然腹中一阵剧痛。本以为吃坏了肚子，可又不像。腹中的绞痛，一阵强过一阵，把林老爷疼得直冒冷汗，满地打滚。

一旁的管家吓坏了，不

知所措，想上去扶他起来，却被林老爷一脚踹开。

此时，门外走进一人，管家一见，吓了一跳："你、你怎么醒来了？"

来的人，正是癞头李。癞头李叹了口气，道："要是不醒来，怎么赶得上这场好戏？其实，我根本没喝那汤。虽然不知道汤里有什么古怪，但见你面色不善，早已预先留了一手。喝汤时，我将汤水顶在喉部之上，并未落入腹中。对于我这样的杂耍之人来说，这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

接着，癞头李对林员外道："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此刻腹中剧痛无比？"

林员外早已痛得说不出话来。癞头李接着道："那些巨蛙，并非我从小养大，而是从山野间捉来的。巨蛙本为一般的田蛙，后来生存之地受了毒物污染，多数田蛙都销声匿迹，唯有几只抗毒力强的，在毒物中生存了下来，且体内产生了耐毒之力。我费尽了工夫，才捉到这几只。捉来后，我用同样的毒物，喂食这些田蛙。一开始，分量较轻，等它们适应后，慢慢加大分量。后来，这些田蛙完全适应了毒物，且只以毒物为食，渐渐长成了如今的模样。它们不仅比一般田蛙大许多，且皮肤眼睛皆为红色，实乃变异蛙。"

管家颤声道："你、你是说，这些巨蛙以毒物为食，自己也变成剧毒之物？"

癞头李道："这是自然。"

此时，林老爷强忍着剧痛，喘着气道："你、你是蓄意谋害！"

癞头李道："林老爷就不想知道，那些污染田蛙的毒物来自何处？说起来，这些巨蛙和林老爷可谓有缘啊。林老爷为何躲在此处，龟缩不出？别人不知，我却再清楚不过了。朝廷严令，民间不得私自采矿冶炼，违者斩首。可林老爷在不远处的深山中发现了一处矿产，于是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看似定居此处，实则私自采矿，谋取暴利。这倒也算了，林老爷却将炼钢后残留的有毒之物，直接排入溪水中，这才导致了那片地方的田蛙大片死绝。若非如此，我也不能抓到这几只变异的田蛙了。"

林老爷道："可这与你何干？"

癞头李道："在我十岁那年，家中饥寒，无米下锅。家父想上山抓几只田蛙，煮食为我庆生。哪知，田蛙煮熟后，家父和家母各尝了一只，却中毒身亡。当时，我正在山上砍柴，比平日里晚归家，这才得以幸免。我见父母都是中毒而死，桌上又只有一盘田蛙，于是将田蛙让家中的狗吃下，没多久，那只狗也死了。"

接着，癞头李又道："这些年来，我明察暗访，总算弄清了事情的由来。你躲在此处，名为定居，实为监督，派人在深山中采矿冶炼。附近的村民，本来也不会到那边，是以多年来，一直无人得知。可我父母，皆因你做的孽而惨遭不幸。后来，我一边驯养田蛙，一边卖艺为生，直到前阵子，见时机成熟，这才找上门来。"

管家道："你这可是杀人！我报官抓你，定不轻饶！"

癞头李嗤笑连连，接着道："报官？是抓我，还是抓林老爷？私炼铁器，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再说了，林老爷是我杀的吗？我早已提醒过，巨蛙吃不得。你们迷晕我，不问自取，是为盗窃。就算告到官府，道理还是站在我这边。"

管家无语，呆立在一旁。这时，却听到林老爷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一口气上不来，头一仰，眼白一翻，死过去了。管家上前一探，气息全无，心跳都停了。

癞头李双目垂泪，仰天长叹道："我总算为家人报仇了！"

说完，癞头李转身慢慢朝外走去，一边走，一边唱道："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劝人莫作亏心事，自吞苦果悔恨迟。"

玉碗传奇

◇文／庞学冬　图／周欣欣



南阳独山脚下有一个穷小子叫陈玉，刚成年就去了王员外家做工。别看陈玉年纪小，出工却很辛苦，除了下地干活儿还要放牛喂马，每天不闲着。

这天午后田里没什么活儿，陈玉就被派去放牛，由于天气炎热身体劳累，他在树下坐着坐着就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被一声大喝惊醒，睁眼一看，王员外正站在他身旁。

王员外问道：“我的牛呢？”陈玉爬起来揉揉眼睛，指着东边说：“在那里呢！”

王员外拉着他走过去，怒斥道：“你牵出来三头牛，怎么变成两头了？那头黄毛白耳的去了哪里？”陈玉一看吓坏了，那头黄毛白耳牛果然不见了，他连忙去找，可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王员外气恼地说：“我花钱雇你做工，你却偷懒睡觉弄丢我的牛，真是该打！但老爷我菩萨心肠，就不打你了，只是你要赔我的牛！”

陈玉傻了眼，他一个穷小子，哪有钱赔啊？他心里十分害怕，就冲王员外磕起头来。王员外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如果你赔不起，老爷我给你出个主意。”

陈玉问：“老爷，你有什么主意？”

“从现在起，给我白干10年工来抵牛钱，你可愿意？”

丢的那头牛虽然个头挺大，却由于年纪老病恹恹的，值不了多少钱。但牛再差也是牛，陈玉只好按王员外说的，在“以工抵牛”的契约上按了手印。

第二日，陈玉失落地喂着马，长工老黑悄悄走来说：“你被王员外坑了。”

陈玉不解其意，问他何意？老黑说，昨日陈玉放牛时，他正在附近砍树，王员外发现陈玉睡着后悄悄牵着那头牛走了，不多会儿返回来叫醒陈玉，赖他丢了牛。老黑本打算出来说出真相，可王员外不是省油的灯，他不敢开罪，就憋到现在才说。

陈玉惊呆了，没想到王员外把牛牵走却诬赖自己。他问牛去了哪里，老黑说不清楚。陈玉越想越气，就去找王员外理论。

王员外冷笑道：“是谁跟你造的谣？你把他叫出来跟我对质！”

陈玉不敢说出老黑，就摇起头来。王员外见他不说，反而火了，把所有雇工都喊出来臭骂了一顿，然后拿起藤条，劈头盖脸地

把陈玉痛打一番，口中骂道："你丢了我的牛，还赖在我头上，这10年你必须给我做满，要不然我打断你的腿！"

陈玉太委屈了，不但挨了打连饭也没吃到，回到窝棚哭泣起来。

这时，有个手拄拐棍须发皆白的老爷爷走进窝棚，问他为什么哭泣？陈玉见老爷爷面容慈祥，就把遭遇告诉了他。老爷爷气得顿足道："孩子，你莫要哭了，王员外这么坏，爷爷我帮你讨回公道！你不是饿了吗，我这里有一个玉碗，你想吃什么就说，玉碗会变出来。"

陈玉一看这玉碗，晶莹剔透，闪烁着光芒，漂亮无比。他不敢相信地问："我想吃什么，玉碗真的会变出来吗？"

老爷爷说："当然了，我不会骗你的。"

陈玉最爱吃母亲在世时烙的葱油饼，于是试探着说："我想吃葱油饼。"

奇迹出现了，陈玉说完后，那玉碗忽然一闪灵光，一张香味扑鼻的葱油饼就出现了。老爷爷把饼拿给他，笑呵呵地说："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陈玉咬了一口，顿时满嘴生香。他忍不住叫道："爷爷，这饼太好吃了，我太久没吃到这样的美味了！"老爷爷笑着说："你喜欢就好，快点吃吧。"

与此同时，王员外怕陈玉逃走，刚好走来一探究竟，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这么神奇的玉碗，把王员外都看呆了。

陈玉吃着葱油饼，王员外迫不及待地走进来说："这葱油饼是玉碗变出来的？"

老爷爷说："是啊！员外有何指教？"

王员外转了转眼珠，说："老人家，你是谁呀？这碗除了能变葱油饼，还能不能变出其他东西来？"

老爷爷笑了笑说："我是这孩子的亲戚，我这玉碗是老祖宗用了佛光映照过的独山玉精制成的，因此这只玉碗拥有神奇的力量，想变什么都行，就算是金银财宝也不在话下。"

见王员外惊讶，老爷爷说："我不是夸口，我这就演示给你看。"随即，老爷爷说了一句"变银子"，那玉碗一闪光，果然就变出一锭银子。王员外可是开了眼，他急中生智道："老人家，你既然是陈玉的亲戚，他父母不在了，他丢了我的牛你就该赔偿才对。你如果把玉碗给我，我就免掉他10年的工期，怎么样？"

老头笑道："那怎么行？我的玉碗是宝贝，陈玉的10年工期才值几个钱？"

王员外是个财迷官迷，如果得到玉碗，就能变出无数金银，然后用金银捐个官当，到时候岂不是要权有权要势有势？比当个员外好太多了！王员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恐吓道："老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在南阳还没人敢不依我。你若是给我玉碗，我不但免了陈玉的10年工期，还送你们良田10亩，否则我叫你们爷俩活不到大年三十！"

一听这话，老爷爷只好说："好吧好吧，算我们爷俩怕你了，就按你说的做吧。"

就这样，王员外拿到了玉碗，然后撕毁了和陈玉的契约，还送了陈玉10亩良田。陈玉歉疚地说："爷爷，都怪我，为了我，您没了玉碗。"

老爷爷却说："不妨事不妨事，以后你就靠这十亩良田生活，至于玉碗嘛，它是去了该去的地方而已。"

再说王员外，得到玉碗后他可是高兴坏了，拿着玉碗仔细端详，只见这玉碗色泽鲜艳，质地细腻，真可谓世上难得的宝贝。当晚，王员外就用玉碗变出两箱金元宝，第二天叫仆人驾着马车，拉着金元宝直奔省城而去。

巡抚大人爱财如命，一见到金元宝就两眼放光，可时下官位并没有多少空缺，他想了想，只有镇平县令一职空缺，就问王员外愿不愿意前往。王员外心想，如果说不愿

意，巡抚大人可能不悦，县令官职虽小，却也是一方父母官。人们常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自己擅长搜刮民脂民膏，上任后好处自然少不了。想到这里，王员外就连忙感谢巡抚大人。

巡抚大人笑呵呵地说：“你一路上也辛苦了，我准备了客房，你去歇着吧，我会尽快向朝廷举荐你这位良才的，到时好好干，本官定会好好栽培你的。”

王员外心里美滋滋的，在客房里正享用着巡抚大人给他安排的美宴，不料，巡抚大人带着家丁衙役忽然气冲冲地走了进来，二话不说，直接把王员外拿下。王员外十分惊愕，问道：“巡抚大人，您为何抓我呀？”

巡抚大人一巴掌打在王员外的脸上，气呼呼地吼道：“大胆狂徒，还问我为何抓你，你竟敢用石头蛋子假冒黄金欺骗本官，真是罪该万死！幸亏我还没有举荐你，否则就被你骗惨了！”

王员外冤屈地说：“大人何出此言，我给您的可是黄灿灿的金元宝啊！”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来人呀，把那两箱子石头抬来给他看个明白！”巡抚大人一声令下，两个木箱被抬了来，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堆石头！

王员外慌了，他明明带来的是金元宝，怎么变成石头了？难道是巡抚大人给掉包了？可一看巡抚大人气势汹汹的样子，显然不是他掉包的，于是他就把得到玉碗的经过以及自己用玉碗变出黄金来捐官的事情说了。

巡抚大人说：“一派胡言！世上哪有什么神碗，你拿出来给我看看，要不然罪加一等！”

那个玉碗王员外一直随身藏在怀里，他从怀里取出一个绸缎包，将绸缎打开后他立时傻眼了，原本晶莹剔透闪烁七彩光芒的玉碗，竟然也变成了一块石头。

巡抚大人很生气，吼道：“事到如今，你还敢戏弄本官！来人呀，给我打！”家丁得令后，就把王员外打得皮开肉绽，然后丢到了大街上。

王员外富足了半辈子，哪挨过这样的打，等他醒过来时已是第二天上午。驾马车的仆人问他接下来怎么办，王员外说他有今天，都是送他玉碗的老头害的，他要回南阳老家找老头报仇！于是马夫将他背上马车，就拉他回了南阳。

王员外回到府上，妻妾们就簇拥上来，问他去捐官，怎么反倒受了如此大伤？王员外顾不得多说，问道：“那个送我玉碗的老头在哪里？”

妻妾们摇头说不知。王员外想那老头自称是陈玉的亲戚，那么他一定在陈玉家里，于是他叫仆人背着自己前去陈玉家。谁知刚走到半路上，就遇到了那老头。

没等王员外开口，老头却叹道：“王员外你有家财万贯，却还不知满足，依仗自己的权势和小聪明欺负良善之人，你这辈子欺负过多少人你能数得清吗？别人先不说，只说陈玉一个苦孩子，你诬赖他丢了牛，让他签下为你做10年工的契约，此举真是天理难容。我对你略施小惩，是让你明白做人莫做恶，举头三尺有神明！”

“啊，你……你怎么知道牛的事？”王员外吃惊地说。

老头笑了笑说：“此处是独山地界，我身为此地山神，有什么事能瞒得过我呢？独山美玉乃天地造化，我把独山玉做成玉碗，是为善人好人解忧愁，对于你这样的坏心之人，玉碗当然会把变出来的黄金再变成石头，让你白费心机一场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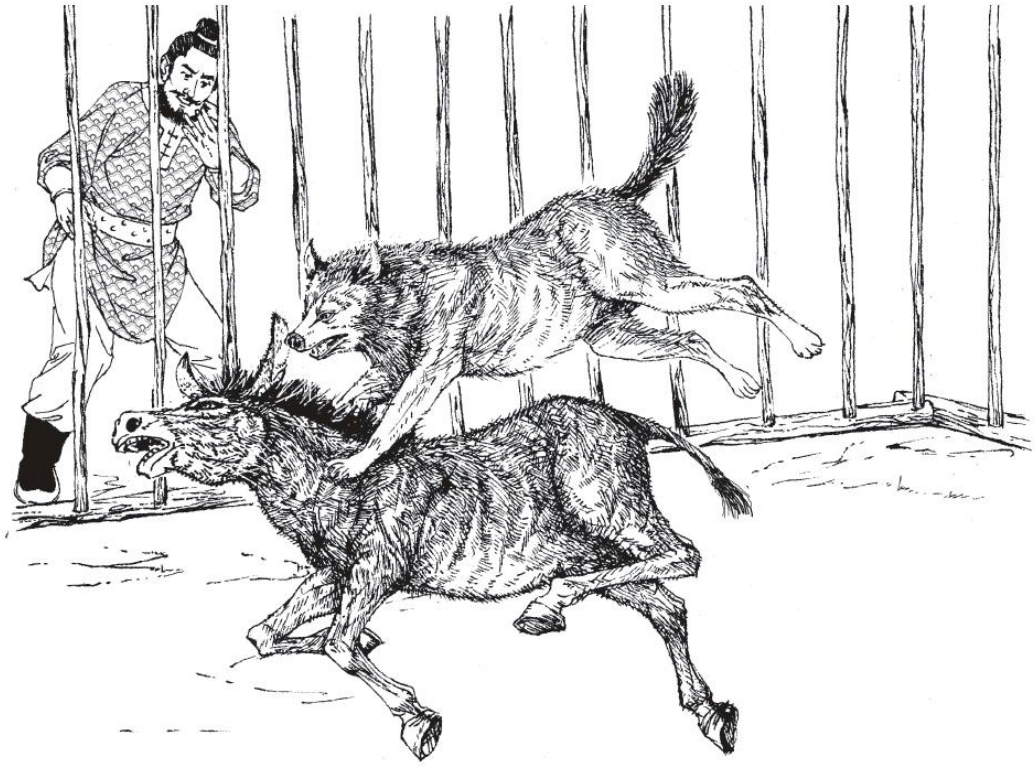
王员外正惊诧，老头一转身忽然不见了，但是在空中却传来老者的声音：“王员外，你要好自为之，否则下次就不会这么轻易饶你了！”

王员外早已呆若木鸡，他心里害怕，从仆人后背上“扑通”一声跌落下来。

选自《故事林》2020.7 上

狼拳

◇文／刘学柱　图／黄胜



明朝时期，大别山下有个郎家大庄，庄主郎豪武功高强，是新一任武林盟主的有力竞争者。现任武林盟主麻先生，年逾八旬，已向天下发出告谕：按照武林规矩，本年年末，将通过武功比试选出新盟主。

郎豪对盟主之位垂涎已久，而今机会就在眼前，他自然不甘错过。在郎豪看来，恶狼猎物、打斗，十分凶猛敏捷，如果以此创立一种新拳种狼拳，天下武林就没有他的对手了。于是郎豪每天去深山捕来恶狼，关在一个大笼子里，饿到一定程度，再放毛驴、狗进去，让恶狼扑杀。郎豪在一旁观察恶狼的一举一动，揣摩、研习拳法。

这天，郎家大庄来了个老者，驼背麻脸，相貌丑陋，但却手脚麻利。老者自称姓麻，手里握着把扫帚，来郎家大庄找份活儿做，讨口饭吃。郎豪看着老头一脸麻子，呵呵一笑，便点头答应下来：“好吧，你就专门清扫我的庭院吧。”

麻老头干活儿倒利索，总将庭院清扫得干干净净。郎豪十分满意，许麻老头可以在郎家里里外外任意出入。

武林大会的日期渐近，郎豪觉得武功是对付人的，而不是对付驴子、狗的，只有观察恶狼是怎么扑人的，人又是如何躲闪、拼斗的，才能练到狼拳的精髓。而找的这个人，还不能是个普通人，得武功高强。郎豪决定让他的大徒弟洪大帮他。

洪大满口答应，郎豪为了多观察研习，不断将恶狼放进围笼中，实现车轮战；有时让几只恶狼一起扑咬洪大。洪大功夫再强，也躲不过恶狼轮番的攻击，不时被恶狼咬伤，顿时哀号声声，求郎豪放他出去。郎豪研习狼拳正到节骨眼儿上，哪里顾得上洪大死活，只顾不停地吆喝恶狼扑人。洪大再也招架不住，被恶狼扑翻在地……

眼看洪大就要被恶狼咬死，忽然平地里卷起一阵狂风，旋起沙尘树叶，遮天蔽日，如同世界末日来临一般。

郎豪睁不开眼睛，等睁开眼睛时，大大

的围笼已大门洞开，几只野狼全没了影踪，大徒弟洪大也不见了。

郎豪感觉这阵狂风来得蹊跷，一下子便想到麻老头，连忙去找麻老头，麻老头与他的扫帚一块儿不见了，而别的东西却一样没少，没动半毫。

郎豪恍然大悟：敢情这麻老头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但他没放在心上：我已经练成狼拳了，狼跑了，洪大失踪了，都不是事儿。我郎豪本来就是一等一的高手，现在狼拳在握，更没有对手了。至于麻老头，等我成了新的武林盟主，一定会找到他，到时再收拾他不迟。

郎豪没有去追查麻老头，也没有去找洪大，那些恶狼逃了更无所谓。重要的是，他要在最后几天里，将狼拳好好温习温习。

郎豪胸有成竹，动身去泰山参加武林大会。泰山之巅，天下各路英雄好汉悉数到场。也难怪，这次武林大会要推荐新盟主，武林中人谁不格外重视。可是独独缺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是当今武林盟主麻先生。

各路英雄好汉决定先比试功夫，结果怎样，由各路武林人见证，不会不作数。等盟主一到，省了许多时间。

郎豪找了个地方坐下，不动声色，看着各路高手较量。按照规矩，各门派只能派两人出战，如果输了，不再有机会。所以整个武林界八十一门派，加上无门无派野路子的武林人，一百来号人出战，捉对厮杀，优胜者再进行第二轮。如此这般，打起来并不须多少时间。

到了最后一轮，郎豪这才往当心一站，向着脱颖而出的高手吆喝道："你要当新盟主？得过我这一关。"

郎豪在武林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那人自然认得，哈哈一笑，抱拳应道："原来是郎庄主，在下早就想领教你的功夫，今天终于有这机会了。来来来，看招！"

那人是个急性子，话音未落，一招"仙鹤探路"已经打了过来。郎豪双脚不动，只身体微微一晃，轻描淡写地化解了对手的招数。那人并不在意，顺势出招，步步紧逼，闪转腾挪，双拳上下翻飞，双脚弹弹跳跳，挟风裹雨。

两个人斗在一起，开始还能看清身形，很快就如一阵风卷作一团。

一个时辰后，只听"咕咚"一声，从半空中落下个人来，这人双拳一抱，低首叫道："郎庄主，在下功夫不济，认输，不再争盟主之位。"

郎豪随即轻轻飘落在地，轻蔑地一笑，正要说话，忽然远远地飘来一个苍劲的声音："郎庄主，你不用狼拳，也是可以击败对手的嘛！"

郎豪大吃一惊，心想：我狼拳刚刚练成，天下无人知晓，这是谁呀？

在场的人都循声望去，看了半晌，才看到两个人影从山崖处远远走来。郎豪眨巴眨巴眼睛，顿时愣住了：这两人一个是给他清扫庭院的麻老头，一个是他的大弟子洪大。

麻老头又朗声对各路武林英雄说道："郎庄主的功夫着实了得，有足够的能力一统武林。他新创了一套狼拳，更是无人能敌。"

麻老头将洪大推到身前，说道："这位是郎庄主的大徒弟，请他给大家说说这狼拳，开开大家的眼界。"

洪大清了清嗓子说道："这狼拳太过霸道，师父为了练成功夫，不惜让我等赔上性命。"洪大眼睛红了，"今天我……我也顾不得师徒……"

郎豪打断了洪大的话，双眼一瞪，恶狠狠地叫道："上次让你俩跑掉，这会儿倒送到我手里来了。"

郎豪伸手来捉两人。麻老头却一闪身，拽着洪大，躲在一边。随即麻老头一抹脸，像孙猴子似的立即变成了一个身形挺拔，相貌堂堂，白髯飘飘的老者。各路武林英雄不禁惊呼："麻先生！"然后一起抱拳、俯

首，齐声高呼：“参见武林盟主！”

原来，麻老头是武林盟主麻先生，用缩骨功和易容术变化的模样。

麻先生呵呵一笑，对郎豪说道：“郎庄主，推举武林盟主，不仅要看武功，更要看人品。这一年来，凡是武林高手，我都亲自细细考察他的人品。你练狼拳，暴露了你凶残的一面，你坐不得武林盟主之位了。”

郎豪一惊，随即哈哈一阵冷笑，说道：“如今我已练成狼拳，就是你麻先生也拿我没办法，这武林盟主让不让我坐，不是你说了算，是武功说了算。”

郎豪说着，就向麻先生施展起拳脚，不想，麻先生三下五除二，就将郎豪拿住，说道：“郎豪，你知道降魔十八招吧，这是武林盟主代代相传的绝招，越是遇到邪恶之人，这功夫越显威力。你的狼拳是旁门左道，根本敌不过降魔十八招。本来，按照武林规矩，你要是成了新盟主，我是要将这武林绝招相授的。”

麻先生扣着郎豪的双臂，一推一送，郎豪便瘫倒在地，随后他抱拳对各路英雄说道：“练武之人，人品至上，无人品之人身怀功夫，其害无穷，我已经废了郎豪的武功了……”

选自《民间传奇故事》

怪刀飞合

◇文／鞠志杰　图／段明



秋风乍起，落叶纷飞，龙行镖局总镖师刘云龙正在自家院内练刀。两个徒弟规规矩矩立在那棵足有百岁的大榆树下，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师父。再看刘云龙，已将一把柳叶弯刀舞成一团白光，刀锋过处，金属嘶鸣，直震耳鼓。倏地，刘云龙脚尖猛点地，拧腰来了一个左旋前空翻，落地刹那又是一个垫步，然后右手挥刀斜刺，弓字步稳稳站住。再看柳叶弯刀，还在嗡嗡颤抖，刀尖上，赫然挑着三枚落叶。

“好！”两个徒弟啪啪鼓掌。刘云龙缓缓将刀收于胸前，吐气收势。徒弟小跑上前递来湿毛巾接下柳叶弯刀。刘云龙揩过脸走到老榆树下坐在藤椅上歇息。

“咣咣咣！”有人叩门。一徒弟开门，来人却是大师兄林豪。林豪急走过来给刘云龙行礼，然后向刘云龙汇报了一件奇事：“师父，二师弟从玉县回来了。两万石粮食半路被截，二师弟还受了伤。听二师弟讲，为首贼人使了一把怪刀，那刀忽长忽短，极难防范，二师弟身受刀伤十五处，虽不致命，但刀刀见骨……”

什么？刘云龙一惊，忽地从藤椅上坐起，起身奔往二徒弟住处。二徒弟吴飞是刘云龙最得意的门生，论武艺，他是所有徒弟中最高的一个，竟然被人砍伤，这还了得！

刘云龙先查看了吴飞的刀伤，真是怪了，全伤在四肢上，但未损及筋脉，看样子是手下留情了，否则吴飞必废无疑。问吴飞细节，吴飞说：“那人蒙面看不清长相，身材瘦小，出手极快。最令人诧异的是那人使的刀，方头，厚背，与之相碰时感觉很沉。角力时刀头处突然蹿出一截刀刃，我胳膊就是这样中的第一刀。另外，刀柄还有锁链，刀能飞出再被拉回，我腿上的伤都是被飞刀砍的……”

刘云龙听罢，微微点头：“这就是江湖中传说的飞合刀，已绝迹二十年。二十年前，你们师爷带着为师等曾一举灭了飞合派，老少二十八口都成了刀下鬼。按理说没有人再会用这种兵器了，会是谁呢？”突然，刘云龙眼睛一亮，难道是她？

刘云龙正在沉思，徒弟突然来报：“师父，门外来了一伙人，押着咱们的那两万石粮。说粮食可以送还，但，但，但……”

“但什么？”刘云龙一瞪眼。

“但是，要你的命……”

唰——刘云龙倒吸一口凉气，然后转身向门口走去。

门外，为首站定一黑衣人，蒙面。刘云龙见礼后问：“就是阁下想要老朽的命吗？可否一见真容？”

那人听罢，缓缓拉下面罩，杏目圆睁，乃一女子也。刘云龙点了点头：“果然是你。”

黑衣女子开口：“当年你们血洗飞合派，是你横刀拦住砍下来的刀，小女子才得以活命。本应感念你救命之恩，可是，二十八条冤魂却不得安生！今日小女子学有所成，特来替先人报仇。你还有何话说？”

刘云龙不语，脑海中却回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夜晚。当晚，师父召集十大门派八十余名高手偷偷潜入飞合谷，然后便有了那场杀戮。谷中二十八口成年男女皆被屠，唯一幼女被刘云龙横刀救下。刘云龙跪求师父，她还是个孩子，又是个女娃，就放过她吧……刘云龙永远也忘不了那女娃一双惊恐的大眼睛。至于为何兴师剿灭飞合派，刘云龙到后来才听说，只因飞合派掌门拒绝透露飞合刀的打造技艺，结果被师父认定飞合刀是一件邪毒暗器，才下令铲除。简直是造孽啊！也许是因果报应，师父已于十年前暴病而亡。现如今，这笔账算到了自己头上。

“我没什么话说，来吧，我倒要看看你有何本事！”说着，刘云龙接过徒弟递过来的柳叶弯刀拉开架势。

黑衣女子闻听，“刷”地一下从腰际抽出飞合刀，大喊一声“看刀！”只见一道白光，猛地刺向刘云龙……

“你为何不还手？”女子惊讶地问。

再看刘云龙，胸口处已被划了一个大口子，血流如注。

刘云龙面带微笑，淡淡地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能用老朽的命换来你的宽容，老朽死而无憾！”

黑衣女子愣住，少顷，一颗泪滚落下来。女子用手揩了一下，顺手把面罩拉上，大喊了一声：“撤！”

一彪人马搅起一路烟尘，扬长而去。

选自《小说月刊》2020.9

欢迎订阅

邮发代号：18-28

中小学图书馆馆配期刊
新中国成立70年精品期刊
第一、第二、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



民间故事选刊微刊

微店

民间故事选刊（半月刊）

每册定价：6元　全年：24册　年价：144元
联系电话：0311-87828762　87065018　邮编：050000
地址：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市庄路66号

ISSN 1003-255X
CN 13-1055/I

定价：6.00元

ISSN 1003-255X
9 771003 255209 23